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二）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文公初任同安兼學職𠌫諄以率厲生徒興勸講學爲首務其
年二十四將至任始受學於延平先生四考滿罷歸築室武
夷山中從游者日衆恐後然終不自信每一見延平先生必
留宿數閲月而退江端明嘗稱其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其向
學之篤如此請祠家居者越二十年屢召辭至再三年五十
起南康軍辭不允東萊南軒二先生亦勉一出爲善始拜命
初不車即延訪民間利病五日一詣學宫爲諸生講學躉躉
不能屬邑秋旱失收措置救荒奏減稅租開場糶穀善政纍
纍所活丁口以百萬計再差提舉浙東亦如南康時而條陳
荒政用心尤苦按歷七郡官吏憚其風采有不留意荒政不
恤民病者按劾無少貸由是所部肅然民無流離之患繼以
劾奏台守唐仲友按章六上反爲所訴知道之難行退而奉

祠杜門不出海內尊信者益衆孝宗每欲得難進易退之士
而用之累具辭免光宗即位之初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再被
除命改知漳州時文公年逾六十矣訓飭諸生變易風俗除
減無名稅賦七百萬無額總制錢四百萬緡奏行經界法旋
爲居要路者沮不果行以嗣子卒丐祠歸卜居考亭又明年
除潭州湖南安撫寧宗立召赴行在奏事除待制入侍經筵
僅四十六日而去國嗚呼文公非不欲仕也姦邪蔽主羣小
附和正人君子陷沮之必欲禍之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嗚
共究者既貨亡赦文公能全身遠害丐休終老註釋經傳垂
訓萬世今讀其經筵政績鞠躬盡瘁匡襄經濟更無有出其
右者殆與天地同永日月爭光者也

文公曰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

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益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個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幾箇紫綾冊子更有何策此文公當年全集未告於世不免有此一問也今之實心利民者當以文公之措置經書爲左券

文公劾唐仲友其黨造爲不根流言欲爲仲友飾怨而波及呂伯恭陳同甫謂二人與仲友不相能乘間飛謗以中仲友而文公信之故力爲攢劾夫文公光明正大公是公非百姓主之豈易受人之譖者且彈章六上諸供鑿鑿尚何所掩其罪而反爲謬妄之說排陷君子乎是亦不經之甚者也

文公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帝當首以經筵

召公文公密而不言檢索於法所必誅者十八人取獄以決之明日登極赦書至此非文公嗜殺也恩濫則法弛法弛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昔孔子之誅少正卯亦曰罪在不赦則不免於君子之誅

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文公爲侍講文公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曰宮中當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謂人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居中用事文公約彭子壽請對欲發其奸侂胄預謀逐公御批既出宰相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子壽出護使客回則文公已去矣噫文公當年去國之速天也文公之福也繼而嚴僞學之禁其終奈之何哉

十六代裔孫[illegible]百拜謹誌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四冊目錄

政治卷一

同安任 附考

申省狀
申建寧府狀
辭免秘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
辭免秘書郎狀二 八月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八月
乞宮觀劄子 十月
乞宮觀狀 己亥二月
與宰執劄子

政蹟卷二

南康任二考
知南康榜文
又牒教授榜

白鹿洞牒
示俗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一狀 文闕
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勸農文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乞加封陶威公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
勸諭築埂岸
勸農文
申諭耕桑榜
乞宮觀狀 三月
與政府劄子

乞宮觀劄子
勸諭救荒
曉諭逃移民戶
減木炭錢曉諭
夏稅由牌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受納秋苗
減秋苗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約束科差夫役
約束差公人及米鈔事

政蹟卷五

浙東任

政蹟卷六

浙東任

宮觀卷七

同安任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文公二十四歲二十六年丙子七月秩滿屢召不起家[illegible]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illegible]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弃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衆賜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衆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丞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殊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之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妒媢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辭免召命狀 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illegible]鈍學術迂疏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

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當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疏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俾熹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 丁亥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淫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戊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勑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溼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 戊子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才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逮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摧弱近於衰□復發癰腫雖幸被□□□愈多疵使義無可辭飭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惻怛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月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安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今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跼蹐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趨召拜恩踧踖震懼靡寧實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加以疾病寖劇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拙不足以仰動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曲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追行則熹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伏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瞭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癸巳三月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溼傷冷復苦腳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屨而疾趨其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啟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俯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卽乞別賜陶鑄差熹監嶽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瘳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illegible]狀[illegible]月

右熹准建寧府[illegible]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瘵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卽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衮至於特改京官卽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遂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卻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祗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卽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祗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

[illegible]狀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illegible]狀辭免改合入宮
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
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
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
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憂哀拙毀疾病侵凌不獲
恭赴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
望外率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況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
實以衰惰廢弃志行不修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
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
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
輕冒憲綱然竊詳考元降指揮止為辭免推遷妨廢職事令行
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
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兾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
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況屏
絕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渐扣之切伏望
參政丞相洞察情悃早賜聞陳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
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五月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
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
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
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激切不知所言徒以區區
本非叢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
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瀆悃誠
不謂聖慈尚閟俞旨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
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
或令仍守舊貲別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貪利苟得之
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五月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告命
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
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
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
臣僚妄為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
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
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
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上通今
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
忝舉于鄉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明預奏名濫綴
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illegible]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
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illegible]遣再任未滿誤蒙召
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illegible]

[illegible]我再蒙檢[illegible]則憂患之餘[illegible]
[illegible]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延[illegible]
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
優內省循虛實爲非據盖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
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輩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
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
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
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有以
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
顏忍恥靦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
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
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

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
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
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
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爲厚幸熹
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
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
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祇受者竊緣熹昨來
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
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
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
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
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
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六月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
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
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
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
訓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
謝恩祇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
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奔走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
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

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
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
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
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
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
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
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
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illegible]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illegible]再辭[illegible]熹照會者熹仰體德
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illegible]十三日望[illegible]祇受[illegible]除已具[illegible]奏謝

□具狀申省伏乞照□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祗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庸有此遭遇恩德隆渥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壟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大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矜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

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八月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秘書省秘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悚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咨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疎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須祿已冒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恩昔日不勝畎畝之誠而仰愧俯怍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沖鑒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八月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杅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疏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 自見在武□不自□□□□念州郡□□所係□□ 八千里又

縣所以朝廷不惜高爵以寄民社而又嚴立考格以叙人材選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僚建請詳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滿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情一旦使之彊起田間擁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竊熹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奬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

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途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祗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十月

熹昨蒙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祗受節以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蚍蜉捧戴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踈拙自甘退藏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隮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淆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已亥二月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嘗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

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執宰劄子

熹竊有危懇冒瀆[illegible]吏責累具申陳

乞賜[illegible]鑄官廟差遣然以[illegible]命[illegible]已伏病[illegible]
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得旨未敢進止而熹疾病日益
浸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惙若復勉强就更之官必取顛踣爲世
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
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瘦瘁訪問醫
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肝何有窮已致忘進越
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南康任孝宗淳熙六年己亥文公五十歲三月始至任八年[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歸[illegible]二月去[illegible]除南康[illegible]任[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去遂有是命　　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
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
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
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
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
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
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
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
何措置可以寬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
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
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
有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宣春縣令
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
世義居婺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
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
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
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
民鄉黨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

衮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
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羗廬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
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
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
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
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
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
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頁
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
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

陪厨待補聽讀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
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
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
材之意
古曰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
前項事理逐一遵禀仰副聖朝變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
會及別給印榜仰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
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脩立課
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又牒頭同南康勝文仰收處通民力爲勸關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爲今行論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勳旁忠通
二[illegible]表其[illegible]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

本軍都昌縣界及有[illegible]貌[illegible]域內及都昌縣水旱禱
禱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
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郎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
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
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
近治三十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
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
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
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
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孿婦守節嘗蒙
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
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
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熈寧中曾知本
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
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
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黃門蘇文定公
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

覺令教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
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
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未委日前有何
遺跡
一緣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
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
懷材抱藝守道洧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
詣實添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
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
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
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中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
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
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本爲一
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
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
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
之肄習詔從其請仍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
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
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
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illegible]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
子弟四方之士願[illegible]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嘗爲之記後
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非來[illegible]
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
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群居講學遁
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
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
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
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
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
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

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
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
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一狀　文闕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缺
少雨澤田不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
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逼詣
寺觀神祠及諸靈洞建壇祭祀蕭木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

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
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
軍令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
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為久缺雨澤早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
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
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
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
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
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
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樁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

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
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
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
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
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
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
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
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
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遞懇先自奏聞竊恐將來流殍
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
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
備賑濟俾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
懼待辠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來雨
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稍需足遂至高下
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
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冊祭龍及修設醮筵
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
利雖車戽注蔭禾稻緣亢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
有乾稿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
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
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
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

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
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
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
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亡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
寬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
賑救今來竊聞撥濟飢民專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
利害尤為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辠
無所逃須至冒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
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遞年科撥並充
上供起發而本軍一年支遣官兵一歲糧藥計合用米二萬[illegible]千五

[illegible]

樁高貴廣西及使支漕司科撥未嘉米斛[illegible]支[illegible]作於淳[illegible]
五年內奉聖旨令八戶自行[illegible]充苗米[illegible]每斛[illegible]減斛面二
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爲爭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二
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人傷[illegible]泛支遣更以別色
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者不幸[illegible]此旱傷差官檢放
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
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
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官兵所支糧食委是並
無指擬大民飢猶能流移逐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一
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爲旬月以來晝度夜[illegible]
以至成疾雖已累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illegible]

又有爲爲係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爲之所而目前爲一
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擢任使之恩既後萬死猶
餘辜故不自揆其跡賤輒敢復具情實冒瀆奏聞欲望[illegible]
聖慈遠方軍民遭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睿旨[illegible]
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illegible]充本軍[illegible]
糴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隨綱[illegible]解發[illegible]
和生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生成[illegible]
窮之恩更乞將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腳氣[illegible]任步履早
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illegible]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
臣得歸就醫[illegible]誠僥倖則臣之私計亦爲幸甚謹錄奏聞伏
候敕旨

貼黃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年苗米且約減
放七分即所餘合起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
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爲多又況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即
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爲微末而可以救活一
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有妨
農務仰本路帥守勸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精加祈禱
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應俾雨澤霑足
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訓有以仰見陛下畏
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

此甚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謄寫榜告質之幽
明仰悲感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浹洽均匀目今正是
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
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小惠亦
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處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
爲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我有以導迎和氣
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
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右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勸恤民隱臣謹已遵奉施行訖然臣
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
本傷其本傷則支榦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言之則
今日所以勸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

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
本軍旱子縣稅賦偏重害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
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
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
千貫訖獨旱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
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
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
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
生安土永爲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
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
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
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

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
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
信而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
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
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
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
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爲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
推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干欠負官物不問是
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
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其奏委自二省看詳
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　仍令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
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逮民情上通可以
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坐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
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
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
者並皆即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
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
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
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
院乞奏劫賊倪斂出臯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
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
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
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

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蓋得蒙被恩貸而
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
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
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
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
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
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任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臣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今年上供米斛冒昧狂
妄伏候誅責不謂聖慈即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民鼓舞相

慶節藏天□□□□□生之□□復損軀叩首誠不足以仰報萬
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不止七分除已一面讚具奏
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冐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
綠自省限起催以來卽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
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
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
□百二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
□錢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淳熙
□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
□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
□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飢民却俟
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尙多而民

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
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冐萬死復以上聞
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
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
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糴米之辠敢不俯
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
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尙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爲今歲旱傷除
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九
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
□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

奏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平義倉錢米
通融寬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
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到價錢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
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
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
五百餘不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
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
一十三石致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尙闕支遣若於
數內更令發起卽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
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
勝幸甚伏候敕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
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
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樁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
後續準行在尙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
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
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
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
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
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
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
（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補迪功郎如係進士）符本軍疾速施行本

軍遂恭禀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
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
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税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
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管米斛伺候本
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
實賑過米數别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雨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
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
之人量行決罰的無輕恕六月六日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别籍異財之禁蓋
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
田園以爲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
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
經嘗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能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
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
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
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兄閲詞訴有建昌縣劉
珗兄弟都昌縣陳由仁[illegible]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産私下指
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illegible]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
昌縣及來到[illegible]約諸行毀抹當廳說諭　劉珗
兄弟[illegible]與其[illegible]共財上[illegible]下率弟姪協力家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illegible]此棄違禮法傷
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illegible]承流宣化之責尸
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幷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戶
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别
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約赴
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
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
送獄依法斷罪云云　淳熙六年八月日榜

勸諭趂時請地種麥榜

契勘秋來久旱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趂此

天時多耕闊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
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
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
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税料即不得因而侵占他
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
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别科罪除已行下
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趂時多種二麥量力請佃官地務
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淳熙六年九月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稼事茲忝郡寄[illegible]竊見本軍已是
地瘠税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

不同一以土脉踈淺草盛苗稀雨澤愆候見荒歉皆緣長吏
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副邦本仰賛顧憂今有合行
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
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杷
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不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
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
草根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
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

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
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
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
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
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
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
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
行斫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一土風俗亦自有不同

去處而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　行只可
過於[illegible]　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
惰農自安不恰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
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
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或惰遊賭博嗜酒
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
六年十二月日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
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
上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

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踈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
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
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即欲具奏自劾又恐
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
為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
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
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恐誠懼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
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而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
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

罪責不意高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數
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蠭起雖已遣官慰喩尚恐未能安帖熹竊
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
不以愛人利物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
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
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
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一月內具狀自劾
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
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招學者入郡學榜

准此邦江山奇秀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
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敦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某人
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發三
八出題四九日納課擇精勤者書考以示勸無籍者給食有籍
者以此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務
方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焉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illegible]等狀伏覩本軍牓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
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旅康復帝室勤勞忠順
以沒其身[illegible]圖經公始家鄱陽後[illegible]潯陽亦有遺跡在本軍
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illegible]廟皆有感
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illegible]
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
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隣
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乞本廟邊
臨匯澤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
後碑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許酌具錄陶威
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
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
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偉有大功於晉讀其書槩
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

爲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
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强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
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
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
明豈不信哉魏武也徒步唱義其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
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
之脊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
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
乃竊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
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亂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還

殺萬叛有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
馬仲達尙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没距今幾千年所在
廟祀之郡邑縣南北朝爲尤盛廟廢而復興由其有功德於
斯民者厚也又緻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賢人達
士名卿才大夫莫不習於末流罔知攸濟惟士行深疾時弊慨
然有作誓其剛毅沉厚之氣乘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
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縫
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
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
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

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與毛寶之謀則見
侃有覬覦之跡比至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
也哉此以士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
既士行盛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
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倪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
而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
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曦戎勳克集實主斯
盟而退然不有旅師歸藩既坐擁八州跼上流已重泰山曾輕
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
殖朝廷憚其勳名毋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次及末
年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朗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
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議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惑

之哉令士[illegible]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illegible]
諸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
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
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
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
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
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
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
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
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
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
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

施行伏候台旨

乞宮觀劄子庚子

熹輙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
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
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
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强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畋
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顚
殞不勝幸甚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
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
為務用力勤者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
自然之理也本軍田疇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
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
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耘耔培壅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
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
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
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
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
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
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耡耒耜
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
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
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
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
恐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恭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
並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
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
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
勸諭各宜知悉

申諭耕桑榜

當職二月十五日已嘗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
[illegible]勸課農桑文星子知縣[illegible]

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玉文林
申到勸諭種田方法尤為詳細竊慮都建昌縣人戶未能通知
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併通相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
川力既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乞宮觀狀　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
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
離不堪吏責申聞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
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
累日精神愈見昏憒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
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
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子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
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
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憒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
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
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竊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
憂懼怵迫復開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職廢
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
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
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illegible]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饑民不

勝幸甚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
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咎責深悼懼除已具申
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
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目近出糶仍兌借諸色錢往外
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
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
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
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一
向狼藉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

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饑餓有何所益今
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
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
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
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
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
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
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饑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
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
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

司為[illegible]之人即仰下[illegible]將陳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
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
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眾作鬧至奪錢
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
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旱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大
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
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

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逃請
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
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
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
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沮難淹留歲
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而去深可矜䘏已散榜曾下縣分元
給曉諭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究施
行各令知悉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準提
點諸錢衙委官考究科數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

熙七年爲始數內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百陸拾文省令裁減錢四十文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文省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據戶下合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郎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各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逐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畐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

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賚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臣叨蒙聖恩俾畢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烟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illegible]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萍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瘵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己愛民四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予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輙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免那以紓民力豈彼

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並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戰恐俟命之至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匱船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

有所[illegible]也處

一[illegible]斛起[illegible]十斤[illegible]日七十

文足其勸合促零錢係照[illegible]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

文竊慮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覓錢米巳

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

諭者

右除巳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榜縣

管下要鬧處張掛曉示人戶知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

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量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臆

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覓民戶一文如有合干人依

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

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

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共計

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

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

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攬收在巳與公吏通同作弊

拖延不納𣣋伺縣道窘束全無措置即將下等秈米以應副預

借爲名勒欲減饒合數雖是循良細民各縣却復倍收加耗高

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

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

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

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

耗縻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𥁞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

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

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

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爲納過之數本軍除巳具申諸

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

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今訪聞諸縣並佐官廳每遇

人戶吉凶輒以承買麴引爲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違

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

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

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爲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

抆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集夫力荷轎

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爲害尤甚除巳行下約束

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

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illegible]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illegible]赴軍陳訴定追

[illegible]重斷

應軍[illegible]倉庫送納通人戶[illegible]已[illegible]鈔仰人戶赴軍陳
訴[illegible]追犯人勘會當官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
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塊附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為
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繳
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樁收竊緣上件
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
係遠鄉農民追呼擾攘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
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

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
令乃但令本處樁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
已為非策又況樁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鏽澁不堪使用
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
不便欲望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
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教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
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缺
於武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
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
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
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承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
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　為守臣已
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　種已是增
多然責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虛
數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
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
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
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
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議亦所
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
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
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
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
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為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
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
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
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
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
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糶米五萬
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樁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
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
之災又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
[illegible][illegible]祈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蒸鬱致令割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

正使卒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旱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非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缺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邐恐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出意外之變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租稅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具位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備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撥行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樂來之憂

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尚書省指揮招塡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剏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塡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爲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尚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日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紬一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

兒在八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
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
如以州郡武備不備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
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選嵩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
遑恨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
葉牛皮敷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
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
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
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
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
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

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
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
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
鈞慈彰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卻
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舠
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
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
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今照都昌爲邑百餘
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
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
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

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
虛設徒費稍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
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
填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施
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省行
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
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
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據實椿到月椿
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
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
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
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
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
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
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䌷三千八百一十
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
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
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
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
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
總制勘合頭子錢數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乞下總所

一□□旨令下□□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檢放
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
苗外又蒙符開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税所有上項經總制
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
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
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
照會
一本軍月樁錢係於夏秋二税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
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税課利分尅樁辦緣去歲旱傷之故
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税亦復倚閣自九月至十二月終月
額共合樁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
已據實收樁到錢將新補舊遞互假那共計一萬三千九

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
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
無可樁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趁不足月樁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
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樁錢數亦乞行
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樁到錢數起發候向
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
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
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
名跡彰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人太宗皇帝聞
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
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
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
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
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襃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
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
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
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
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
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
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
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
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旅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
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曾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
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壓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
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拼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
漂溺人[illegible]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感其

所錢米無所從出入恐十月一日方有坊場作緣此坐視
行政申請今來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
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
非農月水利謂如城隍道路堤岸土工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
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
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
轉運使衙取撥棄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茸去後近準使司回牒
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
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
乞取撥並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欠之數本
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

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須
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
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
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
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蹉時向後寒凍
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
旋取撥棄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爲公私久遠利
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
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卽須相
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
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
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
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
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
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
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
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
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
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

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
之間卽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
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並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
寇三人蹤跡升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
級緝捉驚起卽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
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亟申憲司一時憑信
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
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爲
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
何所從出亦不待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
節制於民有無搔擾攻謀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

昭然田野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
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稱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
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某
某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
之習深既不明形勢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
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
無觀望之意難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
苟且之計或稱舊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
廢罷上誤鈞聽則某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
利害某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
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

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
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嘗來置寨只爲
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
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
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
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
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俾無所用也豈可明知
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
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
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狗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
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某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
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

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
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
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
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
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
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某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
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
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
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

內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牒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
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
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
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地
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
到利害回報及據畫地圖送發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
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
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
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
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
載前代士民投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堯撰

新□利民諸記□□□太平興國六年相國張齊賢□□
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㳂春江水
漲湖洗島浸吉撫筠洪諸城軍貨□艤浮江而下或天
鼓噎氣怒濤沃盜篙工棹郎摧檣是虛指斯邑也爲拯溺
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泝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
合非鳴鼓角嚴收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
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
南方之俗共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百年
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
房治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從新它所必須
剏建軍治城壁及諸務廨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
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

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剏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
地攙撥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
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二稅
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蘇幸而輸納水
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
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
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泝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
里輸送期會轉見迢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
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措進士熊堃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傅攻等連
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
□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泝
□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
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財賦去處一有所
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
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
且以馬料微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
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
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月若中等之家科斛二百來每人止
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人戶則又不止百夫
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
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況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
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

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
民苟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
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
若仍舊貫爲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生
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
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樁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
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樁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
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獄催科
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雖以湖口彭澤兩縣
改隸本軍名爲依舊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
□□以昔來□□之□于湖口各止六千□□可相當而建

二萬彭澤所入[illegible]不及其半今衹以二縣二萬
秋二稅又諸色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
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
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
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
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
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
江州南康疆境交互犬牙之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
歷年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
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捨

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
都昌一縣雖是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麤重自
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往來之艱至於
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
造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
尤非細事而議者卒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力凋敝州
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為
此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
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疑不遑寧處極為非便謹具申監司衙
欽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
伏候台旨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管下
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已
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公
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別有措置豈有為
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
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
併乞台照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
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
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
木遂致爭鬬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

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
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益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劄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輙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
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
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繕葺亦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
方始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
力已極困竭官司尤覺窘蹙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令為縣尚且費力若[illegible]改建
[illegible]會[illegible]軍[illegible]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求[illegible]

以安輯或使可以安輯亦必甚[illegible]或折其[illegible]占奪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追劾前官何必為此以動搖人心為
民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
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
或可贍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與
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支移動搖眾
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為非便熹衰病之
餘扶身來此旦夕即為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
顧戀之心特以既荷聖恩疆界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為後人淺識所擾故敢有
以已意干瀆中是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
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審訊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
鞫然以愚見本人審訊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
可恕不必再行推鞫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
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況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
叫呼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
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
號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益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
殺然後可寘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
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訊自合誅死無疑

[illegible]罪已具申乞行推鞫然熹愚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外
[illegible]特閱乞降指揮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登正典
刑使致因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眾曉於人
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
瀆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
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
年提點韓寶文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
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
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
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

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
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
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月已經懸
絕況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
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
逮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
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此
狀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
蘇實[illegible]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瀆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為　此附納絹量減價
錢都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為利便更乞台慈詳酌施行

論[illegible]錢利害劄子[illegible]

[illegible]木[illegible]日據人戶[illegible]例[illegible]　已木炭起使司交節

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
增升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絹稅紐折今來所納價
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
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
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
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
有不給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
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
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
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
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
行續嘗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於恆
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
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紐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
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
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
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
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
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
[illegible]并及此間諸邑使得通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

矣今乃幸蒙台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復有[illegible]
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概並行蠲減其上兩等
人戶只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
事力[illegible]優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
別有締畫實爲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
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復有懇悃輒冒布之熹束髮
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塞不知所爲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畸零丈
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
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

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爲優恤下戶但行
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
乃知本軍絹價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卽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
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
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
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
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
亦乞明賜黜責以爲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帖子

熹所申事理[illegible]今[illegible]乞[illegible]欲乞鈞慈詳酌徑自朝廷
施行[illegible]從司及事皆送[illegible]行遣往還留滯[illegible]。

變無所[illegible]則[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至於[illegible]者不
必至於病民矣爲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爲病而申陳者
是本處絹價高貴令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熹所申
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
價賤處人自納絹而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
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畜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
亦不可不嚴竊見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
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
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
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
鬬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
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
已將劉邦達等依和殿報究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
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
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
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
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負
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illegible]司[illegible]適所[illegible]陳乞減星子稅
人回[illegible]到[illegible]一道謹復專人申[illegible]乞賜台[illegible]保[illegible]申不勝

幸甚其[illegible]
申請等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令有司之吝至乃
此爲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係此陳乞往來計
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森元奏固已有
謂如蒙施行不惟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
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攜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
日廣向來榛閑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
爲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爲申述使得不爲刀
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
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
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
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
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截使招
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
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發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
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蕭彥押發別無
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
春季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
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二貫七百九十[illegible]餘
係錢數係本軍今年夏初以來[illegible]遵[illegible]早今[illegible]

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窠名官錢可以措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錢數虛爲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泛發免以逐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抛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樁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之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爲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抛移用額錢上量賜裁減行下樁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illegible]計取辦[illegible]場務課額[illegible]旅雖非農民之比[illegible]用取資不[illegible]重困[illegible]其望遞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才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illegible]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爲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浼鈞聽熹昨嘗妄以隣路遏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爲意不免具狀申省乞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遇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糴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諸收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支遣遂遂急[illegible]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illegible]諸處官司出牓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illegible]

[illegible]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illegible]

及不許[illegible]節省放外更欲具奏及申尚書省又慮遂失睟撥之
親自後別致愆目反爲深害謹密具此申[illegible]欲望鈞慈特賜[illegible]
察早爲敷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
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郡
之幸而已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熹對本軍勸諭上戸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
人亦須上流收糴若彼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
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爲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
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

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
全戸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
戸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塡納
今既災傷如此亦非齊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
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
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
不可以不足旣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之
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
者之爲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
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illegible]州縣之吏不[illegible]
[illegible]目前爲應文逃責之[illegible]爲蔽奕

[illegible]至於民戸[illegible]
徙闕并兼[illegible]出國[illegible]撫以復於其
稽其所失止之全於[illegible]年之私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
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
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
尚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
如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
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
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
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
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

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爲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
朝廷怪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覼縷誠不能無草
野倨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爲國家生聚教訓厥復
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陵罪戾孤蹤日俟
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
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竊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告急
于朝竊計已徹鈞念惟是踈拙素不更事重此困廹不無煩擾
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隣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

餘不□□□頗有□□□□□□□□□□□□敢奏乞賜
請千萬之幸熹頗有千冒□敢冒□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覩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

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尚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為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令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

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兖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二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犧尊四爲二重在[illegible]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 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犧

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爲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

（五齊三酒皆則本處酒允）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內祭社稷儀云南向東上）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而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因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者反此）未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反求諸與敎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倣祭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仰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二日爲頭五十文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派鄉糶糴事件

竊見晉境久闕雨澤深慮細民艱食合預行招誘客販米

船就軍出糶并□□上戶□□以□饑急措置事件下項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狀看驗稅務說令前
石寨內拍泊出糶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糶不盡之數欲
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
隱透漏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尋常客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多抽牙錢是致
不肯住糶合嚴立榜賞上約許從民旅之便情願交易庶得牙
人不敢搔擾使軍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張掛曉示如遇
客旅與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糶糴如牙人不遵今
來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被擾人當時具狀經使軍陳訴
切待勾收犯人重行勘斷追納賞錢入官施行
米船到岸雖欲出糶然貧民下戶不過斗升卒難轉變錢物未

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糴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停蓄
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戶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照對旱傷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食用切慮
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況今鄰郡州縣收成正是客旅興販
米斛之際本軍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放免本船雜物稅錢招
納米船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務亦合依此措置招
誘米船候有米船到岸即將常平米斛住糶準備將來支用七
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并管屬縣日近以來闕少雨澤見今祈禱未獲感應
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
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尅牙錢之類竊
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禾致令乾
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淺漏
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并諸軍縣借米契
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
申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貸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
招誘客人米船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糴食用與免收納雜物
稅錢今來漸有客旅興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

許令牙人并有力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合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經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糴日食若
依逐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將客旅步擔與販紗帛藥草絲
綿雜物依舊收稅外其餘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
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照對三縣管下田禾雖是旱損其間有水源及可車戽去處今
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合行下巡
尉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尋常文引□□欠戶更不公□內批鑿少欠是何官

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逐年拖欠及逐人戶到官多是
吏作弊不問所欠多寡例將斷罪是致小民憂疑不能安迹合
行下諸縣約束如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憑由明言批鑿所欠
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之人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船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船至軍者合行下稅務縉實並與蠲免力勝
放行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疾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
亡更不容留遂行遞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諸縣多印
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
戶不得遞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來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

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時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
埋瘞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久闕雨澤田禾旱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客人
興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戢減尅牙錢之弊勸諭前來
出糶目今日逐有米不闕軍司亦已行帖都建昌縣及委官依
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米赴縣住糶及勸諭上戶將所有米斛
相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應接民間食用去訖切慮向去
富實戶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使細民闕食不便合行立式預
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戶及闕食之家如后七月
十六日

某都共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贍地客外有米
幾石可糶（鄉民糶數並依次開）開客戶姓名米數（佃客地客姓名）
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不闕
仍各開戶姓（佃客地客姓名）
一中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戶名取見佃客地客姓名所闕之數）
一下戶合要糴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甚業次）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
右件如前並是着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疊仍
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審實挑覆却有不實去處甘伏

重罪不辭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
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
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
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
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
所佈田不緣雨水失時早不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
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
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及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
至出榜三縣管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　以上七月十六日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早禾乾損已出榜曉諭人戶依期投訴旱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税外有去年秋粮零欠甚多及今年夏税全未納及分數係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及本軍軍粮之數雖是今年早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而訪聞諸縣催科無術不免決撻保長攝擾人戶當此闕雨之時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住追催一月也　保長人戶奔走期限例遭刑責費去車水工夫今仰人戶各體此意遞相告報於住催一月限內自備所欠錢粮各赴倉送納上以應副官司起發綱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戶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營求用備將來闕食之患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使司已行下三縣推舉管下富實有米上戶并自能贍給地佃客富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却有營運蓄積米穀錢物之家敎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檢準前項條令出給公據付人戶收糴米斛囘軍賑糶

在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星子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千九百八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建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八百碩每升價錢一十二文足

約束鋪兵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曆及黃旗係匣急速前去兩縣追會旱傷事件須管遵依台判日限時刻仰鋪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縣於曆內批鑿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離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以憑稽考違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使軍照對管屬星子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旱傷使軍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帳繳申使軍切待依條差官檢

視減放苗米所有近水鄉分可以車戽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戶將旱傷田段衮同得熟之田影帶披訴今檢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勅戶部會尚書劄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聽人戶經官陳訴差官檢視蠲放税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澇去處所委官憚於往來檢視則貧乏下戶不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諸路漕臣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砧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進狀前委自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鄉村四至畝步差官覈實檢放如輙敢妄移豐熟鄉分在旱傷地分僥倖減免許諸色人陳告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人充賞施行若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治重寘典憲取進止六月二十

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照檢踏災傷作法差官同合佐
所先檢見存苗就次檢災傷田段合委官前去三縣鄉村究實
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榜星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
實投帳以備差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披訴却致被人
戶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得雨
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輸納又有邊臨大港并有積水
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戶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
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稍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
行比做自熟之田究見其數斟量輕重別作一等優郵兼有無
水車戽全然旱死田段切慮人戶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
縣鄉分分委縣官趁此未曾收刈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
頭親自相視仍隱叫者保并人戶指證供給罪賞狀類聚具供
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覔

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覔搔
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
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旱官隨行張掛約束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見據
人戶經軍縣陳訴旱傷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郵所有人戶承
賃官私房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權行減
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

南康任

施行人戶訴狀乞免

據學生馮椅劄子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戶已是投[illegible]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納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直日司乞免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案吏乞免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旱帳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着押社司乞免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隨從人吏於係正名下乞免則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蠲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斂數乞免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蘇民而民之縻費乃至於是人戶既已困窮坐受其弊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合干人依前乞覓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知委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得邀滅牙錢之類外切慮牙人并稅務專攔不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有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文省榜示皆并稅務檢稅亭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行興販米斛前來出糶蔬落利息如稅務專攔等人并米牙人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仰各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待追收犯人斷罪追賞施行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日今外郡客人興販米穀到星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强上戶拘占盡數收糴以待來年穀價騰踴之時倚收厚利更不容細民收糴事屬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行拘占盡數收糴許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蓋欲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大槩的實分數然後銷出熟田細檢荒旱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緣荒旱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子知縣王文林躬親下鄉兩日之內多歷都分見得荒熟田段分明民間感樂其來不以為擾都昌權縣孫廸功亦已申到躬親行視所見災傷等第人情苦樂皆有條理獨有建昌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却訪聞得本縣官吏誤認法意欲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委是繁碎不惟重擾災傷人戶亦恐枉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束

且如一坂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指定是何人田段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內不在將來檢放之限如一坂百畝只有一二十畝稍稍成熟即不須逐畝抄劄留與人戶充收半糵口食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犂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檢放或有田而大槩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

炎潦被抄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爲不便今請便行覈約多
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犂劃種麥如今來所檢熟田數
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人戶量留穗稻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
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藉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興
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興販前來與
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
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
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有興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
物爲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
望爲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許令商賈從

便興販米穀向下以來出糶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
務不得妄作名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踊

約束米牙不得兜攬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
店入水拌和增搭價直用小升斗出糶贏落厚利遂致細民艱
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契勘質庫戶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爲不多纔
值旱傷歲時輒以闕錢關閉邀阻遂至細民急切闕用無處質
當兼目今闕雨澤城市古井多被有錢之家拘占夾欄不令衆
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卹今訪聞乾道七年
放債豪强之家爲緣旱傷人無以償多被强取去猪羊以至入
其家拔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并桑園田地低
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業之人本軍雖
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卹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
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
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來
人戶恃頑不還官司即爲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
際强以些小錢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假貫立契字未
及踰時即行填搵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顧充奴
婢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
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
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
則有帳者必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粮食之儲既絕望於其
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
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
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
里矣遂行下當縣取會五斗以下米單名申軍不待檢視先次
並與除放施行

施行邵民陳訴踏旱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人戶陳訴田禾旱傷
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

邵民劉了稱見官吏下鄉檢視田段略不問及人戶旱傷去處
惟於每戶帳狀供具所熟田畝亦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
全熟田段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傾駭惑夫都昌田不例宜
旱秈非若星子旱田十居七八安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
全熟之理雖陂塘脚下及近容水去處間有熟者然賴車戽之
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
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寧余于之旱爲尤慘雖或一二分熟者
然大槩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旱田二十分之一誠恐
官司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些少熟處
適所以累及旱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間之鄉老皆以爲今歲
之旱酷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
年晴折入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覺相

踵只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旱禾可恃而已如此
者雖亦糊口追之誠以俗科之窘且深爲後日慮而畫此至無
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戶多爲小人誣賴故闕乏之際有力
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戶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
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烏有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
之計彼將何措此蠲和之惠尤鄉民之所深望也昔唐制旱七
分租庸調皆免彼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
遂作訪問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市闕米出糶切慮
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糴米斛
出糶應接細民食用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契勘今歲旱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段外有旱田人戶一面
犂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別有官前來檢收切慮遊手脅持之
人見人戶旱田已經犂翻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熱欺詐乞覓
使善良人戶不敢犂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業今仰人戶知
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查以備檢放一面犂翻種麥免
致失時如有似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人戶經官
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斷罪施行

援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委官
抄劄合賑糶賑濟戶口人數申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旱傷係蒙
提舉常平使司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

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糶賑濟遂具申常平
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押前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
舉使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搬取及支
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糴米斛賑糶

再諭人戶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人戶耕種二麥蓋爲今年荒旱不比常年須是
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問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已帖檢
旱官并行催趣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
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戶姓名大小口數申軍尋
將已申到帳捲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任地名去處

恐有滿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場畫地圖
畫山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
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
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
待差官點摘管實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劄三縣賑糶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畫圖結申務
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斟量地里遠近分
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里若干其勸諭到上戶賑糶米斛亦
合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據三縣申置場共三十五
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一十
七處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榜曉
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
有惰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根
之家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印給令上戶收執遇有
下戶借貸麥種根食即令就曆批領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
不還官為理索

再諭上戶即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不至
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喫用非不叮嚀當職
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殺

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闕種糧可以布種然其
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糧
種遂致因循今仰人戶速將所收禾穀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
乾并力耕墾其高田堪種麥處即仰一面種麥其水田不堪種
麥處亦仰趁早耕翻多着遍數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
其得熟人戶當念幸得收成常生慚愧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
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既遭
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
戶無種根者上戶當興惻恤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既可以
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幾過此荒年各
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此榜示仰人戶知委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糴米斛如過米船到岸內過稅船隻收糴三分
住糶米船止糴一分其住糶米船法將並與免收稅錢外訪聞
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却將一兩隻作住糶結計
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糶訖却將在船住糶米斛
實夜搬往過稅船內隱瞞官司合行出榜約束

行下場所革住米船隱瞞

照得賑糶場近緣住糶米船客人結計牙人虛解牙錢實夜搬
傳米斛往過稅米船之內隱瞞官司有此欺弊遂出榜河岸約
束今來尚慮住糶客人雖依曉示在市出糶切慮關防不盡合
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糶米船即令城下稅務看驗見數關
報賑糶場本場權住出糶令客人搬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
本場升斗自行出糶接濟細民日報糶過米數糶足為給關子

放行庶幾杜絶隱匿官司之弊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艱食遂行下三縣抄劄到合賑糶賑
濟戶口人數已行措置賑糶賑濟所有本軍城下常平倉見椿
管在倉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碩二㪷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
月內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㪷二升四合外實管見在米
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㪷四升四合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
逐年收糴到數目價錢不一其米經年在廒內有結冐陳損兼
照今年七月內管屬建昌縣闕少米斛出糶所支撥義倉米估
價應接民間食用每升計價錢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舉使衙
照會去訖所是見管和糴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
米經年陳損與受納到人戶義倉米陳損色様一同依市價每

一升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照得上件米係是當來委官和
糴到數目切慮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衙照
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飢民不致流移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到客米
舟船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糴數少因滯客旅不便遂行委
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糴客米以備賑糶應接
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中糶更不即時交量
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切慮合干人因而作弊留滯乞
覔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即時當官支結價錢如違將犯
人斷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戶糶米減尅

契勘管下今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遂措置支撥官錢差人前
往外州縣收糴到米分撥兩縣出糶訪聞合干人將人戶所糴
米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
測捉人戶所糴米三兩戶當官覆量如有少數即根究解人赴
軍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食及無米支遣
軍糧遂多方借兌官錢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處州縣收糴
米數回軍賑糶支遣及檢準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
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
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
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有遏糴去處許行越訴本軍遂節次

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糴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
軍所差人收糴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
建昌縣管下二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糴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
欲裝上船覩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綽
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下三陂
潭德爻口陂水把截不放船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差係正
隅官防護所糴米船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
成等部領弓手保正等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搬糴米穀申乞
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棋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糴靖安
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然違戾見行條法及不遵
今年八月十九日專降聖旨指揮輒差弓手持鎗棒沿河巡綽
不容收糴又差人越界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

不惟本軍所糴米穀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悞賑糴支遣至於客販米穀舟船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江西轉運司照詳前項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仍通放米船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糴米船并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彈奏施行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放

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并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選差委迪功郎司戶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星子縣主簿李如騰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旱傷田段地頭逐一對帳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過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㪷二升三合一勺申軍本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管催人戶苗米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㪷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數內除豁所委官檢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㪷二升三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十九碩五㪷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具奏聞乞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縣檢放實催米數下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倉部及申轉運司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合六勺已委司戶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放計八分二釐二毫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檢踏放四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一合四勺八抄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同權縣孫迪功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六千八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八分一釐三毫四系先放五斗以下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七升七合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九升四合實催

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萬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四勺六抄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七分九釐一毫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糴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　係糴米人不到於簿曆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並一押

號式用所絹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窓　交錢處　量米處

門　重門

總簿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賑給賑糶

曆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曆對塡米數給付人戶令

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眼內其糶不足

者實塡所糶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牌曆某都某保某人逐次請糶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人戶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用縣印

字號監　押

賑糶曆頭樣

使軍　所給曆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賑糶之人如覺

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賫錢赴　收糶

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並五日并給閏三月終止

右給曆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　日給

使　押

正月初一日　初六日　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抄劄到

闕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并支常平倉見管米斛

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為頭賑糶賑濟至閏月終住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十五員前去各

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

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

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

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數支

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干人青絹號云某處監官

隨行人吏某斗子某人使押并置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簿曆給

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 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爲一窻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擔脚仍鈐束合干人不得減刻斛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用客

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卽就各家見安頓監糶

官米陸路卽仰保正輪差能擔擎糶米人戶般送每石依上項計里數支僱米水路卽本縣和雇人船裝錢比陸路減半支其人船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卽令本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卽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卽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船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閉門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輸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座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窻前呈牌隔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卽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窻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更不附曆常平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

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卽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人戶逐都各置絹旗二面（止用小絹一幅約長二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絹或紙從便各書第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樁管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力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樁管準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樁不及所認之數有悞指準合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樁管米穀數目如有闕少卽請嚴責近限計置樁管數足

一、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旱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數

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
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趂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合行下
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畫條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
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二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
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布種如何施行事

使軍契勘先印給文牓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趂時犂翻
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犂田地去處稍多
及已耕翻田鄉民又不趂時壅事兼相去交春月遍切慮農事
失時委白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犂田土以備來春
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犂去處必定勾
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具已如何施行狀申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
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戶米穀數
目照應置場處戶口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要均平切慮其
間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仰具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旱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年正
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人戶赴場糴米不及
仰監糶官即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訖爲照合行下
仍關報逐場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旱傷已據星子都建昌縣勸諭到上戶承
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措置關防置場差官下縣監
轄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有各縣合五日一次過
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文帳二本申縣本縣繳連一本申軍今
立式下項

某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糴人戶計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糴若干

小兒若干合糴若干

一本日實到糴米人戶若干共糴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糶
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糴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糴過米若干

一比合糴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糴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糴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糴米若干

右謹具申　開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旱傷已行下各縣委官抄劄
到闕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近據人戶前來
投陳係漏落抄劄不盡本軍未見着實難便施行今出榜賑糶
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來漏落未曾抄劄即仰具狀經本場
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委係闕食即仰一面賑糶具姓
名係羽申軍其間或有税產得過人戶以乞賑濟爲名意在避

乞罷役觀政妄肩須委官司界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户用濕惡糙米

照對本軍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認米穀賑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置場差官下縣監轄賑糶外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惡麄糙米穀赴場出糶有悞民間食用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律般到濕惡麄糙穀米即仰退回令上戶津般堪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并印榜曉示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照對本軍管屬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已關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人戶差官監轄自今年正月爲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續添賑糶曆一

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人戶願日赴場收糴米斛者即仰責元立曆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其有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糴者即仰依已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穀文帳供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契勘本軍管屬旱傷尤甚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萬九千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八年正月以後總管屬寒雪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糶人戶一例賑濟兩日正月八日枯都建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遞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來上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爲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爲詞不肯生放使下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除糶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爲理索所貴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再委官体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契勘本軍管下去歲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米穀使司遂措置差官下縣分場監轄賑糶濟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切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干等人減尅升㪷

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濕惡空殼米穀赴場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巡察事屬不便就委官前去体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申

申監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去歲旱傷至甚細民闕食切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米穀并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官吏監轄糶濟應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事件合申諸監司

除本軍勸諭上戶椿管米數并於外州和糴及常平米糶濟應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續據人戶陳訴當來抄劄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卹相度賑濟所費米斛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段增添而向去小熟日

子尚遠切慮所樁米穀不能周給無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
食事屬不便乞即撥米二三萬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即
乞早賜行下取撥去處以憑差撥人船前去搬取
本軍昨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敕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
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諭上戶賑糶濟格目給降付身
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
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
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廸功郎如是賑糶依此
減半推賞又準淳熙七年十月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
減半錢數即照已降指揮推賞
本軍即已備坐行下管屬勸諭只據上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
與黃澄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軍已行具奏及申諸監司照會

賑糶一項至今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緣本軍地瘠民
貧除上項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米穀減半出糶之人
是到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闕賑糶欲乞詳酌所申特賜敷奏
乞將上戶承認賑糶米價止令量減四分之一便與依格推賞
却於所得官資比折錢數量展磨勘之類早賜行下勸諭增認
庶使上戶樂於就賞細民不致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住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本軍已行下諸
縣存卹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戶收充佃客借與空閑屋宇許
令請佃係官田土給與種糧趁春開耕如向去豐熟外州縣飢
戶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今來所招佃客將來裹私搬走
回鄉即許元將養稅戶經所屬陳理官為差人前去追取押回
斷罪交還及散榜鄉村遍行曉示外欲乞詳酌更申朝省明降

指揮行下應幾州縣有所遵守不惟安集流民免致失所亦使
開闢曠土供納稅賦實為利便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照對管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緣田段多是高仰見管
陂塘多是穿漏是致旱死不住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人戶經
官陳乞借口粮修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知縣躬親前去
管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闕損即仰一面計度合
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斛已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
係借常平司六百五十四石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保正當來受情不行依公抄劄闕食
人戶多將得過隱實之人抄作闕食其實是闕食人戶却不抄

劄未欲便行追究合行約束
仰隅官保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從實隨門再行
看實抄劄闕食人戶若保正依前滅裂不即同隅官抄劄及將
元冒濫人蓋庇或在鄉乞覓人戶分文錢物仰隅官具狀陳訴
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劄隱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戶自能贍給地
客見執使軍曆頭之人仰隅官保正追收繳納若顧情蓋庇不
即追納別致人戶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行遣
有委是闕食人戶隅官保正不為抄劄或保正等乞覓搔擾仰
被擾人戶不拘早晚赴本軍陳告切待重作行遣
有得過人戶妄稱闕食陳乞給曆參隨官司之人定當追收赴
軍根斷

有合追收元給文曆人戶輙敢倚恃猾徒訟把持不伏追收仰
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行遣
仰屬縣逐鄉隅官保正從實再行審實抄劄到闕食人戶切待
委官躬親下鄉隨門審實如再有不實仍前泛濫去處必定追
收犯人赴軍定送獄根勘情弊施行

審實糶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糶濟事件切慮各鄉隅官保正不依所
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便合帖屬縣再行約束開具供
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曆頭合行追取若雖有些
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贍給已請曆頭不合追回如有似此未
係抄劄之人亦請令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毋至泛濫

各鄉止戶地客如主家自能贍給其元給曆頭合行追收如主
家見白闕食不能贍給雖是地客亦合給曆如有似此之人即
請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戶如將戶名及第行重疊請去曆頭合行追回如是只
用第行雖不用戶名實非重疊其已請曆不合追取人戶已請
曆頭如有虛增口數令來覈實合行減退即請於曆頭并總簿
內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產贍給不合請
給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糴米人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不多并極貧秀
才合請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施行權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本軍旱傷遂支撥官錢委官在軍置場和糴客人米斛循環糶
糶應接民間食用及本軍勸諭到上戶承認糶米斛并差公吏
前去收糴到米斛椿管賑糶濟不闕所有元置和糴賑糶場合
權行住糴客人米斛及出榜曉示從便上下出糶

免糴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措置場和糴客旅米斛三
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糶濟米數不闕已行住糴合行散榜上流
州軍客旅通知

旅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旱傷至重本軍已行措置賑糶賑濟近來
節次據人戶經軍陳狀因旱傷目今佈種是時闕少種粮乞行
借貸常平米斛佈田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條施行去訖未
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板稅七分以上第
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米
穀不堪充種子紐直以錢各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仍免息
利豫以應支數係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稅及七分者準此）
今來除星子知縣一面究實相度依條借貸外所有都昌建昌縣
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管下第四等以下戶委實闕之

種食之人各令結保依條施行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戶承認糶濟米
穀及有上戶自能贍給佃地客戶口外使軍已印牌曆付闕食
人赴場賑糶濟除將見有牌曆合糶濟人戶普行賑濟外其上
戶贍給地佃等日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亦行抄劄一例賑濟
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爲頭將張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
平米普行賑濟務要實惠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戶抄劄口數太多恐未
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豫將所支米穀立定正數賑濟施行
二十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五石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四石二十五口以下
計口計日支給如骨穀四石以上所支亦止於四石

都昌縣撥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
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行下建昌縣於張世亨劉師與
賑濟米內取撥四千石付都昌縣賑濟共合用顧舡水脚錢每
石支錢三十五文省并每石支搬脚錢四十文足今張劉二家
差人搬擔就官請領顧錢並經都昌縣所管常平米錢內支破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曆賑糶賑濟民戶並以勸諭到
張世亨黃澄劉將仕米及義倉米並行賑濟半月仰得米人戶
併力及時耕種田土如合干人減剋不行盡實給數仰鄉人戶
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照對本軍近將勸諭到上戶黃澄張世亨等賑濟米斛自今年
三月一日爲頭普行賑濟通作一十五日今來相次了畢所有
元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來約束接續賑
糶應接細民食用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上戶張世亨等
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軍遂行措置相度地里遠近分
作三十五場委官監轄賑濟及委官巡察近準尚書省劄子檢
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勘會兩浙江東西
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去處檢坐乾道七年內立定勸

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米斛賞格已降指揮行下逐路施行近
來逐路州軍雖有開具已勸諭到賑濟賑糶數目緣無逐司保
明是致推賞未得切慮因而滯留未稱勸賞之意正月二十三
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安撫轉運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
將願出穀賑濟賑糶之家如有見得數目應格合行推賞郎日
下縣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申逐司仍仰逐司疾速連銜
保明申尚書省不得少有稽滯今有張世亨等所認賑濟米斛
已行普濟管下闕食人戶相次了畢未見逐縣知縣結罪保明
申軍施行今帖委司法前去建昌都昌縣覈實的確賑濟米數
數目結罪保明供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船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糧支遣本軍節次

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公吏前去
江西得熟州軍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
合回軍賑糶及支遣軍糧并檢準淳熙令諸米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
鄰州越訴又準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
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遏糴去處許人
戶經本司越訴遂移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
米斛回軍賑糶支遣軍糧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糶場

軍資庫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前
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糴到米二千三百一十六石九斗六

升於八月二十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賑糶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楊發手分朱浚於去年七月十八日前去
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糴到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
并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城下省倉交量
米七百九十石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星子
縣交量米三百一十石五斗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換依折帛錢共四千貫差衙前呂祺
手分熊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管押前去收糴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祺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收糴到米七百
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回軍
九千八十二貫一百一十九文省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已後
節次支付在賑糶場收糴米係在後項聲說

并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糴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貫一百一十九
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糴米回納錢付楊發收糴其
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糴米其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換折帛錢共四千貫付衙前謝
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往下項去處收
糴共一千八百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初八日回軍隆
興府奉新縣糴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五斗六升五合淮南
蘄州糴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
貫二百一十文省係淳熙五年六年錢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係六年分支付謝安道高宗選收
糴米共其糴到米已在前項聲說
三千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係六年分錢付呂祺熊瑜收糴
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說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賑糶場收糴米係
在後項聲說
五千貫係七年分錢差衙前孫齋職級江彥和管押於十一月
二十五日往隆興府奉新收糴到米二千二百九十七石一斗
六升於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回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彥俊管押換前項共六千貫文省於十
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糴共二千八百五十石於今年
三月二十九日回軍

善撈乳香度牒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二貫二百七十三
文省
四千貫差衙前王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月十五日往隆
興府管下常湖收糴米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至十一
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換作前項錢共四千九
百九貫三百五十文省管押於十二月初一　任隆興府奉新
縣收糴二千三百

勸農文

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反復勸諭自從去歲
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
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倒逆陰陽招致旱虐使吾

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負何言尚
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
力不爲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
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調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
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祗率典常躬
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
强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
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
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鬭論訟一切非理違法
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
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
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
百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
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
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
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
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
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
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
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
報

請洞學堂長帖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
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覩學
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
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
書院堂長職事淳熙　年　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
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
官書咸平年又蒙眞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
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
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
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

敕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三
偷盜及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搔擾事屬不便須至曉
示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
榜

奏乞推賞賑濟上戶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
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
諭如願將米賑濟切依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勸諭到元
認賑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遵法賑
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
千石乞補廸功郎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
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廸功郎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
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
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
百七十六口本軍各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
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
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
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尅乞覓之弊自淳
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令抄劄到闕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
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
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及常平義倉
米一同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糴米斛再自
十一日爲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
十三日通作半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五
十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
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夫腳舟船裝發
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
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
賑濟過米撮等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
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
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
明申軍去後據廸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
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
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
本軍一面委差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建昌縣

覈實得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
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
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
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
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各
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
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
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廸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
五千石合補廸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
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
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祇受謹錄奏聞

欽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
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
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卽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
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
公事自顧疎頑已試無狀爲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
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緣爲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
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
恐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
踈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效又蒙
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
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
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顧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

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
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爲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直降睿旨特賜
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爲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
師輿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
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爲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郡不得催理積
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放其上三等戶零欠夏稅亦與
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壽聖憲
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
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臣瞻望
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誤蒙聖恩俾守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
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
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烟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
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
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
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
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
草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嘗以此
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卽日降出而戶部

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
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
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
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
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憀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
敢愛死復冒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
有餘財自當措置兌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
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
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
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
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
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

放蓋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
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
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惶恐俟命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奏爲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
獻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樁管及撥到常平米
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行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
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
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
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

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官家
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
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
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
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
如係進士與補迪功郎待本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
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敦內勸諭到
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願
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
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
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

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米
伺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
昌三縣共開列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
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
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
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
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
官分場巡察巖戢減尅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爲
始令抄劄到闕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責以常平
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
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

三月內又慮飢民艱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爲頭行下諸
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並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
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委所管義倉
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
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
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
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并
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卽以常
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
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
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倚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
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

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
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到張世
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
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
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
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
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
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
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
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
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
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

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祗受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
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
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
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
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爲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
二十家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人戶黃澄
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去訖近
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
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
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大人
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
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
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詐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
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
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
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
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辠於民亦恐朝廷
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

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
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
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
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
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
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
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
闕食又幸日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逆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
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
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
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

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
起居之間亦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
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
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䕃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
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
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
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
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
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
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
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
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臣僚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

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
顧之憂臣愚欲望聖慈下蔽臣之皋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
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
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
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
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幅員之內當此災旱
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疏遠不當妄有
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
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
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
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

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
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
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
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出
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閑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
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
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一其
大如此駭懼震慴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
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荊榛雖
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
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
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

本者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
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
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
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題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
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眞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
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
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
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
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
六字伏乞睿照

辭免直秘閣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謬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揆罪論刑豈能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傚始肯竭其囷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

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亨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矜照誠悃特爲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因爲邀阻至今不爲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爲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亟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恭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厲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應補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結絕只此一事未了初

請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所居深山採聞不實之罪亦乞務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爲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祗受兼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

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訖
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
年有餘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報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
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
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
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爲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
不敢祗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
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秘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降直
秘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
敢即日祗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爲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
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
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
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
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
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
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祗受又況目今
諸路水旱廣闕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
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
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爲職若此所乞依格
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
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
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
世亨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
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脩於上遠近觀
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朱文公政蹟卷四

浙東任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文公五十二歲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即日單車就道仍乞奏事十一月准入奏事延和殿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辭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于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勉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救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社倉事目 勅命并奏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美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强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其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別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省斗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

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投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

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保內有人逃亡卽同保均備納足如赴倉交
納監官鄉官吏斗子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
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鄉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月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
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
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
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
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
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
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
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盖墻并買藁薦修補倉厫約
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
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卽無漏落及增添一戶
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
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
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
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
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 保頭姓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保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
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
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卽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
餘零碎出納卽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
情別生奸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

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
修整失誤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
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
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
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
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准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

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復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

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敖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爲穀者準此）每一斗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爲一鈔不收頭子腳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斗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二年

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𪋫令史頓圯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官　未上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巳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㪅民者蓋偶合其徼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閭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

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爲明詔之所稱揚下爲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厝於故里本倉廳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項事件中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淤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走行人吏又且不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曾占花利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付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

司覺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䘏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雨去處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激求厚利閉糶不糶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塌之家趁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編民食用如致無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當遣如是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切待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措發米前來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爲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䘏賙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遍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所出耕布勤勞爲念常加優䘏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狗彘聚衆輒以借貸爲名於村疃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劫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檢準律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絞傷人者斬今來切慮愚民不曉條法悞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諸州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戶知委各自安業勿致扇惑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鏤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劾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戶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戶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諸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循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擾動村落以綱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䘏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將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賫行並不許分毫擾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答次榜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鄙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剡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

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己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死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紬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數日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惻怛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庶接力不能行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

即乞且將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
逐月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
𢓕閤同共措置𠫵募海船收糴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
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樁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
慈早賜敷應剛施行

乞禁止遏糴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
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
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造遺人
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
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

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酷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
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邮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
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
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
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
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
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
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
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饑民得

需賞悉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朝廷未
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
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
逐州縣故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
稅力勝買酷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
轉運司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
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惟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
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

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
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
蓄所出之米及格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者願出
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
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丁錢
等依賦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
熹訪聞紹興府諸縣目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
已是違法況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
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
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
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穀賑
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
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
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聖旨令熹詢
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
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檢實
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田土多
是已種二麥及爲飢民採取鳧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
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諭
其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
蠲閣租稅其衢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饑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糶濟竊緣
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
最爲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計人口分撥錢
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
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
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
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十二月四日三省
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
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願歸
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
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禀遍行下諸縣施行
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
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
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
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揮旱傷
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
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干殘
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年終唯復
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

以憑遵守施行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熹等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是不容旁有知
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
梟絕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
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
昏愚以正邪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
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
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
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飢民

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所賃資并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就寬潤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責差三兩等稀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諸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嵊縣人氏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飢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日久十分羸困幾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所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

數其為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中到再劄人數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計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費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等舉纖嗇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

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難濟而復於此詳具其
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
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與上當驅祇受不須更令
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
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措置交到米斛
卽與書塡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
郡饑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
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
收拾不至餓死旣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
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饑民之命千萬幸
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
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

萬餓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
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救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
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
而紹興府之饑荒皆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
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旣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
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
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亦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
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
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幷本司前官申朝廷於
衢婺州遷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
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措置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
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
終未有能救饑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
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
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
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
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
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
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
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
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
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

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
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
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
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旣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謂
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
夫父老者旣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
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
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
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
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
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
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二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四十萬計稔歲所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之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三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戶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

聖主憂勞惻怛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

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輙敢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

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察其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辠之至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具位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為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婺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困闕食

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救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出欲乞敷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裁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　為買廣糴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

急闕

一爲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
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
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
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
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
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
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
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
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

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
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藉但聞朝廷
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
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詭說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
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因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
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
推行竊恐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
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
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
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
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
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
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
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
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
種勸誘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
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爲甚衢婺
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
指揮措置給借并鏤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

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
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
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爲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
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
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
計錢一萬七千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措官
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非蒙
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勤往平江
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

七日臣巡歷到嵊縣據嵊縣主簿迪功郎葉梓申承本縣
差往三界鎮交量胥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
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
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
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梢合
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
陳訴胥克勤押到米衆告示前去般搬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
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
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
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
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
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

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飢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
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胥克勤乃
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賤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
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嵊縣斛
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胥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
送獄根勘取見着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
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發紹興府沿邊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
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
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
吏更敢放散救活飢民其作塘湖堰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
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饑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
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
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
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所蒙給賜錢內
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
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
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
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
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嵊縣
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俁令收拾諸

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
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俁及本縣催促赴場增
添人戶每戶除豐丁外更與一口收糴及有人戶陳訴乞
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
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
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
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
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
照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

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救殍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
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校
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
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
貧之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自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
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糶朱縣尉米養濟
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
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
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
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糙碎糙米及將人戶官
給曆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
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楊朱子智等

衆狀告訴朱縣尉與買産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
係出産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
倚恃豪强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迪功郎陸涵
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三百餘間倚恃家勢藏
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僕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
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朱熙績元因進
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雄於一郡結託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
恣靡所不爲本縣排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就近分撥
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夌
縣道不復發米前去泊至臣巡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
四都出糶致得一場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
尅升斗虛批曆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
米多用水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
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
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將朱熙績重賜譴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月十
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
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
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
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
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

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
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
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
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
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
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職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
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
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
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
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若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
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

并皆已遍行吏民所施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
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
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
親驗支給伏乞睿旨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
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今月初五日差
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
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
稱蝗蟲遇夜食稻蕪即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
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尚書省
伏乞敷奏施行
奏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爲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田間看
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
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即遣人
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
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
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二色申尚書省乞

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船出門向晚至蝗蟲地頭廣孝鄉
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蝗大
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爲咬
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爲咬落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
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
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
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
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爲災朕心憂懼今不欲專遣使人降

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詣祈禱又聞蝗之小者滋育甚
多可更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爲異日之害
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
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
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
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
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禳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
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
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
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

升六合小麥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
一分以上未至盡絶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
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
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
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
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
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
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
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望婺州界
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
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疏賤
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
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
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
其言所見委實災傷之甚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
緣未經自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
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措約收糴以慰饑
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
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業給
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爲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
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修水利去處將來
廣募飢民給食工作雖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
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爲
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
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
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
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
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
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

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
所以爲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
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
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
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
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
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
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
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
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爲陛

下言之綱紀災傷恭俟裒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賑濟賑糶以救民命臣近點檢衢州沈崈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將本州當職官畧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崈一申又於常平米內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升本州申先借支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下盤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未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畧無忌憚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鄰近州追衢州合干人取索赤曆干照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以警諸郡爲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蒙賜對輙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問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爲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早田之旱例不爲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畧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石不爲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況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祗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爲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之憂曾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久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爲見豪戶脩職郎朱熙績不伏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貲力能使鬼伏乞睿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遣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爲七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爲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于寧過於厚渙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并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爲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爲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覆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

意指不以恤民爲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減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鐫削狀

臣昨以職事黃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出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狼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日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辠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奪竊恐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

惟念飢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錢
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
貴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
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投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紹興分
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
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後
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闕
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
之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爲兩月之計五六月

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
處置竊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
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
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
臣投狀陳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
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賜指揮催
促省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鏤版關具頒下諸
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
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
致米併蓋度牒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
飢民乃爲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牒日持久卒無所售以
誤指揮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

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
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爲數十百年
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
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
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爲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
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
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
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况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
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
米目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爲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
乞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
遣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爲後日之備其利尤不細也

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
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賙救竊見本路
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
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爲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睿旨住催淳熙八年四
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
七年終殘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往催
者皆復追催其米放者則其催督愈益嚴峻臣於此時適
以俟罪不敢復有陳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
其後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兩縣四五
等戶八年苗稅比附嵊饒州例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
又有以知凡此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

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羅濟之飢民陛下所爲焦心勞思顚困倒廩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其悉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之吏追呼禁繫加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哉況今本路災傷紹興爲甚比之嚴饒兩州臨安係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以少寬飢民日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飢餓幸蒙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紬絹準例起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紬絹係是朝廷常賦難以放免但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之食蠶麥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種本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人戶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誠爲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覩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爲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鏤板多印小榜散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催

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撻囚繫之苦甚可哀痛況今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爲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搔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辠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戶部乞依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爲勸諭實爲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廸功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廸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崈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提備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民闕食準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照勘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隳萬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

闕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劄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罷臣伏繇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卽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久長緩急之計非苟狥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爲一時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漸廢法度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略行戒約卽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況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淺澁舟船難通似處

米斛將來糶濟今卽見管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
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畧加責罰或念其委實久闕
軍糧卽乞料還別行戀副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
妄有侵支實爲久遠之利伏候勑旨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煙火橋道公事大
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
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
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縣之
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
立程限盡令赴赴巾展繳押需索百出多剏名色立爲定

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
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鑿印月
敱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
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
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
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塡納無所赴愬豈有旣充重役復兼
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爲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畧不加鄉應
下數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
造廨舍迎送官員甃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
一竹木甎碑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爲名不曾支給分
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椎剝肌
髓至此爲甚
一縣官或過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冬是過數將帶
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
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
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搔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納
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會未旬月分限完較
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
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將多爲少未免
箠楚一月之內盡是趂赴比較之日卽不曾得在鄉催稅
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別出一簿謂之剗簿增添改易不可

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絕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
會著實臨期動是勒令塡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塡備一
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
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
不加郵委是無辜
右牓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鎭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事件
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
卽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　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條畫
賑郵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糶濟之人近已蒙聖旨

補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减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
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年耿延年所乞事
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
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
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
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
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
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願出米穀以拊鄉閭有欲依募
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摽撥就此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
為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胥吏
阻抑故榜六月七日

朱文公政蹟卷五

浙東任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據
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
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廸功名若水衢州
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
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
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
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
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悉九年六月八日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
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闊遠
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畧已無餘其於措置尤
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
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頻煩天聽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
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
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置今畧條具一二冒
昧以聞伏望聖慈閔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諸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
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
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驅脇逼虐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
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秋苗所放分數特與

比折今秋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
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
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
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
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
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
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
穫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
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
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
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

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戶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
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
受苦無所告訴而其役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
作荒賄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
然欲乞降指揮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
理旱狀日下差官檢踏早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却候
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本行違慢從時失實之處許兩
司按劾以開庶幾窮民將來獲沾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
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恐
已無幾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當出
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
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巧詞而去
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僚箚子論
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
溫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之事勢已急臣今且約
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
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
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
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變轉
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
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假借刼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
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

畏威易以彈壓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
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
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遍行曉諭卽德意所孚固
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
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
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感戴
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
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累年所乞事理許於
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飢流民充
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借契約本條水利堰有

廢錢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
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顧募作役既濟飢民又成永久之利
實爲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
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
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
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illegible]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糴得二
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爲甚多而盤運水腳糜費又在其
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爲分明然在中夏以前未
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
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爲甚過況今
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
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
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爲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爲
省部所嫉下爲州郡所仇藉藉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
爲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
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緣蠲
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
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
費欲望參與其事庶幾血所通貫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爲虛
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圖指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大臣
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
沉溺不爲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
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
米船輻輳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
則所有船米已爲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
致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
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
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恭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

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
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
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武業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
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交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
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
貧乏之家七十萬口實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
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
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

考今英閩郡乾旱漸廣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遵善
堅前來賑濟有方况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
惟郡人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敕奏權留在州
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善堅專一指揮賑
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宜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
愆期旱歉至甚照得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
州委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措置賑濟
候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
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
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
並委給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
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責令運糶以備
糶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約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
所到便得揭牓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莩之憂
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緊利害如是將來見得合計實數所乞
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中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擣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
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乏之食鄰邑
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群聚之
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
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糴指揮申嚴行下已牒監司
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
山野不堪治劇又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
禁入數極多盡是公吏並乘務要科罰錢物役求致氣大作
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
係本司職事並未官只是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
下本縣禁約夫外熹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
客販及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
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戶承糴米斛接續出糶
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
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

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
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
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
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饑民奪糧事
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
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
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
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
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
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
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饑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
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
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
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
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
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
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
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取
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
候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例住
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內量
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與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
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出曆就僱人役
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
檢踏先次獨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
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
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
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
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
運司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
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
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
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
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
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

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
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
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
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
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
備之苦破家蕩産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
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
澤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雇錢
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
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
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
法度遂致乞覓騷擾反爲民害熹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耆戶

長罷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戶
長（罷支者戶長錢謂興崩其若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領借）則凡此衆弊不
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
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役雇耆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
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
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
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
人爲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
爲保正者旣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
保長旣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
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
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
錯亂袖出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
有知其弊者則遂險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
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
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
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
文行下銜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
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
然氷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
內通差而剗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令人戶投狀[illegible]與[illegible]弃[illegible]）

有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科只則只是抑勒歸差須有從二年爲滿之法何嘗有用
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旣高而
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
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元高者催夏料次高
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
近亦不理爲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
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
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旣久人僞滋起
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
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

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己巧生計較預圖
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
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十之
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
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
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
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奏竊詳通鄉差發則鄉分闊
處秋雇家丁隔都著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
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
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
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
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役戶役入所居

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
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
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
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少免差役頻併
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
有可采即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須降遵守施行
乞許令佐自陳獄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
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
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朝
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獄廟差遣一次

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
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
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候荒政結局即行住罷庶幾數月之
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
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狀申奏朝廷乞
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
熙八年已納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有
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續承降五月三十

日省劄戶部勘當即不委本府去年受納到人戶錢物自第
一等至第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多納
過錢絹紬綿數目獲奏聖旨指揮劄下開具保明供申臣已
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各等逐戶數目係諸縣戶名萬數浩
瀚竊慮遷延有妨催科續已具申尚書省今一面取會到諸
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
籍田共計合納二十八萬六千三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
五分折帛役錢等二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
除被水渰浸倚閣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
三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
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
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

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
九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
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
管湖籍田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
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閣後
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
以人戶多不霑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閣指揮之時
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
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覩去歲災傷飢民猥衆尚蒙
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閣人戶前期誤
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新稅甚非朝廷矜恤之意況今
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斯民艱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

之時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失所况以
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剩納之數其爲物帛止三
萬七千八百九十七疋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
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而
民戶可霑實惠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
剩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嗷之民得以
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回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小者

尚多當處多是旱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
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本府催促所差
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
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行埋瘗續據上虞餘姚縣申
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瘗今來
頗得雨澤遠近沾足竊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
面審實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焦赤間有近
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
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繫門頭
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
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
公人下鄉追捉擾擾尤甚乞覓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
日之間遮臣泣訴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究
治施行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
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
旱嵊爲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
猶得薄收獨嵊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
十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有掇秤子而食者臣曾
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秤子一升令申納尚書省欲乞
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
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
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
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焦折
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
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
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
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
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種蕎
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耕種其
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尤爲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別具奏聞

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爲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卽行詢究見得本縣流移人戶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恐將來糶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望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仍特不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爲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薦被災傷輒以賑䘏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鐫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爲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爲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

者況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筭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濶遠取會未能遽集之間而已後糶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糶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爲晚伏候聖旨

貼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貨賣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細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

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尚之願獻
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
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塡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
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人戶並
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
却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
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
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
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
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
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

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
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爲此不可取旨之端
以疑聳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
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
施行而删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大
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
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
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
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遙擾不勝幸
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
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縮緩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

便爲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至
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
併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
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
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
飢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
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
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
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
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
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
視天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
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日得錢而所折閱亦不
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
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
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
役之資則救荒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
法利害之美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
州委是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
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
其前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

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
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
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
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
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
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糴給
人有應募者即令徼納糶給由曆就顧人役候畢工日
糴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
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為失策伏候聖旨

貼黃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令貸
與食利人戶顧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米數

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樁管在官尤為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
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
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傷竊欲取旨
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
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
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覩歲既不登所在粮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
存恤不可擾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
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貲既糴而有所貿
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為苦是致
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告諭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
就糴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
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貿回貨亦各經所在自
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
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
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禀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
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敕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
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

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
下本州循環充本府備人船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糴米
斛準備賑糶賑濟或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
名度牒一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糶米未蒙回降申
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皆有旱傷比去年
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
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揍前作二百萬貫如蒙朝廷
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
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給與府先蒙
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
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給與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
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十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

豈守郡令逐旋回納實爲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合納本
色絹三尺五寸幷錢七十一文發州縣登承抑納絹七尺其
實本州每丁只發絹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令人
戶管輸折納本色緣合本州縣人戶連遭荒旱細民艱食見
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將連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
年倍納在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與到台州與級楊松
年陸迅等供拖照紫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絹除第一等
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

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歲出丁
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
太重自令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格折納外餘一半折納
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供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納
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錢除一半折
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
本色絹數是致闕少綢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
官錢接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措管見錢與人戶納
到數目依市價貞發不得科敷搔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
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
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
丁鹽錢二萬八千七百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

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貫四百二十二文足
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絹一萬
六千五百九十匹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
半丁絹却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貫四百二十
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趲剩紬絹一
萬六千二百餘匹可以過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
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
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
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州若免納
一半丁絹本州自有趲剩紬絹可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
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
年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絹三尺五寸并一半見

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
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
諸州糴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目今已向深
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糴其餘事件亦合早作
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活責臣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
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
件遂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干瀆廟堂催促敷奏竊慮
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更具畫一事目

奏聞欲望聖慈鑒兹愚悃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
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廉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減
放住催水利募糴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
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
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揍前所給通作
　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
　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
　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
　揍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合臣與
　安撫使書塡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
　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
　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
　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數內
　量撥什三俟諸州通判申到合與修水利去處卽與審
　實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卽令繳納糴給由曆就
　顧入役俟畢工日糴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
　俟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司諭
　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閙

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齎貨
　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
　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輙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
　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
　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
　應副紹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與修水利却
　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
　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於本州見管常
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粮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
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稟施行外臣竊
見義倉米在法雖充賑給不許他用今歲婺州諸縣例皆旱
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司尚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
應副本州糴米而義倉莫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
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俟秋成先次撥還尚未還到顆
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存七千餘石已是不足支遣而所借
之米又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彼時有誤糴濟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
先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糴濟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嵊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繳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揍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爲衆所服者一縣數人

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糴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糴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措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糴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糴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廪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士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穀少其色青者已過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豆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乏絕只爲薦饑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遞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爲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近來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嵊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

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鼐承節郎蔡鎬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候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鼐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爲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待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强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岩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與修水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

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
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兌運糴竊恐將來更有欠闕
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卽幷諸州再行均
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
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
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糴米斛通擕作
二百萬貫文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
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幷行除豁理納
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將降指揮與免住回物
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
狀早賜指揮伏候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一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盾使付以糴錢一節今更自
度決難自効幷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循虛名臣等
切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
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爲國家顧惜
小費下比流俗苟循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
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
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
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溫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
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二丈一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
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
所以子戶詭名巧爲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
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
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
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則是向來
科納一疋者今增爲二疋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
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僞日滋以至此極向來
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爲之惻然動心
評議指畫亦旣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幷詭戶則
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幷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
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爲允欲科有產無丁

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
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
旣能析而爲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爲
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
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爲無弊雖第五等戶昔
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眞僞亦復相半若眞貧民輸一
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衆頓輸數戶
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爲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
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持其說此和
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
竊嘗深究其受病之源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
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痛裁減額然後

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充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貞下戶
者或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
以優恤之但使貞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爲厲已而無他辭
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于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
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
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
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爲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
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爲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
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
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
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

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來上
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
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
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
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
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
能有以仰稱睿謨頒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恐
其次猶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
爲庶幾焉爾然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
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
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
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識者顧

以爲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一
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
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金徽
州之絹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
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爲害
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況近者已蒙聖恩
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
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
本煎鹽拼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
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
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
府且依此例爲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

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
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窠名
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倘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
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
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爲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
避詭爲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
凡爲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
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
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
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
爲下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爲者顧乃爲

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
來爲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所隨分
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
力一文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弊無
所從出矣若猶以真貧下戶斜科爲慮則所謂高下等第
科敷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
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敷
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
足恤第其間却有真貧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復爲此
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
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

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
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出有丁者多是真貧
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
特與除放則真貧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乘
除之間亦畧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追降睿旨悉與施行則不惟
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千百年永永無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總府入縣計若干
口　後闕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爲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尚有
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
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奏是衆人商量
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之其人有學行審細
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傳盡與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
慈照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
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
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久欲條奏以聞
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投閑惓惓之私懷不
能已輒有已見具狀奏陳如有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

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革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
國計亦不失其所資實爲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爲本司所管
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
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祖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
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
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
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詗州郡
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貨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
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
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
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

間不收一錢不支一錢而官吏廉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鈔
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
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
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
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
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
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旣得產鹽稅錢
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
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
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
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
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
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
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
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
廷旣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
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
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抑托抑勒誘捉欺委
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所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
額則庶幾之矣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恐托搔擾
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以一
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
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爲定籍乃爲盡善若舍
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
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
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
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
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
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嘗登足皆是
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
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爲定額然後以此科
敷俾爲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
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差役利害　事申尚書省幾數千
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爲詳審而近準戶部
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山間頗諳鄙事竊謂其
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
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
詳擇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
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準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
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
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自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令

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卻令下戶
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
多之人或卻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
來卻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
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
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卻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
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
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卻致爭訟此
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
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
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悉
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

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
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
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
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
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
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不廣去處未免尚仍舊
弊若更葺理增置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疏然卻簡直
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當取
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
未肯奉行臣恐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
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
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候處州行

之有緒卻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
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
崇奬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
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益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
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
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
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
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爲訓

浙東任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外封

奏爲本路諸州人戶間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爲台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台州唐仲友別有不公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究實奏聞事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顧以疎賤蒙被誤恩實當一路耳目之寄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眷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爲小人陰有中害不勝幸甚

具位臣朱　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臣即量給錢物諭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衆口讙譁殊駭聞聽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別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爲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饑民事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略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與權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

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承頵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鄭椿姜允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州將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爲職而乃舞智衒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

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
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
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饑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
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
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
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
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須
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朱　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乞賜罷黜事

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
狀如蒙聖慈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千里疲民之憤
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干連人送
紹興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欲乞聖慈將唐仲友先賜罷
黜仍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勅旨
此項已追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具奏伏乞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沒人戶財產多是差曹格及司戶趙善德
案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伋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
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傳問此人在此造作假會甚
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密遣公正臣察驗其真
偽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潘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弟子王靜內說
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事及婦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
入宅求囑犯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供通委有取受詣實
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
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
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審切體訪及先據本

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
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褫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發押無錢竟不
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
間初無詞訴悉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鍛
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
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燄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違
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妄用遂致鹽
課不登不免科抑為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買公使庫酒催督
嚴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鄭臻馬澄陸侃為腹心妄行支用
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
器其數非一逐旋發歸鄉里其他細碎不急之物下至魚鯗
臭腊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兼擅動十百計緡釋不

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
判趙鐸伋取其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月巳午間至中夜不至
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
下支用即時關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巳時知州開
得本司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賞張
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在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出
仲友又悅營妓嚴蘂欲携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
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散聖
節方知弟子嚴蘂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
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
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轎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
納財賂習為羣不逞就娼家毆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
蘂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倅貳之
手惟倚　臨海縣丞曹格及曾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婣姻
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汚穢之迹臣不
敢縷陳以瀆天聽臣竊按仲友身為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
省為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
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為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
刻核擾民之政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汚不法之狀又如臣
今奏所陳而道傳貴臣或未知其所為猶以故意劾之以至
文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抓
危不敢隱情惜已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
略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詞此其中必有
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恡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褱私折

換以蓋日前侵盜入已之迹亦有不待紊驗而可知者臣更
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改易無
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
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伋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
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
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閔此一方久罹凶害亟詔
有司毋得覩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為遠近四方守臣貪
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一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半後開場仲
友信委司戶趙善德差為受納官公然倍取合耗高帶
斛面不半月間善德巳申所納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
友將人戶未納糙米違法高價一併折錢人戶盡用賤
價糴米高價納官一郡皆以為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
更不顧恤朝廷上司時暫住催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
糴本庫收附多是關入公庫巧作名色支破私用欲乞
委官到州照合干人供具去年折納糙米月日石數見
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實迹

一淳熙八年春本州荒歉抄劄諸縣合賑濟人戶姓名散
給米斛周徧仲友却專委人吏李廼乘勢監勒鄉司僞
具隱落丁稅之人抑勒[illegible]鄉司乘此作弊增減[illegible]具姦
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添至數千人多是失實比常年
添增五縣丁產絹數千匹在兩年中納夏稅和買絹未
及七分却並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納增起丁稅
以無為有為一州無窮之害欲乞委官再行審實早與

除豁其所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審將作何用
一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供給錢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爲名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貫煮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爲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並取於贍庫羨餘而所收息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錢曆並是入已

一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額既高督責兵官尉司逐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糶糯米糯穀者所犯之家與四鄰盡是籍没貲產以充自立賞錢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餘家其間久繫囹圄染疫而死者甚多所犯甚輕並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

士盧宗之類闔郡軍民冤恨無一日安迹

一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年來却以糴本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爲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及書表司楊楠僞作書劄送與官員封角了當却供入宅堂又其間婺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子之妻父曹宣教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郡齋爭受關節以此類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數月臨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次子娶婦凡供帳幄帟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庫陸續支公使庫錢付仲友私家發那應副綵帛舖高價買到緋花羅升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妓弟四十餘人都行首嚴蘂分其紅緋花羅餘行首分瓜子羅其餘分春羅每人分俵其紅大袖帔子背子紅裙衫段幃子各一副一州驚駭自來未嘗有知州爲妓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盡是父子踰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綵帛舖貨賣其子親會宴集經月妬族內外一丈以上皆取辦於公庫其妓弟令妻又分紗帛衣名件並如前

一仲友專委司戶趙善德兼管公庫前後妄自支使並無合破名色條例善德將滿遂密獻計以收買米麴物料

爲名於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二萬貫皆是入已並無他處簿書收附證照

一司戶趙善德兼管糴本庫今年二月上旬忽支落十餘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檢且欲移寄他庫爲名此項錢後來即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並無下落

一仲友專委人吏鄭椿陳忠充財賦司凡官賦所入其間有不該係省及諸庫收附者盡是別作名色支破差人往外州買銀子及收到來即不知將作何用及就本州置買銀場逐日臨繫舖戶稍違限期無不重斷多是以所賣公庫生酒錢支買不曾附曆先是司戶趙善德及二胥吏同謀作弊逐時於公庫以犒賞爲名支錢遺賂善德一歲至二三千緡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不可細

并其所吏所支亦數百貫
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皆係應
察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同坐商議判詞
其父子或自相爭執弟妓早晚出入宅堂公然請囑每
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獄吏百端乞覓民間究
苦不可勝言
一仲友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或告首事不干
已或幃箔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究並行受領皆欲
窮究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引歸花園中亭
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親自鞫問語言穢媟吏卒羞赧
當面露示其合該刑名至重之意其弟妓與心腹人吏
任持鄉僧等內外相通同共請托取受貨賂不可勝計

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追繫增
其刑名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不斷如
僧景猷犯姦事道士祝元舜亦預景猷富厚貴賂甚重
不能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栖
霞知官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從達未斷
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李承節之妻為應揚所犯乃外
甥犯從舅母或佃者犯主母干連十餘人臨斷時得二
千緡平白不斷當至黃士龍貴日新更易其事機不可
言並自引上親勘既受其物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
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蔓不容獄官依法裁處須
令逐日過廳取稟己意以為輕重高下每事多是曲法

枉斷緣此拘繫既多致死百餘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鯗鋪去年有客人販到鯗鮭一船凡
數百篰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般歸本家
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
時販運不絕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
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
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關集工匠又刊一番凡
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
印染斑襭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
一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中及生絲打弓
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

買生絲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綵帛鋪機
織貨賣
一仲友又因修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副及弓弩刀鎗
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知將作何用
一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詮以他罪逐去却請鄉僧
介登來此住持早晚出入宅堂傳度關節凡五縣僧寺
易換住持幾遍盡是介登係明乞差通同接受貨賣每
處必要百緡其中皆是婺州富僧近又有應世榮者亦
作士戶狀陳乞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政
一至於此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衛兵每一名必立定價外
索兵士一百貫在城兵士止三五十貫下至學院子錢

台醫人刑碑刑版工匠弟妓厨子各得干預請求夫差
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州下狀告論兵士周榮託仙居
縣丞楊浩齎錢一千貫囑本官廳干轉求刺軍十名事
雖送有司絲錢入已竟不追究有案狀可驗若倒其仲
友自到任以來刺過廂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猾小人因其家資稍厚左右
引誘以曾與仲友建立生祠乃延為上客與之頌贊親
自題寫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妄作聲勢出入宅堂仲
友專一信委為心腹牙爪凡首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
仲友却令臨海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
闔郡掻擾驚走其他挑起事端及報其私究羅織平人
真於重憲不可勝數所斷輕重並出世榮已意全無州

郡雖士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蔑郡人指為殃禍其人
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
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遠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士善
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
忌憚自仲友到任倚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
捶撻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詆訴以
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避出
入宅堂或入其子舍傳庚關節百端取受介仲友長子
之妻父曹宜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年來曹格之家通同
干預公事全無顧藉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往曹格
之家飲燕媟狎無禮靡所不至全無廉恥其曹格日來

縱橫尤甚每年受納官物皆干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
所納之物絹必授撈令破綿子曬或經月米麥必十來
日纔量又多取合耗人之究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
吏輒敢憑藉聲勢苦虐士民可不明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
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
坐隅　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發押決遣各出已意
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
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弟妓三子多
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貼絡繹道
路本州士民有得其二子所與弟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
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
嚴蘂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媟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
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轎乘錢物津發歸
婺州別宅嚴蘂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
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嚴蘂近來又與沈芳王靜
沈玉張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斷
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
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僞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揚
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亢旱啓建祈
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
仲友却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
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

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
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娼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
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
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又因斷屠日仲友却令公厨供
造法煮雞鵞蹄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
乘貯生料猪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
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闗游無節公然捶打於弟妓家更
不敢根究
一仲友有婺州隣近人周四會放烟火其妻會下碁仲友
招換來此遇作州會以呈藝為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
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堂下碁
仲友却委放烟火人探聽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

此人在外邀求稍不如意即時挑撥其間又有在婺州
喚到刋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屋安歇支
破公庫錢物供贍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搔擾五縣百姓數
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為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
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舟船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
節抑勒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
蠲罷却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掊刻之
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政循襲必不肯廢此大
係利害橋成未及一年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
見有簿曆可照
一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

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illegible]遂有席卷之意乃擇姦猾使
臣姚舜卿為監官并與公庫手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
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
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偕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
幾數萬緡皆有實跡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
匹皆用官錢託以人事為名逐旋發歸以為貨賣之資
其他不急之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馬澄並帳設庫
專知陸侃送清強官司勘鞫便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
歸鄉行李亦數百擔他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假
會事發永康縣差人齎來捕仲友輙令兵卒劫取反
將承差人送獄拷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申提刑司牒
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至今尚在本州其
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右具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諸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奏為續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偽造官會人
蔣輝實迹乞付外照勘伏候聖旨
仲友所印四千冒造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直
還納本州軍資庫訖但其所印幾是一千來本不知將作何
用伏乞聖察
奏狀內第十四項係藏匿偽作官會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
情節伏乞聖慈詳賜省覽
此項係仲友合匿死罪亡命姦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

乞賜詳覽鄭知仲友所犯非獨贓私小過而已伏乞聖照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爲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
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
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減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勅
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公不法事件已於前月
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
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爲郡守貪殘之戒臣
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行審究有旋行供到
情實數條及本州公庫簿曆亦爲仲友收藏追索不出今據
監庫官司理王之純旋行撿到仲友拘收不盡草簿干照年

月亦不接續遂令庫子葉志具出仲友有非法支用數目已
多及據宜人趙氏狀訴故夫鄭槐昨任江東提刑日曾按劾
仲友罪狀後來寄居台州仲友到任懷恨不已不支俸錢百
端凌辱以致飲氣身死仍繳到當時劾章內事件亦是多遣
軍兵遠出禁地以捉酒爲名搔其所有財物抑勒人戶輸納
十年倚欠和買役錢拘占民船抑截官綱至有子告母姦弟
訴兄濫取受關節者悉究治種種無狀事迹一切不異於今
日之所爲足以見其貪縱刻薄本於天資而長惡不悛日增
月益以至於今遂肆然爲無所忌憚之意上欺君下虐民而
專以陛下所付千里刑賞之柄爲立威取貨娛悅婦人之具
臣前所奏雖已略陳其大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摭其一二冒
死奏聞以贊前言之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所委推
勘官司照應催促疾速勘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攄
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媟瀆非所宜道於君父之前
臣不勝大懼伏惟陛下哀憐裁赦須至奏聞者

一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
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與人內一千四百
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弟二兒婦之父
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係淳熙八年二月止淳熙
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
四書印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
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蘂等製造衣服其嚴蘂

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蘂情涉交通關
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奭家追到嚴
蘂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蘂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
無間上下合干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
夜深仲友因與嚴蘂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
親戚家說與嚴蘂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
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
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
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
仲友復與嚴蘂踰濫仲友令嚴蘂逐便且歸黃巖住卜
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蘂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

召充黄巖縣欄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箸拾行打知得姊
巖藥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探遂托巖藥寫信令人力
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攔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
何承節并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
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
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
曾結絶巖藥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
三路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
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巖藥錢一百貫文省託囑
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巖藥作當候得判免
備錢收取巖藥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
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庄賣酒徐新令人力將

錢三十貫文足係巖藥同母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却將
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
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巖藥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
免斷楊準藏伉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并受過
青紗冷衫段水綠魚鮝等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祗應筵會多
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内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
别十八宜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絶五月二十一日十八
宜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巖藥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
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巖藥落籍是王
靜囑十八宜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宜教將
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

及曾將述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册係學院子金
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巖
藥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宜教到家宿卧至四更回州
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説與十八宜
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一據道士李冲虚供本房道童丁希言兄丁全充院虞候
仲友追往寧海縣追散樂弟子王醜奴張百二入州祇
應内張百二不到將丁全枷送州院根勘取受結案斷
配先憑冲虚告覆十八宜教後再託弟子王靜關節據
王靜供丁全憑鄧十二付官會三十貫文託王靜入宅
打囑十八宜教除學院子金璉拜韓百九抽退官會六
貫文外王靜得官會二十四貫文還得從輕作杖一百

勘罷利斷供責是實
一婦人李六娘狀訴仲友非理追勘與道士王永昌有情
涉弟子王靜同弟子鮑雙與李六娘入宅打囑仲友長
男十八宜教令據王靜供寫批與十八宜教告仲友又
蒙將李六娘封案王靜受過錢二十貫文省鮑雙受銀
盞四隻錢十一貫文足推司蕭明受銀盞二隻巳追索
銀盞六隻寄收州庫訖六月内書表司丁志學院子金
璉到王靜家請説有相知人蓋來信妻李氏與應揚犯姦
公事送司理院結絶令丞人在外和會欲得免斷許王
靜錢一百貫文王靜寫批囑託十八宜教後蒙杖罪贖
銅兵士謝榮欲差充學院子許王靜錢五貫文囑託十
八宜教王五七囑託王靜稱姊夫左永因事送當直司

緝峯許王静官會一十貫文將金裹釵二隻作當王静
並與囑託十八宣教供責是實
一人戶潘牧狀繳到仲友長男十八宣教親書寫批子與
弟子王静打囑周士衡理分公事與錢五十貫收下貲
庫批當分明已據王静供係朱十九助教相託王静委
曾入宅計囑上件批子係仲友長男令金通引送與王
静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王静供仲友姪三六宣教同十八宣教到王静
家飲酒及與弟子沈玉倩涉據沈玉供三六宣教先與
弟子林瑩散樂弟子劉醜踰濫今年五月內因宴會方
與三六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三六
宣教借馬與乘騎得錢五貫文與直馬人支分緣此多

有犯事人託打囑關節得錢使用五月內貼司王敦仁
得會子一十道囑託仲友掌給帖補充帳司人吏并鮑
卜妻許錢二十貫文說與三六宣教囑託仲友刺軍并
三六宣教令學究子姓董人送真紅紗一匹白蓮花紗
一匹青扇一柄曲二十册與沈玉作人事供責是實
一鐵匠作頭林明投白紙令當廳供係本州差在教場內
打造軍器內仲友私打造衣甲二副湯瓶三十三隻鍮
石頭盔二副並係官中鐵炭工力仲友收受入己留支
食錢三貫文酒六瓶作送到犒設仲友男亦留令私打
竹節鐵鞭一條監造官林路分亦各私造鐵甲頭盔二
副湯瓶十二隻雜物五十餘件箭三百隻并差待缺官
邢判院同監造亦私自造刀斧箭交椅數目已多[illegible]總

林明不與依數打造凡九次斷決小杖路分曾遣兵士
張顯入行衙討囑林明據林明張顯供責是實
一仲友有婺州鄰人周四本名花康成會放煙火妻能下
碁仲友招來每有宴會以煙火撮藥爲名支給錢酒仍
是仲友令男十八宣教令兵士劉德等與放單本索子
於諸司公吏倉場庫務及臨海縣并縣官廳吏弓手牙
人等率斂錢物及康成日逐出入阿劉入宅無間上下
觀望從此有犯事人託打關節據花康成供仲友筵會
凡三十二次使放煙火下碁共支官庫錢一百三貫文
並酒二百一十七瓶計價錢四十三貫二百九十文足
并率斂索子錢得錢三百貫文并曾爲威果兵士祝信
犯酒送當直司寄禁司理院抑勘行打管營結案該配

將官會二十五道託虞候陳長送與唐十八宣教得免
罪名并吳信供母阿朱并弟吳益與鄰人李念一交爭
投廂解州送當直司却追出在室兩妹吳六娘吳九娘
枷禁勘姦承行人林木要錢一百貫打關節吳信將金
釵一隻金裹釵三隻銀盞三隻作當方得將母并弟兩
妹各斷杖八十內二妹封案吳信將錢三十貫七十陌
付林木并曾先托花康成阿劉并花康成受人吏陸侃
引領寧海縣朱秀埋庫本錢事將銀子計錢一百貫并
馬一匹鞍韉直錢一百貫與仲友姪三六宣教收受入
已朱秀并將官會十五道與花康成又五十道與陸侃
并松門寨兵士謝興不伏差使解州康成受錢三貫囑
託十八宣教說與仲友將謝興止押下本寨交管花康

成取受院虞候陶顯錢三貫文嘱託十八宣教差往天
台縣催稅花康成受弟子何惠官會一十貫嘱託令來
抵替回縣花康成受東陽縣陳客官會五貫文嘱託仲
友姪三六宣教令案吏出引監索人頭少欠絲錢花康
成取受仙居縣公人王富官會一十貫計嘱十八宣教
說與仲友放令回縣免罷各供責是實

一據城下天慶觀道士祝元善供與陳百一娘有姦事發
送州院禁勘結錄下法司檢斷決脊杖十三還俗託曹
縣丞打囑仲友至今不曾科斷見令元善起建蓋竹洞
屋宇曹縣丞受本人丹砂二百餘粒及黃士龍與承信
郎黃復妻互行通姦送司理院根勘欲具情犯申尚書
省係仲友親兄慈谿宰關節便行放出供責是實

一據本州通判備應世榮家狀解到仲友親戚高宣教綿
五龍并人力張四等二名遂送司理根問來歷據司理
院申已申州牒兵官追捉高宣教緣本人藏閃宅堂卒
未出獲及備據吳稅場專揀張元亨等供七月十二日
是本場專知陸侃家人陸允稱知州宅高宣教有綿四
百屯作空鈔使印候親戚曹縣丞上場交秤緣提舉出
巡到州未曾交納寄留應世榮家今秤計二十七貫八
百四十文並齊下等不中粉藥綿每兩市價直錢一
百文若納官將鈔出賣每兩得錢三百文其介得錢
百三十五貫二百文張元亨看驗其綿不曾經官投稅
其四百屯又合納勘合頭錢一百六貫七十文雖係孫
澄於鈔面使交錢印訖即未見齎錢入庫及根問高宣

教買綿錢據公庫合干人陸斌等供五月二十三日仲
友令於公庫支錢一千貫付什物庫手分陸侃收買接
官綿更不曾收附什物庫曆徑付仲友親戚高宣教將
去其高宣教止於七月初一日買到輕怯大絹一百十
八匹高價估錢入庫計四百九十貫九百六十五文省
盡將變染作從物使用其餘錢五百餘貫即未見買到
物件又據李冲虛狀陳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五
匹及據百姓吳松狀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一十
匹又據開茶店百姓蔣三乙狀首高宣教寄下紗一十
匹及弟子嚴蘂供高宣教與弟子行首張嬋曾在書院
踰濫其高宣教見事發覺隱避宅堂不伏出官供責是
實

一據丁志供本州有開字匠蔣念七名輝係婺州人氏在
臨安府因僞造假會斷配台州蒙本州拘入書院同陳
顯開文字續婺州差人將捉蔣輝爲僞造官會知州令
蔣輝家屬具狀經州陳論婺州差來人打折蔣輝手骨
將差來公人送下州院禁勘勒令招伏放令公人回歸
婺州自後令蔣輝在宅輝開彷食亭臣遂索本州元行
遣婺州追蔣輝公案見得婺州義烏縣差弓手劉興貼
司劉儀帶親弟劉仔及攙二裔縣牒并申狀前來台州
及臨海縣與兵馬司投下勾追蔣輝照勘見禁黃念五
等僞造官會公事劉興等恐蔣輝逃走先捉下蔣輝方
敢役公文被蔣輝同伴周安先覆仲友令同蔣輝妄論
被劉興等打損傷骨仍令醫人徐浩妄作驗狀稱骨弁

背脊脇脚手並皆打損及傷骨蹉跌仍令蔣輝男並德
具狀稱被打傷重人命難保仲友妄作差趙成忠拘到
口詞虛立一重案卷劫差獄子朱先追義烏縣差事人
劉興等枷項收禁逼作打損蔣輝傳鋪押回本縣仍將
臨海縣同追弓手金信張阜斷罪勒罷妄作將蔣輝用
藥醫治牢固知管却又作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差兵士
王張押蔣輝前去婺州義烏縣交管其蔣輝即不曾發
遣又詐作王張逃走並係假作行遣及義烏縣申提刑
司轉運司及婺州回牒到本州催追並不發遣止作根
捉王張將帶家屬逃走不見回報臣昨令本州通判勾
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據供淳熙四年在廣德軍
僞造會子四百五十道在臨安府事發斷配台州至淳

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黃念五在婺州蘇溪樓大郎
家開僞印六顆并寫官押及關會子留相人物造得成
貫會子九百道與黃念五等分受於去年二月初回歸
八月十二日婺州義烏縣弓手前來追捉韓閃在府衙
中藏隱是實臣照對蔣念七既僞造會子發覺乃是死
罪亡命之人婺州義烏縣前來追捉仲友幣人奪回却
妄作打損收留醫治仍假作兵士姓名管押發遣逃走
藏匿州治不知仲友身爲郡守乃敢蓄養此等亡命造
差姦人意欲何爲其蔣輝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欲
望聖慈特賜指揮嚴加鞫治必得其情

一據婺州東陽周大雅并許興供於六月二十三日前來
參謁仲友在王八家安歇周大雅送皺紗二匹許興送

金條紗二匹與仲友作人事仲友差學院子李錫兵士
葉旺當直時復出入州衙書院六月二十九日同仲友
男十八宣教并姪三六宣教往王靜家飲酒因外人嚼
託謁館七月內有獄子陳敬許錢二十貫文囑託十八
宣教出引在黃巖縣追人及受外縣弟子許韻等五名
錢一百貫文放歸本縣并李錫許錢二十貫文囑託親
情俞安敗（敗字疑當作敗）酒事李錫又許錢四十貫文託刺廂
軍亡名并馮顯因事被禁在獄馮顯毋許錢一十貫文
及將錢二百五十文憑手分馬澄就官庫打供筵酒一
十瓶往弟子施韻家飲喫踰濫供責是實

一據王定狀訴書表司丁志抄寫假會係蔣輝雕造及仙
居縣張應龍狀論丁志取過見錢已行下本州令將丁

志送司理院葉勘緣蔣輝先已發遣往紹興府取勘丁
志隱諱未伏供招旋據承認去年十二月因張應龍載
糯穀二十石過浮橋捉住係黃勉囑託丁志取受張應
龍錢六十貫文九十六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疎放丁
志又寄同學院子葉藩等五人并撩浴兵士打囑十八
宣教刺打甲兵一十名衆送路分廳係吶內吳信招
到九名下志招到徐明一名得剩軍關節二十貫文九
十六陌衙前什瑞許丁志官會二十貫討差充軍資庫
專知供責是實

一據朱緯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韓天與往弟子許韻家
飲酒與石提幹交爭追送當直司招伏仲友勘罪朱緯
然憑表兄方禮將官會三十貫文託僑義玗過送與十

八宣教并挑官會五十貫文託手分陸侃送與尚宣教
得免斷頭銅十八宣教又受道士李冲虛古琴一面供
責是實
一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民監繫日久
無可送納遂追到財賦司人吏郭起張諤鄧韭截月終
具到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酒麴賞錢一千
五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王十二等一百三十
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千五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
文有諸軍等一百八十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
貫二百三十文正此歉歲委是不應監納已具單名弁
出榜示曹盡行除放如官吏輙敢仍舊催索別容按劾
聞奏

一仲友身爲郡守當此歉歲不能存恤饑民乃促限催稅
以寧海縣押錄林偉拘催夏稅遲慢斷配本州牢城致
得本縣人戶流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奏具述又據本
州通判趙善伋申據本州阿鄭狀訴夫邵文係院虞候
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番濟寅差院虞候孫益往
龍泉縣追會公事因販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
在假被關祈司人吏應褒什物庫陸侃執覆知府雷例
配本州牢城不當給照並無論訴委是羅織罪名本州
已給據付邵文改正訖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
節指揮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妄經三務陳
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不當阿王經提刑
衙番理被本州將孫處杲又作受過仙居縣典有端

三十貫文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不當臣遂送本州
兩通判根究據申追人吏蕭稽等供招委是元斷不當
看詳盧宗盧杲據干連人供證委無過犯彊勒供招送
致決配情實無辜本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杲
照證着役仍移文嚴州放還盧宗又據臨海縣長樂鄉
人戶沈三四王細九張四八狀各住鄉下地名頭村江
次取州五十來里即非禁地內人戶七月初九日爲有
船三隻係酒務獅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爲天
旱雇覓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喫用即不曾將出沽
賣即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抑令供認罰錢
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匠林椿陳明等妄作
沈三四等在州界內賣酒本州並從徒罪斷遣監納贓

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伋根究
施行據申喚到酒匠林椿獅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浩
瀚逐細本州日拘納錢二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
稻失收細民闕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
錢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逐販私酒之家捉
捉罰令納錢補趁課利本務探問有沈三四等家在禁
界外逐人薄有家產當用工車戽田畝之時須有造下
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勒令逐人罰錢以
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
趙善伋點對委是於州界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
目今尚行監繫追納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
將陳明等從杖一百科斷內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孫義

城鄉柯煥狀因今年正月内爭分被伯敦義討會開折
司人吏林木傳狀入宅堂簽押誣告煥令人力吳五七
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胥役推司蕭稽迎逐判府枉
意枷研栲訊勒令供招改送司理院勘結將煥及母阿
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遂送本州主管
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令訪聞柯敦義與柯煥父壽祺
係親兄弟已曾分戶年深緣柯敦義自行廢蕩復誣賴
弟壽祺物產本州取受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
及漕司陳訴仲友怒其番理緣柯壽祺未歸故將其妻
阿童并男柯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闔郡之人莫不
憐之按仲友在本州二年凡非理篘拾人戶用刑慘酷
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法不公莫此爲甚聞者莫

不切齒

一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七月二十八日據諸指揮衆軍
等狀自淳熙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至今支
散五指揮軍兵糙白米每名被剋斗就廒裏各減退八
升以致軍人缺少口食無處告訴不知上件減退米歸
著去處今來日下支散八月衆軍冬衣開得衎巷皆言
本州盡將納到堪好夏稅綿紬揀擇前去婺州換到纖
綿絹紬各家老小委是狼狽重念衆軍等如有些小情
犯到州盡被款司將本身家糧全分刪落以致老小缺
食難以存活乞備申施行臣已牒兩通判根究嚴行止
約不得作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疏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
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
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
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
民多流移仰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
界又得其貪汙淫虐蓄養
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
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
死亦甚惶恐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譸張至以
弟子嚴蘂繫獄之故中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拖

拽推司亂行捶打其狂悖無忌憚之氣悖然不衰及至本州
結錄引斷蘂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思傳語通判趙善伋
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
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
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
爲主張攙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
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
懍乎如虎兕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
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部尚書
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其爲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
親戚況仲友爲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爲
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

以仰累日月之明衆所發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討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能恐其一旦復出爲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在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道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饑民之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静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同狗權豪其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饑民貼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實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彊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出知在亦恐漏泄已勘狀情事虧不便伏乞聖照別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恭禀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頹壞乞留聖慮等事

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捉轄儘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等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差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指實開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郡旱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

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爲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遷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汙戾虐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逃遁從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能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

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
心克全素守而臣雖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
保餘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
上君臣相戒修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
欺紀綱頹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鐵鉞效
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
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威臣不勝震懼隕息之至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臣職業隳廢蹤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
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
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睿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
仰關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聖訓依檢正左右司
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託累日以
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竊伏自念職業既隳難叨寵祿孤
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久苦形昏健忘腸澼之疾近日愈
甚省閱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
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
分臣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爲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妨嫌
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
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中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贓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既隳難
叨廩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
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作行遣不勝幸
甚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催稅
刻急及有不公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者臣昨來
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自
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施行不惟足以仰見
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以鎮撫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
之氣者抑又甚厚臣於當日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勘到
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狀若使將來體究官司依公闡實仲
友之罪固無所逃但臣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
伏緣未有被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竊深慮將
來臣既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
或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條奏勵聞伏

惟聖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內據客將陳庚
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楊樺每月寫單曆供送官員等
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楊楠徑就庫子葉志澄請取前
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
海味等物入宅有支送錢物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
八年三月初五日止淳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
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知
去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
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
送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
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
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並無送惡口點官員士人六七
員姓位令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
貫或一十貫或五貫湊及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
會于封角將書就書院供納目後或二日一次或三日
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
子封角并書係楠齎入書院交納令將付書簿逐一拖
具除官送外內唐仲友虛作送與官員邵朝議等納入
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
具出帳內其餘項目及恐有漏落名件供具未盡及唐
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實周式張惠及本司
李瑞各別各承受指揮寫單支送官員楠不知名件并

唐仲友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了六百
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數內二百五部
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
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
授范知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
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　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
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住宅內一百
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
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押歸宅及於
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擔用
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於
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
箬籠盛貯共作二十擔擔夯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
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唐仲
友關支軍資庫紬二百匹令染鋪夏松收買紫草就本
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干牀幃設大卓衣及
支散入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衫著用外有其他什
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黃嚴竹籠六隻盛貯搬入
宅堂排辦念九宣教娶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
婦弟妓散樂並重造新衫係公庫馬澄徑支錢收買婺
州羅同歸就和清堂令焉四等變染真紅係唐仲友令
客將林實喚上弟妓嚴蘂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倲
散及今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公庫

馬澄邊支錢一千貫文前云收買新知府從物絹帛於
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絹一百一十八匹變染做造外
有其餘錢即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回納公庫并去年
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文省支買宅堂什物及
做造曐思二把并打造竹簾新婦行嫁動用等祗備念
九宣教娶宅眷及自去年止目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
五隻麻布四百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用并支在官
零絹做袋袋五色果盤圈大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
木做造細竹衣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設
醮係公庫徑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燭有剩下
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條係三六宣教令邵答
用紙打角在西背院大櫥內安頓不曾遞出燒燬

一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親戚高宣教
將帶箬籠盛貯綵并綿前去報恩庫下安歇過幾日只
見般箬籠五隻盛貯綿前來出賣其高宣教問世榮稱
說要出賣綵世榮言說此回行市未好賣其高宣教言
說不然將上件綿與縣丞說過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
人戶開鋪令世榮問城下攬子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
二共衆人說但納得綿得見成抄將錢買開其時爲納
綿未得高宣教却問州中人討書往黃巖縣去又問見
禁人楊楠不肯寫書與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
知高宣教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去
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綿五籠安寄在家世榮已於七月
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名齎上件綿五籠隨狀經本州

通判陳首蒙解送提舉行司訖

一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
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
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
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
公使庫開雕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
在局雕開至八月十三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
台州將輝捉下稱被僞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輝被捉
欲隨前去證對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學院子董顯等三
人泥同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處兵士你不來下牒
捉人當時弓手押回奪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內再蒙提
刑司有文字來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收拾作

具入宅至後堂名清曠堂安歇前食是金婆婆供送飯
食得三日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
事問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
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好看
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因殺你
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婆送飯入來
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紙來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
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撩使卷頭封來次日金婆婆將
描模一貫文省會子樣入來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樣輝
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營前住人賀選在裏書院描模其
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宣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
片與輝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貯入宅收藏

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來將梨木板一十
片雙面并後典雕賦様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
恐你閑了手且雕賦板俟造紙來其時三六宣教言說
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將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
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
藤箱貯出會子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靛青
棕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
在箱子內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篆
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
輝是賀方使朱印三顆輝便問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
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
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內至六月末間約

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
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內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
六日見金婆婆急來報說你且急出去提舉封了諸庫
恐搜見你輝逃忙用䌷子布上後墻走至宅後亭子上
被道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禁勘
一台州人吏鄭椿共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官錢送委婺
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還糴本庫借支米本錢作
糴本銀起發除買到銀子徑赴買銀場交秤係攢司章
奎馬禮交收開衡及支發起綱亦係逐人并各案見得
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貫未曾買到銀子淼公
庫收支簿曆干照於內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蔵入
宅今來馬澄齎到排日收支官會草薄細數見在乞勅

本人詳細供具及有關貿物帛泛費名件亦乞令馬澄
同什物庫專知陸閏逐一銷破便見欺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近者劉焞守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赫然中外震
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而自盜入已齎養亡命僞
造官會之罪又二人所無有傾乃獨蒙寬貸恐竊有所未
喻伏乞聖照
臣契勘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蓋防本官於
所劾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雖係臣置司處臣自按發
之後見在巡歷不曾回司所劾獄情無容得有干預伏乞
聖照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
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
知所措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
體至仁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
勞之意退惟疏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
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
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誅陛下赦而
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
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
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
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罪服藉藁以俟斧鉞豈

宜速稱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
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乖不候受
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
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
寡合爰自早歲卽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
就職仕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
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
訓詞褒勵益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
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

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
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思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
頓以稱所蒙雖懼縱豪猾民弃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
下至於觸忤權貴挺取怨嫌則雖心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
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
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
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
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寵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
恭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
蝗繼作恭奉御筆戒飭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
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
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
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
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
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
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
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
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臣已卽時望闕謝恩
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
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
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

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
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
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
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
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
合該回避又梁總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
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儗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
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

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
開允不敢祗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
將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
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及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
有煩瀆頗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闊疎上誤
公朝矢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
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
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
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

又況今來所除差遣乃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視勢狥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
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
上干鈇鉞之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
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未塡溝壑
間得見陛下重整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
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
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可爲者伏
惟陛下哀憐財幸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
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疎
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剌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
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
贓濫不法及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祗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
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僞造官會
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
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徼
勞遠與其他無罪之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祗受
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
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
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
昨以衰病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已切言其
再三旣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誅夷不謂陛下
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
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鄙情以承睿獎卽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卽日拜受晝時起發而
臣至愚罔復思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
觸天威瞻顧徬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贓吏黨與衆多棊布
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

經營於下其所以敬日月之明而避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他日拘攣蹙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

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以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贓吏忤柄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爰負爲陛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illegible]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illegible]候臨決

申省狀

右熹准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廟堂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宮觀

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八月以公賑濟有勞進職
徽閣差江西提點刑獄辭十年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年二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十四年五月差主管南
京鴻慶宮七月復差江西提點刑獄辭十五年六月入奏
事除兵部郎辭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十一
月召入對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辭十六年正月除秘閣修撰二月光宗即位四月再辭職
名許之降詔獎諭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十一月改知漳州

乙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宗貧未
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惟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帮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
批書勘請俸給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幇勘緣熹昨來雖蒙聖
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
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
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二
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孫遠
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頹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
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
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命震驚
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
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有
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
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illegible]臣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惟
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而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
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
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瀝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
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自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旨令依已降指
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
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使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為
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不免專具申稟進退前路

聽候欽遵矜憐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同稱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illegible]未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部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觸冒陰雨感冒瘴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勢[illegible]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殘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蹤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兩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恐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月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當具公狀劄子同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僥倖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目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設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因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外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

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自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逡慢恐貴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鑒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執宰劄子

熹輒有危悃冒千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詳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宅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為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偽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偽曲直蓋無所逃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疏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祗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蹋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況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閔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執宰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祗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諭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列具申省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醻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跧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

之罪以貸竄殛之恩今來不諳方被臺劾反蒙聖知仍暫差遣特詔有司給遞趣行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銜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執宰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回為矯激又況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拯之師言已為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特叨除用辭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己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塞兼親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勳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旣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覥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竊有愚悃仰塵鈞聽熹昨者辭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緣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爽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況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為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承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

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皆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為虛語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況意廣才疏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
授寵數重疊幸畀祠祿只遂退藏感激方深憂懼亦劇曾未踰
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薦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
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趣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
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
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
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內
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
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
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
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
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

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
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
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
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
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
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
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
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

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
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對具狀繳
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
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致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
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
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繕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
茲者又蒙聖恩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

投進并述懇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
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
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
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
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祗赴召命又慮
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顙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
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
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罔俞音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
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資聞聖猷
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況方祈

開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
聖慈俯察誠欵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
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
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
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
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懇誠仰干鈞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偕卒具奏
深愧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褒陞
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
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
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撰仍舊宮
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
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祗受無
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慚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
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躐恭

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
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
矜察特為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內祠
經幃之命俾以中秘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
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
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
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
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
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
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覩近事蓋有曾任執政
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
報罷者況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
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
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況熹本以戇
愚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
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災之
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illegible]
遇霈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illegible]

許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贖留鑒之威儀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熹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亟疊獎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

萬幸甚干瀆再三俯伏俟罪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年九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積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界頤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騖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勞形瘁視昏聽重齒

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隮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懇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

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硜硜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聖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祗受豈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爲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迎接道路百十爲羣若但草草一覲備禮撥遣卽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

緬彼閩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負緣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祗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寄自度衰朽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告爲甚愛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憫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僥幸自惟么麽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裁川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獲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向爲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鑄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以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爲甚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不容悠遲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告爲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

不敢必求祠祿而并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奏除熹依舊宫觀或令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朱文公政蹟卷八

漳州任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公六十一歲四月之任○六析東解職家居者八載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覩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系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目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出者 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寃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況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財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授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帖諸縣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牓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讐遂失鄰里之驩且虧廉遜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杜後患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況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理遙遠或事非干己而出於

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為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案卷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斷遣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郡守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徹論今恐詞人等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或涉虛妄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須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革其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宣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儆爾憲章決無輕恕故牓

紹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襴幞皂紗巾背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尚慮遠近未能遍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

者先王制為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泯也又況頃年至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麄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喪而全釋衰裳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以揄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以承流宣化為職故不明布以喻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麄布斕衫麄布幞巾繫麻絰

苦衣鞋下吹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就遵禮律亦承聖化如其不然國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爲見事有非便卽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盖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旣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備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汙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有聘定資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爲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而代役不令老者擔負則爲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卽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鄉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邪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妁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已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攢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

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爲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雜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爲名斂掠錢物裝弄傀

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劄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因臣下有請諸州縣經總制及月椿版帳錢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州縣之巧取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縣日前以經總制月椿板帳爲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爲及民之實惠矣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準尚

檢詣司㸃準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蠲減之數郡貲私之而
縣之賦責於民者如故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欲
于縣道如崑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開之朝廷
量與蠲減各限一季開奏監司則開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
臣則開具一州所當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
庶幾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臣伏讀前
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
至於偏州下邑亦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澤者甚大惠也然
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樁一項之輸而諸邑上
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
州郡已爲抱認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
者就中漳浦一縣缺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

其窘未必至於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
千貫省然諸縣目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
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爲不多然逐
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
科罰猶恐尚爲虛文現欲遂見其所減放名色之若干乎至
於諸邑上供全無指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聞省州縣官吏
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爲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
遇仁聖憂勤惻怛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麥寄得與一
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罄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
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
有者名色亦多不正其爲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
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

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
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
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使見
其所減之名色錢則恐朝廷所爲蠲減之數實未爲多未容
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
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
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
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
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
尚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樁辦又一項
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

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
文遺欠三邑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
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
兌一歲僅能趲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
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貲出有
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樁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缺
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缺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
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
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趁雖於紹興乾道
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邑上供錢數撥下本州
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
起發然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

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滘浦一縣趂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一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敷猶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其爲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務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使以藉口不肯留心趂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爲州郡者惲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可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别無計

策可以斡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内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其三邑錢内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敷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豁却於本州合發州項朝廷錢内照數截撥添换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惸獨鰥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

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爲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爲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爲準也然此其所以爲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虚額而

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趂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遞年爲額爲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趂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遞年收趂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爲則亦免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趂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狠狽而不知所以爲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

州倘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逐年發足之故所減不
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逐年所以不曾拖欠正
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
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
而又強爲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
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
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
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
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
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
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
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

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
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羣議更
加詳酌拔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剛具本州逐年起發經總制及無額錢數實收
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
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兌那發納以故昨來版曹比較歲額
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爲本州事力有餘不肯多與蠲減
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
州郡事方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爲州而自爲崑山
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

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繁碎浼瀆聖聰謹已剏具細數單狀
申尚書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
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
額數內兩項正錢比倣他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
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
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
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
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爲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
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

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
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
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
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
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
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
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
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
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
二州亦復介爲所累弊日益滋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
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
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

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
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足仲秋自
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
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
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
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惡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
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
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如臣
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
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
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

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悉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
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
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詳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
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
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
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
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
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
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
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
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
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
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
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
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
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
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為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
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
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
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
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訟分

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
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
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
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柰何然彼皆鄉民
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
算必嘗為胥史之狡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
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
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
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
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
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
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
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
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
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
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
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
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
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
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
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
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

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
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
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
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
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
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
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
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
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減令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
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
爲職田若干爲學粮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
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

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
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
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
後頂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
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
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藂散在諸鄉者則併就
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
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
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
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
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
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

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
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
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
降指揮許令本州出牓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
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
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
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

李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州縣去處故
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
從考此逐鄉產錢祖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
聖照

第五項

所謂倚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
寄將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
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頹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
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
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即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

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其錢欲乞且令本
州樁管別行相度漸爲修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伏乞
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即準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
制錢爲名巧作色目科斂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
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缺乏縣道寬融減放
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即已遵稟具奏以本州罷科茶及荔
枝籠根乾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
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
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眼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
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趁不上並是敷下諸
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
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
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
特賜滅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
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
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
一考逐時稽考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即次行下
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
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欠缺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
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
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此爲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

來官吏不能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勑
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重行坐罪庶幾海
裔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主惻仁元元不間幽遠之意至於
經總無額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即在州縣不容措
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永絕科擾之原益廣
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賜戒約縣道不
得科罰即於上供元額並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
經總制無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特賜
除豁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爲二簿一輸之官一爲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核者甘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開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來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行係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請今覩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

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鄰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臣嘗畫策申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況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

時矣使昔時眞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
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
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
緣敎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
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敎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
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
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
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
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
者之言卽是熙寧手（手疑當作首去聲）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
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

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偸安度日都不
作爲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刱見莫不
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
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平豈可得
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
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
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
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
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
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
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

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
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
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
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軟大不任事如
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
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
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
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
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
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
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
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

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
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
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
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
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
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
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
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
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
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
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

閭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

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幷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

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僞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

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人為急然後博求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惓惓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斂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遑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節被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盡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

目雖即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收拾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束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紛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泄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為罵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於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旱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月二日

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
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
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
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
專一提督候打量閉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先
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
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
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經筭方法仍令到福州
與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
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筭法鏤版行下四
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明

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
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
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
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與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
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
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
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
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
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十月中旬然
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犂若於此時
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
期了畢積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

美意而反以為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
以此藉口肆為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
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
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
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
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郤則又且欲
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使令打量城市山坂
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
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
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傾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
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
候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必
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
之浮言蓋雖遲之歲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
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
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遂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
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樁在
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細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
吏夤夜作獘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箠
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
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獘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

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
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垂困
之痍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并豪
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爲斯
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
訖竊恐旦夕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
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擬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
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
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
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
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依

開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着存民無業去產存之弊
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
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
爲利而不以爲害只是本州推行未果遂行住罷所以民
間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奸民猾吏又皆知其
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已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
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滲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
無有窮極實可憐憫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
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
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
大保無以得見都分濶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
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
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槩項畝大槩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
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
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弁合充甲頭之人即依
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算置立土封樁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
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旦夕
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
曉免至臨時旋募他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蒙
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
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便亦仰及早

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八月日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腳氣不能祗赴錫宴妨廢職務乞
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半年
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
自幸以爲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
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亦得以隱覈姦
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
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
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腳氣忽然發動
病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散
錫宴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illegible]

少仲三呼首邦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裂悸反側無地自容乃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積留今雖略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為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為計輒冒萬死哀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為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暗拙疏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誅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空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駑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遽爾夭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強自扶持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敍之咎何以自文今覩新江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淳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正 允壽 石學正 洪慶 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 易簡 李進士 君次 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 淳 太學生楊 士訓 鄭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 寓 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

紹熙二年正月初二日牒

勸農文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來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 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 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協力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

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耔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不得輒行宰殺
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
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
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
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
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
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
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
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
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
一併塡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
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
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
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
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塡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
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爲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依寄之擾象獸有踏食
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
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依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
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

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
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
待勸會給付永爲己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
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
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
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
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
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
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
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
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州召陰遣不須如此

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搔擾科敷抑配
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爲
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
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
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牓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畧連粘在前請諸父老
常爲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
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修
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牓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子

約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牓

龍巖縣勸諭牓

具官

當職恭奉勑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擾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究其欺詐自

捕緊急則便閉門聚眾持杖鬭敵殊不思量既為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為何異盜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已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亦于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憫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末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擾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仰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閭鄉之人常切思念既為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嚇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復為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後悔

乞褒錄高登狀

貼黃

奏為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褒錄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

前入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數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鞫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浙水冷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

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
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
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
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
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
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
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
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
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
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
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

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嗣係於聖神之
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臣之疎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
區區之情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岌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截撥漳
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
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同縣去年
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及十日即便回
縣既不恤人戶搬運且令仍舊搬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岌又
不前去地頭續為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飲食赴州陳訴本
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不介意本州為見大軍節次奔走
陳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
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
遣蓋緣黃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為念不
為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假貸實非細事委
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縣主
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
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覩行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
箚子施行朝請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衣
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
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岌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
寧深切之意所有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將黃岌重

賜施行以為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候勑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
之意以為布宣德意固為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
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
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淮官公勤委
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
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為赫赫可喜之名而每
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
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
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書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其辭而

從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勘而囚卒無異詞皆以縣之所鞫
爲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
爲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僞詆讕姦詐百出德廣乃隨事
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賣留禁之人是能使百
姓無屈抑不伸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
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
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㨂剝科斂之患
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
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閼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
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爲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
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
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舊舉格令舉充陞

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
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
假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
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
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
祕閣修撰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與官通判軍州事高伉管幹訖竊念
熹以愚賤疏遠無所能似昨者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
已嘗除授前件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卽攻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際以來曾未再朞守郡
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衰患丐便私已無陳力致身
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躐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祗
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
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鈞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
聖慈矜憐卽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
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横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尚慈特賜敷奏收還

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眞游而免於受罰不避之譏則在熹
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
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聞命不遑謹已卽日望闕謝恩
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故丐祠又叨申
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
能抑制私情黽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爲臣之事
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
受取舍尚不爲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嚴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
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
望鈞慈特為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
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肰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免新除
秘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
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
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靦顏冒
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
際曲為敷奏得從所乞實為至幸干恩煩瀆尤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荊湖南路轉運副
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
男物故輒巧闕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
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頹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
赴事功終恐無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還成
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蒙矜憐
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
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力
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
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俯伏俟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
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祗服職事以稱明
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
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

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
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
積至於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
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
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
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鋒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
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逭誅夷已為幸
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
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瓶罄愚衷再干洪造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馳驅之暇不敢更以家事爲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疎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輙已具狀申省自劾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爲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

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諭丁寧趣令之任益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祗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挻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令便得械擡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伏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頃論縣議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諭丁寧反復勤至疎賤小臣何以得此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俟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衰遲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望下士仰瞻日月之光而聖恩庬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仰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教千里邊面軍民之

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勝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益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

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菲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短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尚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誤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隨處鎮壓而熹乖繆衰殘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

丞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爲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俟伏候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干公朝熹所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命聞命震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拔擢自惟何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激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愊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觀考任今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踈頑略無悛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謂今者尚閼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才往莫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明彥往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爲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朱文公政蹟卷九

湖南任　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公六十五歲五月至鎮六月壽皇帝升遐光宗以疾遜位七月寧宗立有旨召赴行在奏事既以牌印交割本路運判就道東還○按紹熙三年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四年冬使人至金門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自廟堂遂除潭州湖南安撫公以辭遠就近辭詔曰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會猺人侵擾恐其滋蔓遂拜命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顧惟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

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
惹詞訴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予決便即先行
經州紊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爲始應諸縣有人戶已
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鬬毆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
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
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
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
戶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
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
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
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
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劈書舖名印告經本州一

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己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餘民戶並
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當廳
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廳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百
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干照契據
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己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爲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爲狀首人並要
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若干有無
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科決臨
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令經
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經茶食人保識
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
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
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
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窶鰥寡
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後除貧窶老病幼
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鬬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
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
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似此違約束

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合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大
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出
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
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西
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
雕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置曆一
道付監管官如有拔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出頭取候
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
於此牌下跋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不敢

將期受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委作緊急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當衙子劃隔眼拘管逍
交領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人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舖
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各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受兒役使殺人行劫殺畧哀
盜聚衆鬭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姦
汚婦女鬭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使
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鬭打不見血差役陂塘已
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
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蔭合爲狀首堪
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虛
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人事明注年月
指涉某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撰特賜台
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椿等錢從本
司印格目書塡錢物監轄典吏椿辦限次日各分日限中解
赴州交納近準安撫殿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坐
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外十縣輪縣丞主簿
監當官一員監轄典押承行人各一名拘椿並限次月初十
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與
并免行到州不足斷訖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違限不到即追

本縣拘錢典吏及拘押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負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未據人
戶資納竊恐有慢裝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
追戶頭或以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人戶及
早齎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州科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
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戶艱
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却
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
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
備合納稅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送納
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
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錢隱瞞入己合行約束使司今
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
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己許牙客人
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供申少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
人送獄根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曾經斷罷及
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
府衙門許人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事斷每名追賞錢
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節
次督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

各陞加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
諸寨併各縣巡尉名下逐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
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
七月十九日為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
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勘諸軍武藝敢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頭弓手土軍赴
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
手名色解發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
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較射精絕聽候
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叉鎗小牌諸般武藝不得私役丁
兵妨廢教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

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
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
衡山并下攝攸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
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
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攝攸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
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追
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詞和
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
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及妄作休和申
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

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遍牒在城諸官廳常
切覺察鈐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櫃
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廂巡容縱兵官亦不
鈐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
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
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干人依前容
縱定一例追斷施行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用繁
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官審覆申
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畧事意看詳所斷
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理不須繁文其狀內
緊切事理別用小帖子摽說

小帖子式節畧狀內緊切事理云云　某官云云　某令簽詳
云云　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云未得允當　已開具出榜客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良毆打百姓生
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斷罪監納
先下拳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入官內軍兵押
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銜書押行
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　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五人
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案吏朱批
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不展兩

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帖某
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歷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展再
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簽廳批鑿不再呈押內
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贓之類）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得收接如違申
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當催
中抄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即
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照
有祖及施行未到即簽廳擬呈
一簽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指面大即擬

貼述大槩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然又須書
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廳押文字訖退不得再
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捧牌入筒取覆拘押（內有刑案事繫許次早呈押）
一都簽廳申回項承合用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業約束遇九日銷對竊慮積壓
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能乞候九日呈點
一照對人戶投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爭令來受狀
不關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致令
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致使府
罷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與上斷治施

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准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百里
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今欲乞再
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再
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日今正是青
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互訴婚田
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交
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衮入務限使下
戶被苦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
侵奪者不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渴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
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穫之利自

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
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三縣
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官司
房廊白地貨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曉示去訖
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赦書到日之後
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無放至紹熙五年正
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
願饒潤即其賃居人自合遵從大赦指揮即還不得妄有抵
賴敢生事使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文云並同前委教授牒）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官祭服緣製造

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舄勝革帶履韈各一副綱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回州行用

一伏覩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謹按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諱承當王廙作亂之際興兵唱義為國討賊功雖不就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諱彥卿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將官贈武節大夫劉

公諱玠兵官贈右監門衛將軍趙公諱律之皆以紹興初年金人侵犯或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徇國捐軀忠節顯著本州從來只於南嶽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安永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州司契勘東晉王廙之亂湘州刺史譙國王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律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剏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保國威靈停滀集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卽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勒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摽識簽押除深

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卽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卽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期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為福地并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斫伐林木穿鑿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日今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濼濼正副長專意放養魚鱉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闕水卽仰日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實陳論追犯人重斷

施行

紹興五年七月　日榜潭州管下遍行曉諭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使州判某人狀節云訴事備錄全文委某看定或云看詳之類

並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假此開

以年月先後爲次序

一檢準勑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勑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伏乞

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荊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刱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鎭福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鎭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荊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階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刱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刱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階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荊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劾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闕寄於五月初四日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尫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近使入國用入流

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內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目今邵州見被湖北循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端坐之地稱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同常平薦潘燾韓邈蔡戡方銓狀

具位臣朱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
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爲之者所
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職此故
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
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默
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
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鼎
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鮮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圉屢空
湖北猺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
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
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

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
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久費枝梧而邈廼能檢柅吏姦稽
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蠲貴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
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
州蔡咸有高[illegible]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
改官又用收捕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
記姓名比者邵有猺人之擾咸請山前督捕恭露經時多設
方略鈞致猺獠之情率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
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倚督責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
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
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
擾急吏緩民所謂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

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
所賛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
知凡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
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
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準令侍從官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
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已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
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乞降付中書門下省

釋奠申禮部檢狀

伏覩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
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
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
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
卅五次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遂連中都伯左
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
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
當以閔損爲第一在東序冉耕爲第二在西序冉雍爲第三在
東序宰予爲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爲第五在東序仲由爲第六
在西序冉求爲第七在東序言偃爲第八在西序卜商爲第九

在東序曾參爲第十在西序今𢟪以冉雍爲第一閔損爲第三
冉求爲第六仲由爲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爲
琅琊公鄭公爲東平公薛公爲下邳公齊公爲臨淄公黎公爲
黎陽公徐公爲彭城公衛公爲河內公吳公爲丹陽公魏公爲
河東公成侯爲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
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爲得之而此圖獨闕泗
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
在西廊對孔伋而荀況以下當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
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爲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
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
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

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
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画鏤板
頒行令州縣依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
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紹興乾道淳熙
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即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
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訖其
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日所申今到本州檢
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即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
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
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犧犧當作象今來頒降
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
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
或只將其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批鑿庶幾明白
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其所
以然者亦與舊本牴牾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檢會靖康年
中罷王安石配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
本批鑿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爲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孟彥卿趙民彥
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
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
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
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
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
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
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
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春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
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

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一庶以慰答忠寃爲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乞降付尚書省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專任非輕頗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强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民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煥章閣待制侍講

光宁紹熙五年甲寅公六十五 宗即位召赴行在十月戊子[illegible]微奏事次日入國門辛[illegible]癸一行宮便殿奏[illegible]旨不允上十劄日鄉經術淵源止資勸講次[illegible]宰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先是蜀[illegible]斯朔善善講說閒尊上學增進一日光宗宣[illegible]學皆鄉之功要謝因進日若欲進德脩業追踪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對曰朱熹樂而彭龜年講會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每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故履位之初自加召用辛丑受部進講大學乙巳晚講時以雷雨之變下詔求言因奏令後資管看詳擇實善者條上取百施行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皆近今急務上爲感動閏月亥午朔曉講次日進大學機章上首命點句來他日上日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公頓首謝德上奏勉上進講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灑警得賢者輔導之天下右望矣繼而請脩嫡孫承重之服上兩祧議丁卯入對賜食出所奏劄議令細奐其凱上然之壬[illegible]詔除實文學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慈辭日前請前留身奏疏乞時藏行凱退郎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笄相也汝恩等爭留之公郎附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公立朝僅四十六日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爲謹已望闕祗受稱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嗤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治劇爲憂故敢輒以投閑爲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跼蹐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强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卒平生愛君憂國眷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

路運用司與逓遷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乞鈞慈
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郡并以
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輙敢便請
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疾足躄
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
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愊曲賜矜憐特爲敷
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
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
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
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
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
而擢者必以勞效而歷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
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
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
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
超躐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
無以仰副招延日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
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非堪收召之恩已陳
辭遜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

悃愊特矜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迂疎
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
除命超躐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
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詣闕
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帷既
冒叨踰之誚復深顛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悚懼敢乞特爲敷
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
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州仍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
再干旒扆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璽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
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見帶秘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
八月祗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既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目盲聽重步
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
辭皆出情實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
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
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

意講學恭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恩所以大
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
係非輕亦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
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玆新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
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
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控鄙誠仰干朝聽竊攝承鄉閫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
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還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
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僞飾如蒙降出
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
非據之辱盡瘁大造圖報敢忘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
職者愚衷屢揚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
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
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聽特以次對異恩
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
前項聖旨除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
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
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
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
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
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
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命奉聖旨不
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
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
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愊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又

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
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
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
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
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
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祇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
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爲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
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
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

講筵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慊
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隮
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
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説書狀

右熹菲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續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
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懇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閟俞音祗拜以還不勝感激
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説先受厚恩
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
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待
制職名改作説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强年歲之間
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然後隨衆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
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
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
奏牘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禀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
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
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

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
申省數遜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
千里而來早得進説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
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
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躐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
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疏賤小臣分不當
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
伏乞睿照（回中使劄子云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祗受訖今有奏狀一封稱謝衍為進呈不勝幸甚）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攢官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
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
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
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深恐
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
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
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説臣嘗竊
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
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
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

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
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竊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
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
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
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
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
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
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
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
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
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
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
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
亦能挻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
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
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
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
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
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
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
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
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
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
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

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
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
絶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
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卽升遐太上
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蚤謝若
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
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illegible]爲信之若是
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
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
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
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
逾固謂昔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
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
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
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
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
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
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
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
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
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
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后已用
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

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遶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
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
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
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
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
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
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
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
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
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
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
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

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
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
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
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
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
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
差人共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
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
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
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
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
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事

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
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
陛下言之譬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
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
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
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
候敕旨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
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
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
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伺累月不得脩其職業素餐之

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
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
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外不以寒
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
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脩遊
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脩
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
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
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
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勸

成人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冐昧選
所不能纂集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
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祗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
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
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
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
分別邪正用力爲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冐復踐世官
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
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

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偽禮雖被譴却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
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不祈天望
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
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
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
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
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
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
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
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取進止

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
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册其間貼說極爲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
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殿拜
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
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缺失
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
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

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已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
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竝依此例庶幾
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
益見聖德之盛可爲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罷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
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
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
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
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爲庶幾可以披瀝肝膽

思義顯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臣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
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
而累月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
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
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釋文義
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
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忘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
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
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
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
爲陛下必亟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

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
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
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
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
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
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
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恤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
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
以垂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

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閨閫
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
盛麗之欲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
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
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逐日一再過宮亦未
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
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
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
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
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
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
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

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
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
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
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
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
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
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
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
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
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
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

蔽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墜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祏思諸陵之傍儹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

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覦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習

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蹕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

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亟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不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

微陽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
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取進
止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
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
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衆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
震尤甚八月半間蜀中大震墻屋徃徃傾摧臣雖不曾親
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
明必有所爲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
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
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
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
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
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
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臣雖不
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
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
無所不有皆爲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
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
竊懼焉而恐其未有以開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
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
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
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
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
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爲
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
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
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
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

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經筵講義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爲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
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
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
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
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
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

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
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
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
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
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
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旣其實必求其理而
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君者不知君之
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
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
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
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
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

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賴有此篇
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
已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
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
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爲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謂言旣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可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
者以爲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爲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

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爲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
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
且塞者爲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爲聖爲賢
得其濁且駁者爲愚爲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爲物者
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爲人則
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
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
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參
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
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
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
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

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
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
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
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
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
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
卽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
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
夫旣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
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
復得其本然之體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
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

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

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巳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 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臣熹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

不可不先於治已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

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

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卽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

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淸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

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

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

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爲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

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淸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

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

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熹曰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詩云瞻彼淇奧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臣熹曰淇水名奧隈也菉詩作綠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

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進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詩作咺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鄭氏讀作峻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美德容之盛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

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

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旣
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
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
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
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
於天理心存自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
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
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
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

夫氣稟物欲之爲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
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
新之如旣切而復磋之如旣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
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未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
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
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
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
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
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
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

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
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
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
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
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
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
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
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

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
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
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
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
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
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旣有是物則其
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
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
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

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

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

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

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服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驕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懲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好善惡惡間如此則是意常快足而無自欺矣必愼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爲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臣熹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施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則既不足

以自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

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
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
子育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
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績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
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
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
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
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
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
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
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
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

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
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
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咨
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温顏反復詢訪以
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
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
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
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
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
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恐須臾以
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累

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
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茲
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
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忝得遂其所願則雖
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
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
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
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
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
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

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
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
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伏
乞聖察

乞討論喪服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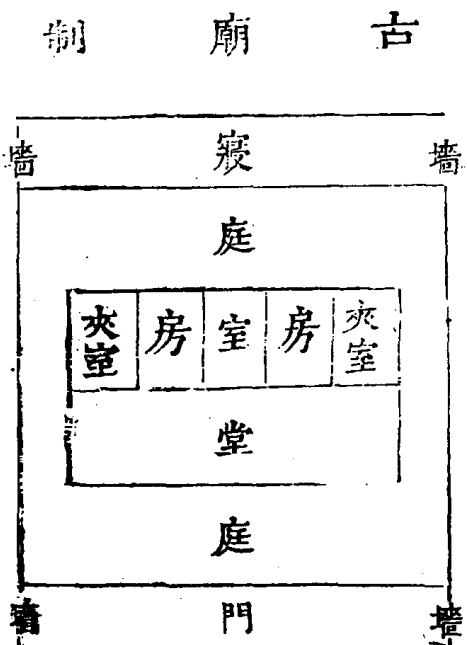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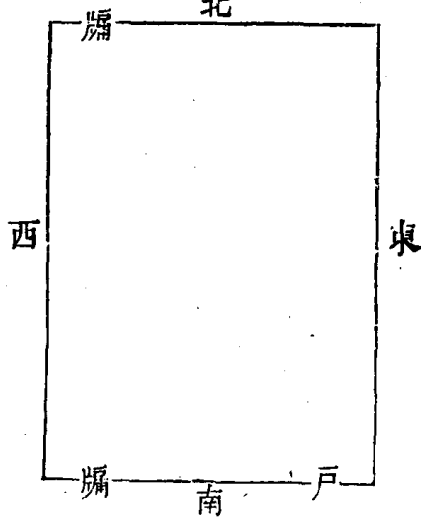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
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
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
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
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

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
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
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輕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
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
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
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
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
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
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
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
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因此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
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稟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
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
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
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
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
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
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
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
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
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
增損也

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
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
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
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
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
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
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
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
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
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
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
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
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
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

何日學文稿實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
墜學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古廟制

祧廟議狀幷圖

寢
墻　　墻
庭
夾室　房　室　房　夾室
堂
庭
墻　門　墻

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門有堂堂有室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墻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備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正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僖祖 西

孝宗 欽宗 英宗 真宗 太祖 翼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下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肇國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

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于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

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遂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勑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

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

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匹夫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盡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幷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幷乞詳察

面奏祧廟劄子幷圖

舊制		九世欽宗高宗	八世哲宗徽宗	七世神宗	六世英宗	五世仁宗	四世眞宗	三世太祖太宗	二世宣祖	一世僖祖	夾室順祖翼祖
今議			孝宗	欽宗高宗	哲宗徽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眞宗	太祖太宗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
臣熹擬定	孝宗	高宗世室	欽宗	徽宗	哲宗	神宗	仁宗世室	太宗世室	太祖世室	僖祖始祖	順祖翼祖宣祖眞宗英宗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
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
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
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
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
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
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
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衆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
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
所論幷祧二祖上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
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幷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

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
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
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
祀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
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
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
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
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
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
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
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
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
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 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幷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亦可
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覆剖析
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
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譏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
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爲善也其詔意如左云

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爲初室將來祫享即
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
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爲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於
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
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
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爲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
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爲百世不遷之廟將
來永不祧毁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減太廟世數
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祧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

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
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
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將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
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
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帝未
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
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卜帖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乞鈞旨請與

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
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
然開納即以寅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
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
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
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
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
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
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
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

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
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
開陳廣行搜訪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
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
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
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御批

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

紹熙五年閏十月十九日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
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
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
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
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伏念熹戇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今優遷況耳重

日下累曾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决難祗受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
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
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奉省劄
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竊惟
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甚隆視遇備極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
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疏遠之蹤首蒙眷知
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
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故嘗再三懇辭
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

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己下賢之意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
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
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黽勉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
凡所開啓多蒙開納而臣懇懇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觸
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
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
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
後效以塞前愆而反復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
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數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
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
重亦豈目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狀
猶未盡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决難祗受是敢瀝
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疵瞶之罪追還新舊職
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仗威靈涵
濡德澤未塡溝壑之間猶及視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
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
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帷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直郎崇政殿說
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
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
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

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待制
職名既罷侍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實無
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
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
無狀莫補涓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即於私分已爲過優先來
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
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
還奉鴻慶香火其間叙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
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覆躬詣大府面稟辭行下悰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荊楚在熹無狀失職負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逃一覼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愊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朽廷恩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祗受訖得辭閫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感淚莫報感極難言

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俟報可伏乞聖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允命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追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疏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於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

竊意已蒙矜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顔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捬避莫容周章失措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緘默熹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熹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併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祗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書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為沽激況今疾病沉痼雖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為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衷參稽近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廪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牒到告命寵勸轉官臣即已謝恩祗受可
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爲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依明致仕今
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雖安不能自已
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
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祠官
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
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
敢詭衆飾辭過爲矯激未能感格潑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
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此例極爲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
廷深察情悃力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玷名
愚昧識見數千旒扆久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譏斥則熹不勝
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

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
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惟再有陳請臣即已
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昧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閑
退更蒙寵渥申諭降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傾臣何
者可備衰哀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
敢再瀆宸聰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
念去歲切冒獲厠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攢宮妄意輒陳管見欲
乞少寬旦日改卜神皐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嚴議無所施
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
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
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
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處祗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
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
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
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
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蹐躃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承伏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
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
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永阜攢宮熹
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
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
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祗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
迷謬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
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乞致仕
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

假借超踰熹雖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援拜受但以頃於攢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卽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慊與議熹不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卽以迂疎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

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爲超躐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囘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回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决當囘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銷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卒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言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

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覃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僞之嫌臣味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祗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勅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

奏牘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瀆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犯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頃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

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沫自求優逸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揆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沈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數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攻幾暇豫神人依賴鈞

偃起居藹禍熹罪戾爪蹤名在諭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
鄙悰豈不知感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嘗某官特為開陳卽賜
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揞
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
勤苦之夙心則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熹一
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勑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
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意至深至遠而熹獨
幸得被此賜之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
具公牋界布萬一而亞制有嚴不敢干桼謹具短劄少見下情
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黄閣在望趨拜無繇切乞順時之宜從民
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契勘
目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祗應官司差使
私家卽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謹狀

謝表

南康軍到任謝表 淳熙六年己亥三月上

臣熹言伏奉勑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
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俟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
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
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洽
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顓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
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
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召節銜
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參差於脊奬力誓堅於素
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煩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

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
嘗控辭而莫回終坐慵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
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緣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
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
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儻粗閒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
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淳熙八年辛丑十二月上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臣朱熹上表臣
言準告授臣前件差遣填見闕臣已於今月六日就本路蕭山
縣交割職事訖者擢於偏壘付以外臺便道造朝單車詣部延
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意榮踰望表懼

深情深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疎潛心竊慕於師承行已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特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報於何所屬歉歲民無艱食謂愚臣職有微勞寵之册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從者鞭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毋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爲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八柄欲尺寸之長並用致纖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遣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緡之令顧憂所在稱塞爲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上答丘山臣無任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奬諭表淳熙十六年己酉五月上

臣熹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加奬諭者日記上聞幸曲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戰兢無已中謝伏念臣學雖遵俗意敢近名徒以迂疎遂絶榮塗之望乃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少效於驅馳竟靡聞於報稱及奉金華之召寧忘冊戾之忠顧惟塵腐之淺聞莫副緝熙之隆指遽復退師之秩仍升論譔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慚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糜滅敢意出綸之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之愈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并容謂臣粗業詩書諒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屈憲章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遹迹前修不忮不求何止終身之誦是彝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紹熙元年庚戌四月上

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準勅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蚤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絶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絶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吡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爲幸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允德咸事尙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

之不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尙緊覆燾卒遂生成臣無任

除秘閣修撰謝表紹熙二年辛亥七月上

朝散郎新授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熹上表言準告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者愚誠屢瀆初必蘄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褒借叨踰已甚俯僂何容中謝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獨異頃罷外臺之使驟陞內閣之華至於論撰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瀝悃以祈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庸主清明之始即洞鑒其冊衷逮茲因事以求閑重以牧民之無狀乃追

黜幽之典復加申命之恩危悃再殫俞音終閟史諭崇儒之意
俾知假寵之由仰峯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措躬無所引分
弗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厲於四方
之士誤用獎於一介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
命惟衡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倘冀方來之有補以茲塵瀆少
答生成瞻望闕廷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紹熙五年甲寅五月上

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
臣朱熹上表言臣昨準告命差臣前件差遣已於五月初五日
交割職事訖者哀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閫重玷選掄雖屢
控於懇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
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疏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

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尙愧疆顏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
期巨屏洊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屏詩書之試況學兼
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洞庭鎮拊近頻於元老俾承二
任孰稱萬分豈惟肎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爲知人安民之累雖
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詞俯殫
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
預陳悃愊終望矜憐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紹熙五年甲寅寧宗卽位

十月上

臣熹言伏奉告命授臣煥章閣待制侍講又準勅差兼實錄院
同修撰者分閫南州愧蔑一毫之補論經內閣恍驚二命之頒
畀史職以仍兼戴上恩而愈重藏逃莫避踧踖靡容中謝竊以
王求多聞是惟建事帝入西學乎以上賢嘗始初淸明之朝資
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關政事必救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
要知所本非精誠之有格何論說之足云覩孟軻之敬王始不
負聖人之學爲張禹之持祿殆將貽天下之憂況薦紳之所難
又載筆之爲重顧頭白汗青之可誚豈槁項黃馘之能爲念昔
先臣嘗掌茲事正熙寧元豐之殽舛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
聖之譏誣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曷踐世官憯而居之吁亦
危矣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長閱七袠之殘年荷三朝之異
眷頃叨崇政之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邇英之聯覥莫從於素
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往訓動法成謨以緝熙光明之美

而佛時仔肩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遺大投艱之託
推好善忘勢之勤借是孤蹤畀來多士講讀論一篇之義敢竊
企於師傳誦楚史八索之文庶無忘於規益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慶
元元年乙卯十二月上

臣熹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特降睿旨依臣
所乞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假寵過優居逮月
榮之愧封章屢卻退深晉今之虞敢謂天慈訖從人欲恩隆莫
報感極何言中謝伏念臣早以迂儒濫塵官簿脫逢興運誤簡
淵衷首須召節之光華促侍經帷之淸燕趨翰侍對復過借於
龍光挾策陳詞竟何裨於帝學旋奉閔勞之詔適諧退處之私

雖竊便安甫深依戀帝顧山林之遠迹難通禁闥之近班函冒威顏萬輸卑悃幸所戴之大義已承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誠得遂於終辭之後然旣學術之洞照敢期耆陋之曲全而况內閣簡編未竟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足安垂盡之期允謂非常之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德奉三無謂臣於勸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悉出於誠特畀俞音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施畀雖廹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塡於溝壑詎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宮祠謝表慶元二年丙辰十二月上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擧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處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罷於冊書鐫延閣論譔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兹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踰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値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奬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滯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覺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群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猶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旣俾但書於薄罰矜靑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熙皥之公遂使眞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慶元四年戊午十二月上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卽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旣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惟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周功旋卽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擿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毋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寬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萬今少避於淸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愈重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卜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日賢日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一死守覬答生成

致仕謝表慶元五年己未四月上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遞到勑牒一道伏奉聖旨宜
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投閑置散方疑宿負
之未償引戶校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就請遂沐殊私拊杖
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生自審凡材每
抱遺經而永歎人嗤僻學雖逢盛旦以何施乃誤選掄過叨任
使然計出藩而入侍善無毫髮之稱獨聞倡僞以黨姦罪有丘
山之積果煩清議卒抵大訶幸夙簡於皇明得下從於輕典跡
已安於畎里祿猶寄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寡過周旋再赦亦
既蒙恩泛臻告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尚意拘縻於謫籍豈容
遂休佚之懷暨聞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
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
拏之際既皆判別而不疑遂其精華欲竭之時壹與休息而無

間智仁兼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夫獨爲私幸臣敢不仰陶至化
俯遂餘年廣廈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陌尚難忘畎畝
之忠生復何爲死而後已

一云仰潛至教益厲初心懍歲月之無多雖已不堪於把
玩悵淵冰之未免猶何敢怠於戰兢誓畢餘生仰酬大化

賀表

天申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玉卮爲壽聿臨載育之辰慶洽中天
驩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世盛德在躬立聖政九百五
條行堯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薦舜于天得聖人時心至愉而
形至佚爲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倫既申命之用休宜降年之
有永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卽雲氣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觀泰
元之授神爽徒切傾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華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綿宅
之祥敢替祈天之禱中賀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
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策迎日之統以貞不增過
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鼇抃千
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疏文

天申節功德疏

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
天人之會少伸臣子之心尊號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
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願效華封之祝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願上無疆之頌欽崇
殊利廟假游緣恭願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魏闕莫陪
虎拜之班願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屬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尚愆由拙政之
不修顧疲民而何罪肆陳州糾仰籲蒼穹伏願鼓以雷霆沛霈
爲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速死之憂聯仰歸誠吁嗟請命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卽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愆於田畝惟時淹久
懼邦吉蠲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佇神聽之
[illegible]中鑒惟衷而饗答

文公書劄往還皆切時事出處之大者非若近今淺措絢綺豔
麗留於一時之風尚使後人飣餖相因易成[illegible]在宋
以尺牘見推如永叔子瞻涪翁仲益諸先生[illegible]錄示
風流殆柔翰之能事蔑以加矣讀文公是集[illegible]之習
或數言古與雋永以少許勝人多許或數百言纍如貫珠意
澈而氣雄於此見歐蘇妙品未絕人間考亭墨蹟首闡名教
次維義禮其沾溉後學良非淺鮮矣
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曾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其
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葢其生長富貴本
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
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
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巳下可以鞍轡故後

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
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
欲求與官幹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也文公愛人以
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彥修之妣樞密共父之
母五哥即平父初文公遵父獻靖公遺命以家事屬少傅奉
母祝夫人就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潭溪得屋
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
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矣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廬陵士人藏文公小簡皆集內所未載云使中承書知比日侍
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何如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
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巳者往來熏
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巳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
虛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
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葢文
公與親戚中早行也後生小子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
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
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名

十六代裔孫玉百拜謹述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五冊目録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書劄 聘事出處

與周丞相
答劉漕
答或人

卷五

書劄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戊申八月
與曹晉叔
答陳同文二
與周丞相己酉
與李誠父
與張元善
答李誠父

答王謙仲
與留丞相二
與黃仁卿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與陳憲庚戌　與張定叟
與留丞相
與趙帥二　辛亥
答陳漕
與留丞相七
與趙帥
與留丞相

卷六

書劄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四　壬子家居
與留丞相
與執政
與漕司
與留丞相二　癸丑
答吳茂才甲寅
與臨江王倅
與王樞使謙仲二
答汪長孺
與李季章
與趙丞相二　慶元乙卯

答李季章
答黃仁卿
答李公晦
又丙辰以後
與鄭參政二
與李季章
與留丞相戊午
答任行甫
與楊子直
與項平甫
答張定叟
與劉季章己未

與黃直卿

卷七以下三卷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書時事出處

卷八

書論學及郤往來帖

卷九

書

學古二
力耕叟
皇甫文仲七
皇甫帥
林子方三
劉德修三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叔魯
余景思
林擇之十九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卷十以下五卷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書問答
答黃直卿

卷十一
書問答
答蔡季通

卷十二
書問答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卷十三
書問答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
答趙都運
與侍郎

與章侍郎
答尤尚書
答郭察院
答郭邦逸
答羅參政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
與饒廷老

書劄將事出處

與李教授書 紹興甲戌同安任內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上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

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復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筝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廷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諭意指而不意其忽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爲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亦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此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

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輗也後其衡輗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外自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舂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

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以謝學
事但此邑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
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
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
尚容面究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
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
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舃之餘光亦嘗以
章少卿丈所致書輙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
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跧伏簿書塵
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

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
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
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
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日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爲
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
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
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
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
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奇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
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
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
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

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
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
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夕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婾阿莫肯
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
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
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
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
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
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
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
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
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誑誤朝聽耳計

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
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
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攄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
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
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
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䘏我等耳
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若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
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雖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
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
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

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賨邛莋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疎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且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爲國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黄樞密書 辛巳

竊聞敵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竊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

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姦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敵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逼事急而權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於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一武肅改圖柄任益修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熱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敵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持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敵人他日扁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夫今不早為計敵人士馬精强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先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

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修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得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日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閤下以道學履戎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隆興癸未以後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畧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乖

金之産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
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
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
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盡彊弱均敷已
寬下貧應役之民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
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
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
戶豪宗苟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
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
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
之額所以徠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
費計之也此計産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

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
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
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産
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爲鹽法蠧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
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産鹽重爲
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
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
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大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
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
留淵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
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
數也皆民[illegible]今埕戶搭於綱船溯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
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
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
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爲賤糶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
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
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籌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
憚而久不爲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
給埕戶爲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枉費在埕
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
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
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

以使州縣樁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爲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
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
在所蠲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
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
計産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
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
非熹閒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
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
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爲久遠之
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
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批
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

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金人待遇甚厚或疑金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巳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巳還南楊矣山中巳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問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爲貧卽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此正吳材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嚮嘗附兩書於建寧稿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鈆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關萬一得對畢卽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生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俟此幅書以俟

附行吉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試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其甚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陵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虛言今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日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補外矣庶寮唯王嘉叟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閑處空復爾爲兩日從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費之輒不値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困苦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藁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憒憒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士之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乾道乙酉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來爾(?)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豈嘗謂以感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

自守間一發口納鑿頓乖戾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
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閤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
爲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閤下推挽之初
心猶以爲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諭今日之事
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示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夫處之
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
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
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拙踈賤之人而詔之及此其意豈
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
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
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
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

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
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
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
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
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
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
主心術之微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
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
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
理哉不審閤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
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閤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
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

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
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
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逭目前宵旰
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
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
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
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讐幸而得之
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
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分毫怨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
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
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

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
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
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槩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
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
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
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
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誤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
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
上而莫之敢攖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其於作俑
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
乎此則既然矣而何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
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能

有以爲不然者嘗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强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

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邪朋邪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盡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凛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而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蹈亂亡之覆轍而躬從以蹤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免於大人之事而成己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内生靈之願也

一

與汪帥論屯田事　丙戌

崇安有范芭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寬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其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責度牒責財於民而

髡其首以絶生聚之源責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詭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閤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適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二

與曹晉叔書　丁亥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

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諭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糜粥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糜粥亦是州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

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劄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衙西府書且夕遣去熹亦嘗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爲鄉里理會事似覺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爲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告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爲大失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靈州郡監司失其職存華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爲也如何如何不若見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啟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昔來者則未須預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何必作倣諸亦何必作套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

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今日吾言之不行令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循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柰又以爲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償貸亦倍常年比收歛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宗　亦通書蓋亦賴與此事矣其父前月二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祠宮觀次日又批與知峽與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

念八日又令初四日郤似悔前邪之失然其父書云陳丈力爭此事恐亦只能亦兩公往頭雖敢大事不得然皆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寖處乎父丞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為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為未能去耶芮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揣摩何其相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賤貉孰不欣頼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帝幼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

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躲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慨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仁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請求以逆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屬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

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疆大兼人之國故其討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亦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綱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兄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黄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說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毋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非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思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黄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恭承堂帖俾以祇事之期襄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尢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狷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錫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遂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院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憒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閑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獧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恐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

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疊疊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切冀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闥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廻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八本槃縱恣而悍亂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
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決者又
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眞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爲眞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
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昔爲盜用此文者
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上是則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
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
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眞足尚而敢肆
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
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
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
亦嘗闢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辱爲恨而以
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君察其願忠之意而寬
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
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
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
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
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瀝
懇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
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自者
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
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弁小省
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
不加進而戇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
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
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
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

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皆皆哉所以深不獲已
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
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
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
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頓躓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
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
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
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
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
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
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

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仍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縣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違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入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爲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則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愧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中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偉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退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朵頤皆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卬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朞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觀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教督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刊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謗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戊子以後

熹昨以愚悃冒瀆威尊仰聞鈞慈憐念未許遽䝉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愚戇觸事妄發竊覩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南[illegible]嶽廟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毋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為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

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邪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辭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邪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勸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甫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遠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

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邪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為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屢以愚懇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顛末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以深驗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實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國諸詞吏勸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尚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煩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見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致寒也邊侯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爲言熹向兩書爲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備俠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柰何柰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求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誚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子謄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書劄　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庚寅以後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論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

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齊魯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詭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恐須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彼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屛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應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諱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免丁絹期反牛羊之說宜播遠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後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熹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爲獻想不鄙其僭易也廣公能深相敵信否頻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

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虛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尚有所疑熹嘗以爲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

紛紛直以爲不可罔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使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兒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劃刷耶聞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闔桶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

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徼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刧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贅義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關外事接於耳目者偶有此耳一一僭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敵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迄逃閑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疎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

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慇懃既以待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嘉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詔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

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沉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

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遇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齊濟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都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illegible]與）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

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

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塞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壬辰以後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衰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遲僶俛之罪則

已爲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役横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
尤敢遽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
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迸行而今得竊窺訓詞可學
之意尤使人皇恐慚慄而不敢當已迸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
申省輙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進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怵迫
不能盡罄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蒙之辭便從所請不
惟孤蹤之迹得免遂若釣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
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
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爲徼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
察此誠懇早賜矜念則還讓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
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
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罷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爲

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道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
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
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僕立價直收糴
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
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
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疎虞即與支賞
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
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
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
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糴
不得閉糴外每產錢一貫樁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紐數兩貫以下不樁委社首遍行勸諭親自封樁開具本都樁管米數及所樁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孤備覆實不得輙徇顏情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生事搔擾其社首家禾即委隅官封樁

一鄉下有外郡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官
陳說封樁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告
亦與量數封樁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樁數外別行樁糴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
收附出糴量行旌賞

一所樁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
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樁禾米自來年正月爲始以十分爲率至每月終即給一
分還元樁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秋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
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
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禾米之家合預行括責取見戶
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糴庶免欺
弊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
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糴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些

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儲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日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樁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違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貺之寵已劇愧荷至於迹楙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

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歉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𥹁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所來所糜秫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秫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郡尚能行之豈堂堂使幕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令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見[illegible]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杭秫之刑不知果如何糴杭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樁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諭之人然諭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強者視以為

深讎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枉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誡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疎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誡各為一秩而皆以雜儀

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道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已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熹本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淳熙乙未

垂諭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爲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

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逭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爲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爲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險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瀆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惡義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閑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

堂伏惟矜憐早爲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祕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朝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與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陳舍人道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爲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奮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爲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爲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丙申以後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聞除

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況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衰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月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宜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明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況昔已辭彼今復受此則是眞爲饕餮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辯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畧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眞售僞託公濟私者方鶩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淸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遜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偃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謦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

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有許多閒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間元履褒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

[illegible]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郡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已處則其爲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嘗將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且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千冒類煩傳聞廣而議論多必別致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爲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畧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壓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者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顛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

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名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怱怱不及盡此曲
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
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
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
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
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秖增震
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
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
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
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

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
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
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
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
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
愚於百施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
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
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
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敕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
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
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侯車塵瞻望顏色
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閭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悵
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
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
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
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
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羅私釁仰勤弔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
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閑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
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怊
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

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
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
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
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
歸鄉如此誼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
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
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剗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
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
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
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況欲格君

心以救．將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

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戊戌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

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却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丞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收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

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侮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拯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衢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諷亟聽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爲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

之日上狀不宜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達也

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蹤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久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欽祗敬服嘗竊論之以爲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僥倖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發諸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

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啟發者夬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濶而不見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爲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禀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而論猶頗以爲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

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晩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書劄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南康任內己亥以後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
恩鈞聽惟其愚戇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項
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卽已力疾上道來見吏
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
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
念已不入時宜輙復慨然自發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
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
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
若又以熹之故重為門墻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
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覺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
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
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
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
恩鈞聽惟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鉛
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警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
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
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
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輙復慨然自廢計此孤
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

民瘼為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將達之知
與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稟
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覺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
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
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今內
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
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
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剛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
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
所以忿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
此雕肝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
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閟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
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
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與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
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業
偷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擇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慮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賜
自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
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聞半

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一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鄰萬一遂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畧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備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墜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欵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況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但遠不能奉寄以助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拖以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諗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黙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諭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盡榜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才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自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譏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況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呫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遂自爲此彼之聞者豈

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意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回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輙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借瀆自𥼶乃蒙致齊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訴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佞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衛以去之以是憂疑

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擢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旣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止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者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幷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此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罷為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踰禮僭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為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側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途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跡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輙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軍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

匪跳踉山谷之間亚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近年茶寇形勢亚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鋒攻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亚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徭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徭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瀆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

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諸數例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歲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潦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具洗控告欲乞台慈俯體通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米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為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為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顒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惟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疏遠瓶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徇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省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微遠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差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黎迅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顒顒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觴群走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惡

茲嗣長之辰因不待祝而諸福駢來也茲罪者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曾公柬帖爲既尤荷不鄙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畧陳固陋計今當已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鐫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强顏於此百事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惟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

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畧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凉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材而適當其他則又數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備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旣上卽束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磬前懇而山野愚憒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

催科不無迫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蠭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而熹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勉强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紬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熹雖飯疏没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自度疎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

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譏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疎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强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其官終欲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於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矜察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卽疏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

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岡巳私慨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深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卽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朝廷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累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冒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閑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爲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巳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人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徧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嚬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禄賜畧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之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與子以後

熹承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巳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巳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見歸湖南卽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歛數條巳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于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㶑留家於此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遵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俛唱虎狠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吕所減獨多又是毛挨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玆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爲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爲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爲賀也玆承鈞慈遠賜手書稿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追亡人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須以文不足爲病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眛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燾政光前車尚未遠也況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爲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踈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又且容之而況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除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書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爲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於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不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月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
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
有此幷得一例施行尤爲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
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
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
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民田賦斂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
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幷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
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
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

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一本軍中潰倉兩司乞撥錢米修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幷乞鈞
念或蒙應副亦可幷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
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
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
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
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
東已霑足矣此獨無行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人船已
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爲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
郡本自不須如此又況者今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
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
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
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遣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
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爲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
無所告糴但擬撥椿積米此但爲建康州郡計耳然贛吉衡澧
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
矣不然則椿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爲幸
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憀不敢多作字只乞
鈞念爲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爲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
爲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蒙喻置寨
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救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
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
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爲言勢須再下此
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
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
處殊不沾洽旱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
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
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
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
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
捻放總所已行下令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

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慼之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禀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委并乞垂示

熹前幅所禀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為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為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禀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即食之人數

日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熹已発那諸邑官錢往鄰近收糴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畢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嘗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申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以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謬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閉糴容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禀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效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

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畧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

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以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則不惟蕞爾小邦歡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干冒始猶自疑及念前日荔子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凉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况今早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蹤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為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之心敦救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此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閔推所餘以幷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論傳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為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所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憫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况今凶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為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畫衆具懇禀告羅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
亦已具蒙公移回報開許足感仁庇之及但未新令尉乃敢公
然遣辰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
使境之旱與獎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狼戾發
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羅
米本錢又皆兌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劾拜無所逃竄意窮苦之
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
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
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
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

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
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
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
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
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香陽之米
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貸或
可接得大麥都昌小戶尤多恐用米數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
尤狼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
以慰安耆民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
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
恩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
非二縣同官各有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
力豈能有濟今有恩見懇切布開條具如後

一惟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
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
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
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
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
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
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
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

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亭去處止憑
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
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
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
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
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
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
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
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
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作細

抄劄耆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
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
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
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糴米人戶公共商議置
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
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
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
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
未盡事宜更望仔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獘致此飢民一有

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千萬至懇至
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敢盡言於君
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宛轉開鋳不勝幸甚熹昨緣疾
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類有祈扣觸犯天威欲俟新秋乃
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
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黽俛服官祈禱百方
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
根括下戶那兌官錢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
備賑給又已申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

恐疲駑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
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災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
夜旦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
爲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嫌有此申
禀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
催已差下人石熬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携家爲久任計祗挈
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歿一時狼
狽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前日

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逓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諭又蒙
垂喻繆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推踈賤不宜得此
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
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
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體自遣人後心痛疾劇而足
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疲不堪勉
强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
賤懇然於所職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須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
糧事并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類有煩瀆願因間語
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與病以歸而軍民不至
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上禀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
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偏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輕重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諭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為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為左右言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參政者蓋非特令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聞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吁不聞未知所以為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拂衆之傷退則迫切無憀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遏糴之請尤急蓋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僚未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容計更調守若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垂諭所以曉予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予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維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道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瀆冒之罪已

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兒懷不能已敢以私於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錢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政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只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於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并之災過自引咎願罷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為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辛丑五月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

丞相爲言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踧踖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墻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俟日間當有的便續修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勑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闕期尚遠得以徐爲去就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栢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歿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濶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期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閨門耳

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州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畧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壬寅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蹐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疏拙不堪世俗之追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攢帳目中發即辭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在告稱審軺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於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

可以不容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囷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偃臥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愧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渓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

惚兩日稍癒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吏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婺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罔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與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彷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

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令二廣之米艦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下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錢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

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務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部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機凡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一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備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

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頗師之臣則以薄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服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則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爲一爲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談笑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

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讐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俯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故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

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爲此無變之不乖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熹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合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已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

也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究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朱文公書劄卷四

書劄 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 癸卯 家君 于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强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卽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旣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卽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爲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烟星散去處卽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

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旣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卽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卽須論訴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旣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擾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問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卽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卽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

須四鄰具狀繳連元批係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斷防推託遺滯詞訴掊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掊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

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諭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禀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掊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白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甲辰以後

前書所禀懷有不能自已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榷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與道任責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榷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

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遲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乎劄咨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睹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中爆燥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穀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糴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

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
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閩米則此間米不可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
上流欄米及遣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
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
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
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一無所問此最
爲得其後趙濟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贍
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
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
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
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建劒之俗一有紛紜
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來屢飢

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穫濟城中
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
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
司自爲一路之計筭其長者而爲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
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下得糴販付米無致將來闕食生事大凡
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
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爲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
路如溫台則粒米很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
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
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
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爲
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
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榷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
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
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
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
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爲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
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榷之議
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部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
公所以惠於鄉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見
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爲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榷之意因以

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說者
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
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錢出
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
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
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
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
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
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

甚欲乞偷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實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曆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疏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徧約其詞令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彥中張幹論糴濟劄子

示諭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門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蠶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諭糴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收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恐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糴鄰郡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郡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凡令愛惜撙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糴而不可通販盡就糴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禆商論之末故畧陳之不

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京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途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卽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卽一面多出印榜徧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其就其次卽須非時接見賓客僚

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今凡此事平日已是大闕不可復誤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
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
閩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
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
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
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
從來可也向見帥與得商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
本亦只是此流欲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
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
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
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
或本處有黨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

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
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劒推
官趙師淵劒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劒可備使令之
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
見煩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
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問行下建劒云恐上流州郡閉米
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
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
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
此間諸公只宋君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
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
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渠先發此書此
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為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
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闕此數又
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
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為無補也又聞浙
米來者頗多而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
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
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
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
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
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

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
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呼官
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奔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
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熹闇疎闊
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
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弁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
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
仲衡力庇之反欲捃拾發舉官吏乃剡縣葉簿即黄丞之表弟
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
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禀聞
劉亦可采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
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

予詭詭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疏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温公兩篇當為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以為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跡豈不為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鑑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

為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為感又蒙矜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浼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為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為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兩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夸肉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為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合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恝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

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敵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具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遂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

陳宜其後乃聞廣帥王希呂奏寇爲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衆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爲此寇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修城浚汙特爲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頻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覩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意舉朝鉗口相徇爲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爲明主忠言以指姦佞禆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

變則盡以歸之敵人使應天道此已爲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深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已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寄陳秘計然後爲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畏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況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諱公之嫌而上心不忘更眷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illegible]

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㥁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敢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

在精銳銷耎惰習熟安廟堂無經遠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顓臾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井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熹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與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illegible]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避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

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見語後以熹問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黄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說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黄同便先附此劄其詳黄必只稟熹更不敢覼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盡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敵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

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謗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薦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讒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疪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白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

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僣那取正其墨水漫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修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熹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

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所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羅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賴於修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愈惡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椓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

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爲獻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耳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迹方以虛聲撗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憸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

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垂蒙序引之賜尤以愧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舊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覘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幷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嘗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嘗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而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與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

於此耶蒙諭欽夫說曾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鳶魚
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
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令人初不理會只
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爲過當非獨此事爲然
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已
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
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
先生易傳必曰周易鄭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
爲換却發學易傳籤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諭猶若有所未盡
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鹽筴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
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爲便而仕於廣右者無

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爲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
免等第科賣凡此皆與尊諭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
尚欲高明更加詢究弊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守文
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
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借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
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諭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爲所著未成次第每
經繙閱必有修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
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爲羣小反目翁昧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
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
有所指以爲病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
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
無可言者但兩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
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卽見前日
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側而焚之上也銷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爲下
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滿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
來可以立竢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憐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
所陳之上策卽案前此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

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
成俗人皆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卽納去次孟子說渠已
不幸無復增修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
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
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
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
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
心術彊者唱弱者和潘行門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侍所文在
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楊子直近爲趙帥招致
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隨利病參半而臨
川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違言子直
亦遭指目與事之難蓋如此錄示鹽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

尤見所以因時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闕乏否
買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
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
平日亦嘗深扶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
鄉間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此人亦甚有志
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
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
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
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
耳今既蒙諭懇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
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屢省其
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

固不必深徇而長守也不辭合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得朝
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
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贓法則只此
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究索預爲
之防也聞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
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
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
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
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
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
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

客鹽縣道悉於辦課力於捉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
爲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
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
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
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
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眞是見得未眞若論
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
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
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
之爲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并
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

高若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
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熹自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
者尤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府已有流傳之意卽不敢承命
納呈矣今若毀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卽乞易去此言及
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
校互有疏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修改處甚多不免再
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
已多不知尚堪修否恐不免重刊卽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
尤宜向見子直道鼂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
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但修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

人親自監臨潰那字數減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
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
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
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臨時修版
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
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
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遺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
稟伏乞台照

與王漕書 丙午 齊賢

熹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候萬福不勝感
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
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
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
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
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
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政和尤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
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
輸之實而已令一等破敗縣道窠料不過虛有欠數實無可得之錢然此事乃在使司審
熟討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
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四州水旱
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意但知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捐
逋租近日州縣無此事可以擾民雖有催理口稅不問已納未納一切禁槧決遣責令重納此爲大害寬今年
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

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
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
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
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
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麥蕎芋蔬
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仍
以官本收成之後秖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
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
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見如此不知當否姑以
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
祈禱經月略不見效逐日隨衆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太半焦赤
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

何奈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丁未

熹狂妄闊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得仰
奉列聖眞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
歲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
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
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爲
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
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
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
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踣亦或反貽丞相軫
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

附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為國家益隆寶衛亟躋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京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尪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為福

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諭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為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為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周丞相劄子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此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

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為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瀕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媚指以為固位之術牢籠娼嫉以為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收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

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晚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疎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逡巡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在臣子爲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輒具狀申省待罪并具劄日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與便卽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幸甚熹當署病目作字不成頁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　七月十二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修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衛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爲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値得以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相賜書開喻勸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卽日就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爲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屛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位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日久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詞已極溫厚而熹莫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朞年貧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逆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贛而丞相以爲贛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與守經由薄治贛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猖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屈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每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徧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爲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謨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敵隔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推販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監務添倅或簽判之屬[illegible]爲面稟非求怨怒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illegible]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勞只有急迫儻蒙哀

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太監永存亦云向求蒙恩垂
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
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未能自然乃欲為左右言良覺可笑
伏惟垂度有以容之

答劉濟書

熹平生戇拙無以踰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用過
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
以懇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
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
是仰煩開諭反復懃懇引義慷慨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欽
祗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
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此皆自劾幸上照知申諭趨行有非小
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道耳祠請之上勢
必可得也

朱文公書劄卷五

書劄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庚申八月廿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illegible]誨
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既恩奉祠得請又出陶
允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欲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
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謙已拜
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
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免自列而彼黜已升內揆
於心尚覺未免上九鞶帶之嫌況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
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托以為號令此何名也哉又況
盜陵之行情狀未白此必快然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

所與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與時得以藉口則非獨
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
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
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
費周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
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
子遍懇群公語悉內呈仰冀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
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
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
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請

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横議者亦
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
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
理坐成阻闊奈何奈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
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
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别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
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况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
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
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
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

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
恁麽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况今世孔孟管葛
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
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内省無堪何以勝
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踖不日勝來書誓
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
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
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
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〻乎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illegible]不足
盛奉大觴到底無著手處少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illegible]

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
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
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
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
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
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絶流輩而亦下同流俗
信此虚聲將欲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
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
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
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
自今只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
夫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氣象矣蕎一再辭不得卻不免束

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
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
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商請其曲折庶幾猶
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己酉

熹聞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德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既不
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情瞻望門墻徒增
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能賜教答誨諭丁寧眷念有加尤深
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
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共狀獨
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
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

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關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所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顧今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夷狄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適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語

兄必不能爲辭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者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煩因見扣之狀藁錄呈區區鄙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贊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躐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狠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南臺西掖乃爲差強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望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爲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臾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若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卻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

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將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終至此也誠父還後州見召問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會彈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爲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糴與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鎭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

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濶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奇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統屬而不免乎迂濶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修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瘢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况欲正君

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欿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畧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鐫諭丁寧委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爲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深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大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爲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爲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爲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爲國家倚爲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眞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強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幸甚　熹皇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爲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郡移閩浙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鬧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日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爲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爲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日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爲請蓋已出怵迫無聊之計而附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宄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以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見次則又不必勝郡皆劄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

知之之深念之之慈至於如此故盡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
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兩官倍保崇重
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爲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
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愧傷無以自容蓋
竟不免臨漳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横歛擾民爲害有大
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劒
福得左右在彼商議爲幸或出沙縣亦嘗先附報奉約一出相
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踈懶既承當了
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

書劄卷五　十

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
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想意以爲如此則
只做得一事不如歛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
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仔細商量大抵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却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
爲利便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
至有將私家所收輕末洗穀垂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
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
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
諸郡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
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爲中制然若
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
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
舉因循視傚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覆思之
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
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
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此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
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
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郡人戶回納息米今佃

書劄卷五　十一

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
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
名冒請一家止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
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
嘲譏而姑爲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
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
年歲終不送納者廳沙常平社倉借彼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
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縱此鄉
俗視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
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刻
佃則數年之後根本壓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
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耗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變爲善

與陳憲劄子庚戌 乞

熹輒有悃愊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黄尉不納軍糧皆私廢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往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爲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

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爾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禀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頻遇過厚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却區區衰病辭已求去然一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閤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鄒陽去邪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眞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詳察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斂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

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便官員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能造爲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窮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貢大稔且其守臣學道夢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永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輙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郤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

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瘴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頹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逮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提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俛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共官少賜矜憐曲加鈞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雹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

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嘗封入告嘗復以何為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嫠緯之憂因來密諭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分殺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諸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貪饕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肯

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逃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伏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摘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予竊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弩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三月二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戸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戸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而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戸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檢點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為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戸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關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

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參乃可集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永嘉士人嘗從王亞夫遊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擬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公狀申述并候回降即當遵稟

與龔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自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徼幸於治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謹錄一通冒凂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亦當一向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邦之幸乃此民

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
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
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
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爲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僭越冒進所
聞中間伏奉手教開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逖聽
累月竟未聞公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
反消當消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贓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
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邇不勝依仰敢乞上爲
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惠疲
甿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

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彊勉者已具公劄申稟乞
賜陶鑄宮觀差遣使得盡歸營辦喪葬收拾孤孩切望哀憐早
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悉懇本州判官棻禨假滿百日依條
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爲仲嶽祠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
食言併有劄子率易投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幷賜
垂念則不惟棻幾之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
不勝皇恐俟罪之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
日荷臨庇非以眾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
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
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
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
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
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
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誤
華耆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拴辭而於前路
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令郡中卻有
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
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枝梧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治
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
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
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
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關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

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
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
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
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並諭詳悉
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
異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
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
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
牆之下承盼睞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
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事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
其利而三州之境衛洽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
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

相率拜其中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阿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掌此謗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嘗並論漢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

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竊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務故爲迷亂皆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蘇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

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一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卽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志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得還官下鄉分界且遍諭父老以所爲方量之意并以算法授之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爲憂而不知

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爲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念干瀆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感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懇慮悃款罄竭亡餘不敢重涜崇聽得賜省覽許悉開陳上請乞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

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拔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或遂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請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相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進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此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嘗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發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嘗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諭至於勤縟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斥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取戾

佚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巳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别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諭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巳效於前矣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頓憂其分别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

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晷作字不謹并乞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益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優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九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至熹已齋戒拜命奉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罔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眞儻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淵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發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顏錢事近聞巳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郡從來抛下諸邑渾浦爲多此縣比年殘廢巳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巳俯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抛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㴱觀大易陰陽消

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熹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

聽惟是昨因致謝輙瀝鄙懐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劄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衆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

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鈎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俏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將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遙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使一晌日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

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發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水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起遷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以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

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
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寛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
休養神明以駐衰頽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
華衮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於存
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
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
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爲兩宫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熹
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左拜違不勝惘惘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需文
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熹辭免文
字度今巳到久矣台旆到闕日若巳得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

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
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
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爲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
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并兼豪奪之徒以爲不便其理甚明故
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
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爲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
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巳不爲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
亦合審其虛實抑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敎誘資給誣罔之罪
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覘望風旨自爲前卻者此誘
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
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
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敎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
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
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
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
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
及諸敎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奇
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
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
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郞一爲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
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怵惕濱以取罪咎乃蒙賜敎累番加以
眞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

憐委曲鐫諭而馬侍郞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
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巳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爲
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寛
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
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
哉省狀公劄別具免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郞前日經此
亦嘗託其面稟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
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
切之至

書劄 時當出處

與趙尚書書 壬子家居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宮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為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

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賢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貢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覩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雖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為衆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器識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竊為明公慮之而厚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為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語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為無益之空言也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為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輒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脅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

者也顧今指趣已闡標的已建而未見皤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為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群小冀無後災此其為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幾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為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毫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覩卯眉依

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堅此大度
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
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
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
書來慷慨振厲畧不少衰眞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
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眞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
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
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
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
只作文字看過都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
病掰至今未能出入醫藥薪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畧就旦夕可以
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
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
整頓得財賦源流仰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
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眞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
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用事

熹拜書將遣而別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州縣絶戶官田北間
舉子義莊絶院一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
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丙劄子催督義莊租
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丙劄下丞縣拆
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絶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
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絶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
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
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
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
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
縣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
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
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絶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
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絶院使朝廷易於
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
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

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絶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
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
上四州軍如有絶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
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延老而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
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
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
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
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應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
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它閒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

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生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詰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疎濶之策而使旁觀者更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升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若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舉舉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

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黙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應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能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倨貴自高慢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敝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衙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其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

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銷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爲悖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濶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哉之熹瞻望台墀無由趨拜履舄伏乞上爲兩宮垂意茵門之衛光輔神理永膺袞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修致替御者之間逌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横被擢自閑散付以一路

庳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爲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賣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衆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

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賣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爲逐綱撥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拖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貨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審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資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官坊人

盜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趂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日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癸丑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襃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

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知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郤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扎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致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

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宮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聖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冈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

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損旗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諸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賛可顧以元日奉觴益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諭以宜行熹誠彼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乞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甲寅

熹衰緩亡狀謬叨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

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爲材語使恐者一見而曉然乃爲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兒郎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本扣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衙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

官亦如宜春恐廖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倅而正之乃爲宜徧向以將赴江西入辭時永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爲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爲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疑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悟從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遂未即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修記府之問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致履敬惟是俯仰不忘於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蠹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爲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方專樂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輙因還役敬具公牘修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爲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閑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馴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與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輙以爲請并幾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王及近世

孟翊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朝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制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袁超齎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勅額候得指揮別具禀狀熹上覆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辭謝不獲勉用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間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涯尚淺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如何故舊零落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獲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話及一二大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慶元乙卯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勅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銜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所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關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繼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不明

致此跌肬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今乃不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謬益甚矣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謬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自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劄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久唯乞以時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 錄字所擬奏藁

向來嘗稱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笑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冒干旒扆自劾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

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幾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修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條之如此其將奈何不知德修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與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修赴湖南否近皆得書已久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郡洲寄也去和難文云何因風語及關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貴商伯狠狽後打草驚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清和豈第人也）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救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郎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㩁小動輒以纂逆之罪加人豈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日已肯

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奈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諭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奈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丙辰以後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ゝ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

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上ゝ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從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實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果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間琳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閔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向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為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

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除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選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政即非責降而可以係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不蒙留意則足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黄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員郎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此之改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銷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附遞致懇適龔提幹過門謹此修啓并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爲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仰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勵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比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庸陋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懣鬱結覔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詞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禍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齟齬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三迴事感屬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深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并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盡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不但衆議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夫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人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遂也

與留丞相書 戊午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

久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為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為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為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抑下申發乃佳幾係二書併以屬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申腳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于細批報為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為欲因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為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為游說又令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諭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為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死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

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劍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賴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官觀之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諭幹請人令勿帮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為收起券曆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為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圖文字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後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錫子直書

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囘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

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尙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未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疏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始出此下計度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尙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與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賢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

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敵之才力可使不但敵荒一事得收置門下與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承諭先正經解實藏無恙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因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於此氣已不相屬矣卽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己未

告老得謝因爲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跼蹐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

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册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爲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相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疏

與黃直卿書　庚申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稅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衆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硇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

匚意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
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
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恐老昏事餘干有許意彼
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爲用之屢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
量耳可使報之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
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寄可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
例以次修成就諸借來分寫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
紙各十番可收也謙之公度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
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徙切修
縣不具

朱文公書劄卷七

書 時事出處　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劉共甫 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俾聞動靜千
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
未得其眞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
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
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
川上下迎侍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廻恭上心猶以向
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
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問讀陸宣公奏議
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誦之當有
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
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
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搠欽夫
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
各脩改爲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
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
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駁病之說不記
前書拜禀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儕輩之爲咎然所自此乃爾豈
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
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六月六日始得離長

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絶頂巳乃東歸至儲洲始分手𢙺講論之樂向未嘗有別去殊惘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眞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忍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此來討論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救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謂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訶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

此問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況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置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隤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

求觀近詔但已不勝發憤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頗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瞑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旣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諸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其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其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

千萬幸詧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止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逐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晜鴈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倘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詞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衒瀆聽覩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

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甲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群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寨見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千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 掞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間事甚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其之肉其足食乎小譴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

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來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效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貴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振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爲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爲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者說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適稍快公論得劉激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鄉乎又非徐老之比也芮潛通書否不相怪否此

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說猶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爲揚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衆不知如何比却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鉛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樹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習之不敢怠但艮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爲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爲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犒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予白金一兩士卒人予錢三百軍士大怒會敵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敵盛不可當且欲固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 七萬人出禦還者六萬餘 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敵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敵人聞火舉奔馳赴救人馬踏於道者相望也 入宿州後事見甫書與報也 書亦

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
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閗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
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
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
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
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
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變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無
睹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
正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
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收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

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馮方
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秘閣參議亦必魏薦耳
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聞憲想次第
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
處渠欲陸續寄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
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若無
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
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
意便中寄示容檢鄙論爲答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卽彼此有益
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當
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彌張之計也近復胃昧以
書懇左司徐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
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
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畧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
某未去刻石尤佳也孫莘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幷刻老兄
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令後遣人就
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卽
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衰病之餘勉强試吏遭此旱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
畧蒙應副口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
更亦當奏䟽遭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

秖益慚懼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瘁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
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欵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
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
今遣此人告羅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
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徒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
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
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
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惟得
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許弈
耳閩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耶說肆行而士氣

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有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能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阻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爾交攻欝欝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廡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擯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吃一呷澇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詩云歸來今逍遥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遂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書歲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俱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愛悅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寀泉與韶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議粗安若命懸庖廚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 耒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諭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莆陽方椿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部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凡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側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挐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寒一行思欲見石[illegible]泉之勝也

劉德脩 戊辰 以下後溪之曾孫份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爲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竹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慨然爲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啓欵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莫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流無可與語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如此哉兹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跂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設讀舊書然以繫思還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褒言而群賢亦有藉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爲東來之兆而聞者所期乃若小戾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與戎幹力之任以藩衛王室爲心亦豈能恝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爲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悵悵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剿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群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敘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視篤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去衛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惟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詩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允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逐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託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觝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況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何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銜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効而得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

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慥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

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邇峡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齰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於亂中得其書字甚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時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詞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不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篇字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據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有否暇日試爲訪之

屬正到㝡數本寄及爲幸其往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令換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贊詩首句云江外水不東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皆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非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

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於越得書寄示淸刻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閑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眞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嘗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旣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盧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錄示聊爲廣異聞耳　文叔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將公書只從州府申乞牒上乃無入旨爲作保官者　近方得黄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前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將斧寒蒞不容顧避妨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脈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　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因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某子眞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曲折

爲之太息吾人迍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顚持危爲己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税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惡而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柩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相之都市而隱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凉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鄉否乎父北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耳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與之畣者友亦何嘗有人嘗道之耶

李端甫　門下見恭久聞所刊慶元書楷

聞小家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
知中毅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㪚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支吏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
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
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榦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釆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
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
比諸人擣剔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
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
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
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
計亦非閩門寨窴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慨嘆昨日又
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
謝客而遣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孟容

承書聞爲況之適足以爲慰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
自振拔勿令頹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
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可不謹季通聲問殊
不聞而其家未得的耗且季子（沆字仲默第三）在侍旁不知何故不以
命之知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
扶持藥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
聞之痛旦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
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
束裝俟譴矣蕪綱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藝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
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時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
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衾附火幸得少定方念
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
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

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諭既欲歸黃
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
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
安否乍到未甚定豈亦是常事少頃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
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
某季子輩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
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爲禱居晦適相別因
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芘此非戲語已十
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頗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
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曾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但只
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

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瘴必有回
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穎 文公之孫主簿某家藏

所需劄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
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
無遺恨耳

某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旁人
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文叅之曾孫市轄濤家藏 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
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恝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
措手而已嚮機穽耳反復誨喻恭已處之衷丈前日相見於大

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為群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
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値祥祭一番禮數未得
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日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
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
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
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精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
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
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
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木訝士友之望然 足以優游徐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
佳闕不可錯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
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
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
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
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
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嫠不
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

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
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
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
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遡叨藩守不
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闇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
目超躐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
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從官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爲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强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闕儀

曹亦已爲作季路書亦告爲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爲此則其爲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耶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延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撰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匭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爲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咸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爲如何縱未必盡以爲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爲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强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終告復給朝假賜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許且其增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邪事如舍法之類得[illegible]

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非日見張宰云大 汲親戚過者能 由婺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自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未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從官計且遷延矣某中聞亦甚杌棿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輩又不免子直歎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敎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救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illegible]聞亦得中熟諸事[illegible]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illegible]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

一路官吏向往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十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縣支使王榮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德其亦可使善化尉吳姓浦城人者修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嘗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湖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閩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

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鐫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異畫佛入滅圖中天驚王舉措可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宜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虛損秋稼歲尚可慮想

治下當不至此間衢信亦自覺稍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李通叔聞林懃令人傷但不能爲懷聞彥中居喪正之諸
人皆已薄削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爲作江西湖南兩
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幷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
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一曲折果何謂也除日未須然想已
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遂取越竟而
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

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
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
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告語機仲今達此意於有位大㝉痛詆
以爲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爲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遂官
司勸諭樁米致上戶祭糴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
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爲備不當求細民之聚欲上戶之怨此皆其來
語如上戶無以自存若尤可怪也不謂賢者亦爲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李通之爲浸潤而其家間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
道阻滯也前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荷
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以詭名訴
宰遞學於儀曹叔通亦爲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
日搜撥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
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司諸生無一人敢正其屈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淡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
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
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牓謝絕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
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
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着如今衆
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若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
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

量今日眞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
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濟康叔諸公在問訊
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
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禀看能來卽
又大幸也商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
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因僧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
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
日可過衢州城外更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
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而中　文公之曾孫潛家藏錄稿
古田亦小荒否今年到處如此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
陽江墩邵武之境近一夕爲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

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氏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
計任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
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　之多愈見畏縮耳

朱文公書劄卷八

書　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畧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壻之家壻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溫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稍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砌植面淺昧聯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為極十之為諶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況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說耳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指摘其不

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敎爲望汀盟之獘已
極手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
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
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縻費便謂可革宿獘以一
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考經妄
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
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卽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
再扐後掛卽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
乃成一爻爲四營者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
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頋指錄以見敎此
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
書極以爲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晝一來而自彼來

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爲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
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爲民
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爲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眞
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別紙垂喻俞廣
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爲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
晩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爲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
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
於廣文敬此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
其進而敎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其請敎也

程可久

附子爲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偏
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眞
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禀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晩
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
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
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縈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
且夕校畢拜呈以求敎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
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
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所据
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敎之也

鄭尚書惠叔僑　見莆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旣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
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月寞阻風昨夕始

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
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
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毎念
此書溫公所以顧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
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
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某姓名恐罪累
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
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
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進傳非
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

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諭立戸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戸某又自立一戸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諭

程允夫

示諭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

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眞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開特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允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諭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

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季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家藏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戸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諭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黄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顔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祖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棠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

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如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爲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藁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否某向到湘中所語甚多然皆苟率不足觀誤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

亦何所用況又不能隹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麽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兩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

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亥傳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為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

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為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蟠尾之喻已悉然皐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汕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呔猜信日甚一日其勢必須

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祕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夫歲曾議前陛者例皆護罪自惟任資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拔閱頗艱耳緣此閉坐却有怪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益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皆昨

可笑大率如此也鄭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瀹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爲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税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爲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兕復出於柙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羅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疎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爲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擬薦縉令使與食利人戸與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役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擬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别爲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爲計度見任官中有何人可委辦戸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否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鄰邑俱無饑饉之憂而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蘊寺頃嵗蓋嘗一至其間今聞狹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孫季和

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益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爲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强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募印近雖收毁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强說也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

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
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
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龐亂不若今書之整
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
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
是理也先举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
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
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
否近得劉德修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
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
甚疏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
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丘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其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攣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
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兩引日已為幸矣然世
道如此與味獨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
而外郡不得除奏只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喻及祠記碑文以倒
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
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
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已甚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
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
祀禮乃為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
加頃年嘗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
可試考之也碑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
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惰
今欲加功而日了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已略為草定數語謾
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浩城之禍許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病請
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悽怛無復生意
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
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
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

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
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
嘗詣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
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刋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
相尋具言近況為慰但求教育不之領又以為恨此日伏惟千
役有相今或已至任所矣奏劄得以伸此所學甚慰士友之望
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
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略刻之
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
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

而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間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爲多多以致後日之悔也黄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告作書矻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撑也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倫閑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

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閒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倅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略修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蒸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今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荆州論語甚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

也子玉不聞問且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宜卿近遣人來納聘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已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說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遞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想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蝗蝻民已莩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其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徐集中外俱安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

兒未有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菊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見也序文豈敢憚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晩輩不當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举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諭彼中交遊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昔制東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悲涼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設往幸收之昨得迎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且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爲册而皆以雜儀附之（令人家小兒女各收一本讀誦爲便也）今此册爲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删修一兩處忘

記聞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臥家月餘幸未即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夗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敕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换却甚以為恩意亦為一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illegible]已見報而老兄止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為期得朝士書皆云僩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

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昔刊時朱輪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倒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瑜玉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敕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晃大年附到春間所寄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掌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遇 子合之姪孫鍇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営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敵體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觖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疑朗有所竊議此為增崇望實塡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聲所懷雖在荒迷不忘裏欵耳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衆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某

自經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古淡寂寥之中
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
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
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
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願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
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闕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
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
以袪物慾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
想彼知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
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

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既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
絜廉曉事再爲既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
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
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
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
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
有邵武守楊瓣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
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
乜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略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
守倅所窘近來始安跡建陽科欽頗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佳
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論與諸司均節一路財
賦者不知[illegible]者必以爲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

與閩中相似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
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
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
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illegible]此至後一日
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
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耶聞尊體微
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
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
久勞於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飛尚未
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

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想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
修身守道以承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
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
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
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諭及繳納文字不知曾爲剡奏否更得
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尤有力也近時
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頗望蓄縮
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
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
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倖貴益隆眷禮益厚則間所
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
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祠記責況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

默契於中者矣謨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垂喻永隆葬事具悉待有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責不更事凡百過於憂滿急遽而已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慝日遠則久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偕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禀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子尤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吳二婿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圖營形勢日前無大斷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開壙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自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爲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柰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禀恐不能專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臥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聞其子齊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爲幸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以題處別作跋語爲其之白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諸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卻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賻金數年質易稍有貲聚今秋困索債毆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賫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振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勞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致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

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德明　樓溪刻於紹州州學

去多嘗苦脾痛累月不能詣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却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皆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舉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恭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韡了鄉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元履第　胡德方家藏　舊本更有一條在此帖之前今另補卷末

志文所收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塡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恭親人之常行者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莽所當言者表而　之恐益生病不如爲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爲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也向見荊南田官說當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要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江時法大度　婺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迓遷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此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浯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乎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敘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爲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乞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輒欲就請摹刻以惠學者只一兩月可了即專人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出從事無以補報聖官而邪佞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顚隮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不脫體呻吟之暇溫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葢所開警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葢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葢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葢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昨承諭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猶然復忝郡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倦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毎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藥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毎覩新銜不勝悲憤之塡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不甚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幷令請見幸于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欽祗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尙之風生不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晩生豈敢僣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非傳聞有足憂者毎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者觀之卽宛轉歸已者似稍

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差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爲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然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了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省學深以自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者武夷佳句深有放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往勦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若爲

之所柰何柰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嚴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鐫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爲不易之論更望評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爲疑聞吾丈亦有書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爲書極悚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亦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謁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登去恨其不勇爲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爲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紙而務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但異火色如此半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

耶熟聞前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切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册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俟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爲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觀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爲恨恨耳

黄搢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亡諸家已極簡易要非倖坐從容不能究其説也寵惠錢鏡川墨拜領銘感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

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頗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非久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卬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爲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爲尋訪諭及此或亦專人去約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遺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爲有益也伊川先生

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渠向有集解所刪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煩幷爲說遂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尉甫郡賓氏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集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尚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腳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況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

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欬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腳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疏尚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柰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師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肯薦之未嘗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

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爲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渠如何若眞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爲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嘗試如此行持否效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甚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末亦說不成爲三山之行可見寄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眞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零字韻險捏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爲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眞

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舉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滿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為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要痢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處幸略道意已深諭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鄭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閒中何以度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嘗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輥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鼓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休繙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況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胸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帥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歿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為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卻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攜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彥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勢若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月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壬

承諭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修其在我者至如士民為眾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閒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適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帋所諭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葉長秦說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恐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啟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問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諭及也程帖已領白社

本後跋有說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架疊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
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鬪揍
巳字太多反失正意搖題意則治巳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
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補與魏元履弟帖前

病革時頗念君視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見
也戒其子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以右有之一節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
十卷卷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句包之如何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云云
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遺之除此一條前已有
諭親舊字可包舉也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為請

朱文公書劄卷九

書劄集補入序次如舊

方耕道 來

所示劄具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
不知所論為已明白與未耳冤事亦不詳其曲折若如前書所
諭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
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
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
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
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宅時面見更
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它學但自幼
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
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為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
為況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
矣所諭不敢為久安計在己一日凡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
不為久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為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容之又不欲公言而發之孟浪之
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為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
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
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為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以為
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
實吾道興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
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

續

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曲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閭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爲容說媕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

令弟書來甚佳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遂急那得五十千遣去

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爲檢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謹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令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名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閒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爲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諭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溪保伍施行有緒乃爲强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爲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克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爲可惜耳某懇詞除命候畢葬事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懇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楊生道夫鄉居托芘甚幸聞其懦弱頗爲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爲美致善良不無受弊

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楷家藏

鷹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論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須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　闘說曲名皆連也

葉學古

某忽被鐫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爲李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浼幸以

某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然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
鄉里之[illegible]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諭之也
[illegible]古
閩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爲
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
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比桃符
爲經子則不足爲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
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但亦差便但紙尚有四
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
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造也丁墨之費有諸幸借請已懇高丈
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還盡
數爲買吉貝并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昇矣

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畧刻亦各煩支錢
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
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印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爲幸
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了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
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
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已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
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儆畏庶幾前衍之不復遍其亦
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已之方莫切於
此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 斌　以下文仲之孫捣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馹者所欺令一稟指[illegible]與留意
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
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予細批諭

皇甫文仲

辭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責之初九其
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
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
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勦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敎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
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諭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爲國家立功立
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及易傳致
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
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
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諭悏從規模
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其誰衰懶只
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

得爲坐上客也所諭易說實未成皆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于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玟更就上自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侍安穩即爲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衡月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大尉但斗力太強非羸疾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

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大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幸爲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爲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帥 倜

某頃者星江啓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爲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諭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爲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筠陽極爲得策但大尉丈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不容久此閒退矣某疎拙自信佹態滿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枅 莆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請見少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跧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

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爲相見也須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效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文聞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爲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爲最久知其人爲最深蓋其學問不爲空言衆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家常務實不爲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府列上苟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爲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廉遜蔵非小補東壺丈亦知其人語次扣之

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顧使拜晉伏承誨答所懇牓文亦蒙留念感荷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俾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災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存凶公私匱竭尤未知所以爲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牓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牓文三百道仰累頤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爲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修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爲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未子淵家而便人不爲帶行今内一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鹿疇頃在潮東時所染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安矣消長之決諒已非遠幾不恤緯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爲況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修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爲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修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荅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惟命它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功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

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舊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緣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面晤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

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詹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若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

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習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志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　得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得

就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攜行脅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刻本否如未有能爲雕板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奇惠黃精筍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使寺觀至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彥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荷見臨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以頭過兩中歷沾濕狼狽可笑喜寺之深但恨已甚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接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欲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甚少許別狀送上寺觀至觀劳悠郎向來病甥之凡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

報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同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秋暑道体佳勝庵屋仰勤神州方丈應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諭示并惠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廚九珍感也卧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苑丁也人還布謝草草復

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諭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且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人城幸左傾也

奉告承乍寒道體增勝爲慰卧龍漸庵至入庵未得一往觀之

承其寄荀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文公之曾孫浙叔錄藁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光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鼎山將丈來尉玆邑因得從容請間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為事嘗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闒茸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為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厚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損惠長牋詞以剖目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為賜大矣若復為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惜誨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久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為異時承教之地為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歎日款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為慰為慰第聞師翁遽不起疾深為悲悼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斯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柰何柰何諭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闊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施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昔來以關雎之類為興鶴鳴之類為比昔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為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多不說破者有下文卻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迥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過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討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今尚未能結裹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幾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使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身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為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為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閒試即為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慶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

取正當勸以誠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
也暇日亦當有觀書求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林擇之 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清家藏餘稿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蘇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
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
有饑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幫車過後便不施
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
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
一角來人云自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取詩也書中所論
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恭叔則便是說了此正氣而氣之
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斷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
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

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
寫去祠記渠令為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于
細檢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厩令轉致此南軒
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內漕處也三序并告參詳論及
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裏想
尊老人之意又聞講居奉祀并講昏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
酒輸不能少奉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
焉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問答方得
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所忻一
皆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別白丈能與擴之聚

莫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
不及別書承寄并符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知前
更不及別狀僭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况稱乃木稱非
雲稱也更可换得一二兒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衰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
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尊志苦學
非流輩所及但於疑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
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却欲且歸而歲暮復來
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不免聽之此間事業必能一一
言之不復縷縷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
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

之報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
有粗疎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其近覺向來乖繆處
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
甚多朝夕惴惴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
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此蹤中功夫
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春秋
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
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
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
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

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
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
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令此人去取納上史仔細商
量為佳外書既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
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與無復可信天下後世
非所以為久遠計也并白鄭丈看如何示及為幸孟子解此亦
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為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性危蹤
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邦料理減稅事旦夕劄奏列上即纔
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
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

云云來此閑非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此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
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
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隳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
已衰耗如此大以為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為某危之乃知
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
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
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
遠利害也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
舉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
有未安者別寄具之擴之亦有說皆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

歸至當討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
喻太眷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為有
進步處耳祭儀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頗仔細考究喻及日曆
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與時要須別刊乃佳耳
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喜甚善數詩皆佳率易
和去不成語言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聞之似亦曾相見來
令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
乃附劍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撿藁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
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
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詖淫邪遁
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
鼻也今只晉狐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

飾其說何不將它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
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為此假借也又如前書
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會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
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祭家
似此文字剛自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秘之然使只向這
死水裏淬殺則更無起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固甚不向裏而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為奇
特在本身心可歎可惧也靜勝軒絲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
為錄寄此近於叢李道處見庭聞稿錄一篇乃楊遊記龜山
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問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
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榮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
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

然公亦未嘗寫至一說晚更俟高僧宗本修顯進觀此則呂家
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
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卑示及籍溪行狀更爲促
深卿早爲寄來舜臣相見未向逝中亦附書矣項孫果如何若
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數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
書說有一賢宗室從來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之任丈
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略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
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
軒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復何如所論與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
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甚嚴恙可應未暇迅論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猶豫底
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興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
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道
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
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餽自正月以來諸之矣百事節省尚無以給且
暮欲致薄禮此亦出于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
就彼兌錢一千官省折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爲於其靈
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寺
與學之意如何可尚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
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爲主其事亦難爲進退耳擇之已諾
尤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
百李久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

有幾何在彼擇之爲帶得幾于過古田千萬早示一數於建寧
城下薄托言叔奇來爲幸或已去手能爲收拾專一穩當人
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拔續印造不然
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爲妙須知時已修定送伯謙處
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得書有
少反復議論末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而未易布也力行固
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
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恭漢儒雖言亦不
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渠則絕不愛此等說前輩議論氣
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尊若是之廹切耶近又
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
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此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
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郷往殆不自勝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

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
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爲不
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
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昔悶之擾不得少暇向無暇
讀一字昔今又當出崇安見浙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
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忽來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爲恨不
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擇期既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撥之奇
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
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

勤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受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恭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勸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積之亦來得數日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可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爲之奈何

林擇之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爲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鐵峯新庵共增悵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理方欲爲略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爲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爲解也

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存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兢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焉況又何如月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瑕瑕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宅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舜孫惇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令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文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復改定及改去歲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衰苦之餘秋來增劇頓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其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爲入城討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

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過湖外又聞少留吳與遊
若不知果如何渠在樹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
彼衆我寡難支撑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爲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深父
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之義谷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
爲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
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休斗解官擇之辭職書一一
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須及此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
賢宰許多心力商量爲作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
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
取諸家定爲一書與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

日畧抄出節目令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
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叔也仁而不佞孟武伯
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爲衛君殷有三仁管仲
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
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寧堪
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
有合商量處且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
累日不聞議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
頗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俱以錄去一觀道人遠不能盡錄其大
槩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爲然也擇之論深卿
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卿書亦以爲如何前日方答此書了季
伯語來訪劇論兩三月書疑釋去遂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
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
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謨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
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
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諭也石子
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
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爲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體如
何前欲此來今極畏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擴
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陳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託
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爲託朋友兜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
近日爲況益窘彼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抽叢渠卿問之
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
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念也此間
朋友亦無與處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
皆苦貧極無聊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本府借頭於法有礙非
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者可歎可歎近山間正館
行承有借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然某過衛信到婺女
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

由說者多端似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
安從勝前此必病起邉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甚
近日來小嫂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宿思向日之言故蘋實之入
參時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功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
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
乃可盡心力不察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屏跡
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
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克之亦不
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覺憂慨耳潘
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進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如此
却得且從容家居區處家務亦是一事但鄉中之約恐又不得
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
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湖事想已畢
自此宜且安靜勿興功役為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栗昨所草
堂之費因語為扣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累也

林擇之

福公為賦武夷詩押舞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
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
且久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謝且止之甚善昨聞自思量許多
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
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關過自決其不可久於
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討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日來姦贓
始具一二日遣行郎并上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
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已久學中規範
計當一新所以為教使之聞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
此中課程不敢懈然亦未大有益為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
恐於鄙繆之政或有所聞人還幸賜批誨至懇至懇愚頓見事
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諄悉不能諭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借盛府祭器祭服依倣製造有牒上漕府書懇府公更望

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為幸或恐有大不可携者得令人畫圖詳
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者且
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得不
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
竟亦當少息矣恭大慝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
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行須更上此奏
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目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邑得
同官叶力詞訴却覺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

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
廢幾有禮風者做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戒約
及令任催下戶乞貸之可寬者矣又得鎸諭益信所聞之不妄
吏當申儆之自此有所聞更望予細批諭但截管此令者來教
似已未妥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爲彼府押回公文中備
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
去矣煩開爲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爲所部不
則別有他意也彼中幕府僉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
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儻若

爲强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
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
以爲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遣冬書更當力
請庶不久爲吏民患苦也
某衰病如昨豫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後期
中省自劾勢須罪戒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爲百姓分
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敝者未知所以爲計
令人曉夕不皇前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
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詩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之故
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劾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上勢當

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
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關防則無復開泰之時
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蓋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爲
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乞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
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討至未敢將上度不過旬日
必可得矣建昌納苗賓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强似不相干稅
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恥
至此亦何足邮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
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
已在汝上矣

强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
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爲疑幸爲白錢丈一言於帥座
交管傳押爲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不以爲過也
諭及帥座下諭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
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
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月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爲職事
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耳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
往也
某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書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爲致
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爲久計
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

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讀述耳所錄收江漕親
戚虹稅幾爲所論當府得此一章亦是草草出揚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言也
柰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
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
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
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
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
路諸使者也
其請祠不得此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
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
間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商來戶摒勢亦不可復爲矣比復苦旱
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思不佳絕不得
近[illegible]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
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從道干譽得罪於士民
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白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
之害也示喻向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傲晲虎狼保養蛇蝎
使玄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
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丈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
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許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皆撥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
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

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鉗骨之毀亦云甚
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
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
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
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爲甚數日來欲略爲修整而不得功
夫又無人能爲物色圖畫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費力也楊
僉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挽西山有徐騎省篆
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并銘煩爲致一二本便中示及五賢
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
垂諭屯委勿外某鄉辱誨諭本報疏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
我之厚深以愧仄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
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塗與不至此否家貧願
勝富者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柰何柰何
此間爲旱災應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族黃省幹同措
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使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
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商卿爲同邑官區處數幾下情稍通
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
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爲重耳敢煩語次試爲叩之若許幸
早見報當專致請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舡濟此艱阨千萬千萬
某比日[illegible]祠得[illegible]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之備
亦已七八成矣早前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三

縣其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爲償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録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物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閭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相處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闕或爲諸公所留耳告糴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糧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亦推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諭意

屬縣無爲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爲印寄更煩於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月以滿王明起爲襄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未曾告錄示（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一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所名需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糴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否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如期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于弟能來亦佳但濡洙不能多須預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奈何奈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諭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撥得四百千半是糶米剩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

項椿管以俟其報告爲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某已識之并煩爲致意早得一報爲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爲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帋幪蔽烟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撿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爲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某未去間有定論爲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交郡事即將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悵恨耳白鹿田

錢已撥正牒教授俟彼回文卽可支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爲人所擠而罷今能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永卿主簿老兄尚留齋俯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遽未能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

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巳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啟蒙改本未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爲伯兄呈似更同爲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皆傳得而爲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爲借抄錄一本校令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刻得一板流行亦佳此非僞學想亦不至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傅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否耶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爲人取去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爲煨燼之間印以見寄否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鋟板甚不費力況非僞學亦無嫌也新泉圖于和成既爲定稾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
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耆相繼物故皆

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寧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壁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凡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諸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在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耶劉婿得依餘光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
某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婿幸得托芘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甚

傳其闕已到永卿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卽且將其間占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爲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永卿吳唐卿周德之李深子

某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饑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爲之時遂不免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

東岡之陂卽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爲仲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論減稅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它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爲況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它處眞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今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爭徵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諭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尙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廣文別後遂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永卿所論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少定寫得別本卽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從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己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卻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北來爲況如何書來不及首蒲平安之報何耶
去歲災疫異常病旣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危殆忽蒙除用懇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不得已卽須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來錄示藥方極成留念今腳氣已漸痊祕結卻變成滑洩矣大率氣血漸衰自

見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暇俟用得卽來寄易之象
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爲
淺近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書　問答五見　舊集補入序次如舊

答黄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
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
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敢刻而終篇中大槩說親君子
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卽便道往哭
之而後歸耳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
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彦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
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
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
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
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恐所
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
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巧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
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
終業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說方
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論嘗恐未亡者此乃眞是當得僞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
相試諫太僞當人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悚懼

也求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宇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則將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卻附去然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首號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擧為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也季通家為鄉人陵擾百端殘不可存立因書獨其隂護之為佳

將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很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為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闕於近習而惡之若是那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竭跡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得無大蹶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騎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騎伯為借錄得一本見寄為幸幸卿舊監得便且罷卻為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晳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卻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為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

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入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絮矣一章尚有未細密處六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

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華不可尚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書器遣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恭
矣所謂鄭君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
旦緊至此也自因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
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
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
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
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褫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
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要畧說道學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
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悵耳今年早晩不皆損州

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
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也荷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
君大夫旰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
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眞以蠱壽事又下漕
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汩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
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
爲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折去大夫以上別爲
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與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
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滲漏乃爲佳耳修定之後可旋
寄來看過仍一面附人旨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
疾病旦暮不可保而黨禍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

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
廢終爲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
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
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
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
雜於其中須知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
爲盡善已再條具寄之矣幸亦時爲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爲佳榮留之
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
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
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漫錄去可以示其吉父也峴乃鄉
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過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强章疏只
此數人東湧西没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

頗因便寄與勿令浮沉爲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
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
已發去矣此却差强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
煩各爲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但不知
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僞學之章首辨張非僞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祭官而
韓以受知張門爲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
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爲王地冷眼旁
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
稍緩却緣近日一徼其從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
從頭再有行遣張乃流道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請欲委遣
之故上書外爲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

示就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今冬上饒括蒼興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無奈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王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模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爲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教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入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爲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牖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復多骨金橋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爲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爲編定此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卽伯豐實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目

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請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漫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爲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潛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爲浮議所搖前此留爲報書皆謝可行爲工不報者疑此間受漳浦之壓者或與當路厚善

必黃爲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
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
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
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
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
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辨只韜藏避謗邊延引却似亦不爲
其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收秩計已近十
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
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
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

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
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
隱下添隱謂早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早陋得江西
書與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䁥氣象開闊朋友
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
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
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
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
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
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到中乃如此思議影
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何之之

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聰看得尤好若得
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
而子約輩𦳝滯膠固不可救拔須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
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
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人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
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
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
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
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
氣也此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
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傳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

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
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甚稱仁
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
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
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
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已向安否亦不
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黨湯倅過此皆欲爲門既而皆自有
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
宗官衙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看個道理二字便自
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散條見
錄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還往授受中亦有一二學者
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
已來自建昌資質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
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屋未
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
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
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幹孫
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則天人各是一般義
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
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
渠能領畧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醫藥之
擾未得專心方畧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
其說以從夫子之教雖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
者其言悖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
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柰何柰何江西除命緣上封
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
折甚可悵大抵此番盡出聖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
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又恐不
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
得爲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
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
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

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偏見
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可見不能
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
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
之而復中報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之耳韜仲事甚
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
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

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
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使之爲縣是全然不曉曾人說
話矣可怪可怪楊元禮亦爲漕司不取顧狀迫換長汀縣乞來
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
論大小直是全然賭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
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
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磕亦可笑豈亦大家
行着一個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彼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
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爲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爲卑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
但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

也

軺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令畫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損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頗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僞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厲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個半個然不甚濟事但不意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畧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豊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爲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二如此者衍甚

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昔非不且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人槩止爲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爲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爲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爲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爲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尙未到則便遣論列亦是本分惟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爲戒敕僞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弊乃爲沉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究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履安刑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惟但不意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爲不欲咈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尙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爲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紛然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其可憐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但其家子今未得的信只蔡才仲自桂

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崇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
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
府不秘即滑脚羸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澥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
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
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
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也前此見中庸說甚稱序中危微
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人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美惜乎
前此無以此理聱欬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晳
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
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

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
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
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
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
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
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
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
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
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
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募從者衆尤以爲喜娛紀既定更且耐煩
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
習非細事也
益公錄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皆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
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
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
適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致意春暖一過
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
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探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
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衡來根亦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
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

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造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
集解編得稍詳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
冊回來爲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甚沸如今便得
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
可時所望於見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
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日矣此却
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爲有
思慮者而日間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爲恨不知此是何等見
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陋況今利害又已曉然猶
作是論眞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絲
子宜又要個人塡窠子圖得稍講加色一番光彩不知如此有
何了期也鄭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

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
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己着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
幾口橫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畧爲佳但勿大畧
彭子壽劉德脩二郎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邪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册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
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令其
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化更望痛
加鞭策少寬暮年掛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五哥莫須
常來俗問否恐不在齋中宿食亦須有以遏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

欲如何措置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
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
長鄉有南北才高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脈而却泥著零
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開陳槪深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與
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知若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
伯崇已赴官否陽聞其子在今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
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耶
古之稱節有慮其學之無成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
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當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亦持
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

可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晉之却能如此甚不
易得趙昌甫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開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
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況此道之廣
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
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
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
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
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
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模細功夫者
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

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功疾患爲撓
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
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
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景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
怕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
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語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
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
才不至大段很俗斯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
起以其貧病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
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但遊

不成並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
得致道書云鄭明州嘗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
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
楊敬仲乃大不以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
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
此諸人掃剗已盡或須作罪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
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
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
者為是且更緬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
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
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
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倚進者因來喻及甚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嘗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
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
失之固執此間人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
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
繩又隨間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
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
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
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子[illegible]
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闕幸借人
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
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尚多已略改定如前書人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
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
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假促功夫未便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
與用之上來庶可并力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
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眾讀書供課之外更
煩時與提撕痛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瘁聞之驚駭渠素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
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
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
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知幾
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憒憒也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所覺通透日前原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
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日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
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為
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貢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渠乃
疑為直卿之文不知前月所試果如何
恭叔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公厚

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公書去也
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且夕更囑祝汝玉若得
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
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
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念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
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
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
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
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

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
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
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
未晚不然則猥主奚少於一夫耶省狀藁錄去只是二公勿示他人試爲思之
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
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時未便不知曾入討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寤寐爲之不寧也近又得
正父書日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訓詁嚴偏近古其短處是粗率
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
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亦有所言亦爲鍛鷹飼虎之計又要得

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
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
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泰兒挈其婦歸湘鄉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
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
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
草自劾之章且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
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
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

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
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
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爲甚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
念只得朋友々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
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擧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
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保但業
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注
居兼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

書問答互見　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答蔡季通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輙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胸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後來書編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

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祁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益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衆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誤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皆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算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暇來諭須而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人布陳其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輒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入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闕子如可傳煩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纍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數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曆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則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冀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從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不[illegible]不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誅勝

宅處惹客生事耶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
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漫納去試爲勘一過有不同
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日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
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
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
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驗之未嘗不
稱善而終爲明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矣之者亦未可保
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修之爲愈
也

前書所諭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塾
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
昔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
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其復來此借
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
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統無間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論不謂蜀公荖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圖中
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
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
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扮去文字示及爲幸此月已到片溪今日

暑走寒泉暇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
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
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術錄示判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
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
判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葬詞固無益然專貴史
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
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寅諱不待其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
卦初爻何耶頗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
子孫當吐而生恐兎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
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

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諭
石磬閣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
爲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諭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
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謬如
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匆遽兩竑之說考之
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求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
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爲檢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取雖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爲寅
位言取東之維否如是否又恐是譌言四維也
兎者吐生光昨日閒思此語忽記亡親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

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敎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祗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雖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語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且久須自去求見但其自曉不得却爲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且夕不免逐旋講敎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一兩

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狗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諭則既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益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諭固兩端相望而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諭則煩而至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頗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敎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午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攜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諭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諭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

所諭蓍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比近得林譚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中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及俗
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來細看須奉
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
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絃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不容其自相和
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鋳尚未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
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關通錢小大自不等
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
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
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
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
而河車須人乃轉恐未盡古法試看之如何也

孟翺之趨誠如所諭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子殆
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
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
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懼益不勝
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問一
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
解大繁故也

[illegible]中多事更不別答[illegible]

[illegible]不定論小孫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
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欲得數本來云渠書處似此文字甚
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
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
謂敬而其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
立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日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
下日用功夫勤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
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事兩日後方聞之耳所
論截米適有便已爲言之未知後如何但恐耕此以賑被災之
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

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鈴山
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嘗時見得都不
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
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
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
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
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
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
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用
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
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
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爲己得非若今人[illegible]

等豬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如此重業下問不敢隱
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爲鐫磨復以一
諭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
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況淵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
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挈負學者之幸
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爲究竟
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諭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
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
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
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
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議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爲過
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
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
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
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又至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
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爲踰月之計俟某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
就此寫却一兩卷示子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某下只
間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問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
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
說皆來不曾下語說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
意思試檢看一觀即見（六君子盡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illegible]用[illegible]）

求之於中見諭爲幸東山一篇全類詩之比興兼言聖人之道
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諭但
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幸幸
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今如何立語只云聖
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爲之也伯崇之僕
說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
倦眞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皆拾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
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
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
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別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誤不可憑耳大學想不輟看

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舊字別
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至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入因補此兩段覺得
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舊說更煩爲契勘辭意
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之說
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
人其兼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救世無必待學至
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
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
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
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它日其詳之爲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

內去一覩或能爲反復之尤幸

逐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强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縱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

三條非涉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想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本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但條貫功緒尙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朒恐是贏不足勾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諭也小學冊子向時攜去今告早附來添註此數項役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一本并唐鑑如諭遺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鎛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諭創艾之意甚善但當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修近看論語却儘有合改處候修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晩常時鄙笑莊周爲惡無近刑之說自

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枉顧餘得面言

所諭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必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絶少漸可讀書但直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癃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東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攜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尙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胡瑗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入陝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蔡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諭及需通鑑方此

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
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
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牴牾者又不
見今是以磬定律爲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
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爲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
有何字可改幸更爲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
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著力說教分明方見歸
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
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
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糊了
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

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項刻功夫寫
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非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
說其說甚鄙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
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
抵盡用本原之書且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問趙簿來問不知
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以諭當以囑趙
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
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
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

下也前日所說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閣阜山中
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
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
爲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鼓俱
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
即別爲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
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
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
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
界也幸更批諭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

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謬耳參同寫得一
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家墻界未得
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人來乃佳不然
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
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
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定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
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稊稗之五
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倦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
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
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
當不敢不以告也

其衰既强顔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
不喪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
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
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壻歸有
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
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
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眞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
埜事人奉扣幸垂喻中山閣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
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目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爲撓所
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

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井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强說
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任劉補
外也
閩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之藏
則雖齊果敢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畧修改說得糊乎人亦多說恐有此嫌鄙意
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其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消詳
未盡耳二聖必不我欺也閩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辯且攻橫
渠甚急上皆不答惻怛而退未知竟如何
承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亭竊恐未可必也又

□□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
亦分疏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詆忤却
恐夫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某
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
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
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畧具備覺取象之說
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
改更皆非今日之臆說也俟月末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
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示及
也渠深爲　壽皇所知月今觀之不爲不遇猶復齟齬如此是可歎也
昨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歎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令有定論乃佳切在虛心平
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出入
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
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
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伴決不能終歲
守諸幼童謙之聞欲也補又未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
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其荷憂念也元善書且夕遣
人即付去律曆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
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晉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
議禮正冗未暇言攻恐雖言亦不劾盍覆按使還又附前議若

系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容効力無可柰何耳直卿
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
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付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顒正編
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刊行恐力不足即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
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
當重煩諸處得安排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
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矣曆事
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
者非特趙君一袪此藏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
製律管及書與來爲佳俗樂文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本文
有此意否耶恐此亦只是可爲旄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義也
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矣

眩暈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何由
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歇首勢必雙
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理可便作一狀
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與行即同往觀尤佳
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啓棠中欲改數處今錄出來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爲佳免令
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柰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養工夫不暇安排文義
耳

廟記已領云云一段補卷尾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幸甚諸事却未
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爲惠幸甚幸甚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
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鐫兩秩罷去并毀書板 章中已見及名
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
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
然當非妄傳亦可畧語朝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畧附劉醫乃
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
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說正
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壹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
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

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蓋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
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暮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
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
資質者皆爲所壞了甚可歎也

某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應晨
功已粗可覩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閒得數里間一兩刻沾灑
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請祠而
亭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救荒耳楊倅又以憂去新宮
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湘與同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
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記吉甫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今已

忘之矣白鹿者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擬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
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續書卽有田亦無益耳詩刻今
附去一角雲谷大曆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甚招得
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已食告就雲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樂上
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
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辟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閏欲添五歲
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只作
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薪圖以傳耳陳
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
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

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
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
知曾爲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需者不需然造物者亦將無以爲
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將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
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爲諫官一章便行未
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某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
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勿此況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月兩登龍湖幸無宅但路滑很很耳書堂高敞遠勝雲
谷武夷亦多客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閤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張惘某此無
宅但爲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
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
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爲訂之并昨所說嘗論
著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耶伯崇借遺書
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
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
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藁錄五臣解（范呂二說）各自
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

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
出經文矣兩后在此累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即求得
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讎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宅
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
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賭奎
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余聲玉振之說皆
未盡數日客冗擾怔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某未
曉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
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章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
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同且有天然果如何耶
韓詩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劂以類

相從甚所取之須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
禮運大學經解表記試用推排俾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修成一書
適詳略之中細考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修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齎錢
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歸却納錢去之尤便耳
鴻羽爲儀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
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
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
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
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啟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註頗佳當攜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聲或
是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爲處之毋至過甚爲作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
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急緩取捨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
又雜以謔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怱怱忘說煩各矯所偏
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爲苦用方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修定刪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西銘說
不仪煩爲細看携過見喻
前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怍不知所
措亦將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己費所疑
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稍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
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
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歸途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腳亂
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
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奇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
參同契并攜來看也

猶有歸藏否有便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僞書也
前日怱怱忘記面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王朴
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
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
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
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稱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
不遠也克己課程只是語錄中說當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
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
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米卿親戚念得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黄氏向來見諭減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抹郎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術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爾只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遣令埜具稟甚悦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晩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憑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

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郎一到見諜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此罷歸日須皆可舉事也但恐迂緩伉拙時論不見容耶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覩埜歸必能畧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偶石幸與順之偕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登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亦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冬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書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雨種些少竹木亦道欲游之意胡爲乃不遂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

可及告人在彼指撥了之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致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縟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忽然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僧兄去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肩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大事此是浮文

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諭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灧深碧之地宅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偕李云已錄寄并其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備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畧便令對讀旦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

封碑所諭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三如何留疏爲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畧修定不知可旋刷否切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爲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於已了矣

後山未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退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簽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退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占少因多之意不知如何

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除是先人讎其後乃共續然此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柰何氣象不佳今人不知措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為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

某兒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樂不謂未施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敘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日思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亦須

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肯受也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殊如又是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為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為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莫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憒憒益懷仰耳至春陵須為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為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為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于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汲汲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齒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于斯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端只說得黃鍾一均而最上一弦而遂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

□□兵之騎得□□已到彼足以爲慰做居寬廣勝何處□
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向壞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
話留蕭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
亦不能一一遵守須在南康此寺常爲客館若自遠嫌不欲居
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
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肯來見竭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
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得一
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爲況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
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憒憒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
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

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
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
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爲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
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
安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須秦記後屛惠
書具聞動息足以爲慰括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
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
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爲訂
其繆于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俟氣淺深同是一
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遞價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服
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猶可告語今已去矣
參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爲劉安之雞
大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自言
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宅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
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
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
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
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底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
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爲整葺後便奉寄也

三哥所苦病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
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聞中些小
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

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
長厚乃遽它適新俟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
若得其有家法恩舊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作歸未暇檢尋舊本且々得之即寫本寄去鄙意但
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
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
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也卿又以
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聚之兄弟大家
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
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西 朝老 柴寧開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春陵
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八議論甚切不易得也不知□

中尚有其踪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此却亦
了元本須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關欵界行塡注不須更寫
前後說也
精舍閒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
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閒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
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
遠來之意甚自愧攉耳吳伯豊在後生中最爲警敏肯着實用
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
爲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
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
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
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

掩捕而盡殺之葢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
牛毛旣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
一書託范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幷附去奉
凂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
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敬耳別
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慨歎趙守篤老靜退子弟皆賢誠
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喩也歐陽君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
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舶向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
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
得罪於淸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寄之陰君舟訣見
謙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與豬肉而飽者
吾人所知葢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
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
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敘外別傳一句耳前
書亦嘗奉扣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主驗明白因
及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喩所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
之訣但以爲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
畫本且夕得暇當令在子更依侯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
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
此定本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
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道事若令傳得幸略見示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修定又適有彥中處便
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文字重滯
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它所欲言略具

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未是處更告詳
細點檢一一見喩不敢憚改也自餘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
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漭宥盡釋纍囚也耶但
在我者只得爲久學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
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閑中却自看得
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
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又寄些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
書序亦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喩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計臺
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閑暇儘得前書作方也參同契一哥已□
手刻版矣轉看精睨不得

齋恩寵篤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明遊未得遂承晤徒爲悵耳諸喩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曰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況亦當不至落寞句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說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律說寺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弦用聲之說非而莫知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纔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卻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曆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已令進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既平心抑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禮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兩說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illegible]此然已覺繁冗矣卻是台人[illegible]得說[illegible]話賛卻言語也其守城錄台[illegible]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恥目者自應[illegible]報狀岳麓圖已附去矣

止

朱文公書劄卷十二

書問答互見　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答蔡伯靜

啓蒙已爲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卻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筮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爲佳也事了能見過爲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

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圍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圍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爲印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補也

天經已領其論極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甚天頗費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著古今一個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皆詞說乎又況二極交互一義

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爲詳之不知是如此否尊丈許錄示參
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丈書中
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
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使寫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
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
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
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己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
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
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并此中
寫本一冊袁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

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白刊行丘本不甚佳然豈
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韻改得一字遂叶韻亦不爲無
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開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器歌
中七聚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爲正而以聚爲一作不知如何可
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丈行後悯悯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
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
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輿地志
納還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臨川曾景寔昔云尊
丈已過彼有以贐爲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
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算不合不

知是如何尊丈必嘗說來幸批喻尊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
息必是已過前中矣啓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闕一闕當作徑下冊
第二版前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字兩占前當作主可便改却此
三字更子細看過爲佳
嘗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
尊丈之遠爲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也公
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
爲人所誤正爲此耳
尊丈要琴結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擔或籠箱之
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損折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說尊丈有
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

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
也
書白字甚不方正努胸垤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
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
省謗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鈌
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儹帖盡此以後二十
餘版務雖只爭一字而循末一行只有一字又須儹動後篇直
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去未晚也浙中
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
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曾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繳之以爲思徐誼

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備畢復宮亦是爲謝所駁仍發書時也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爲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興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俟見屬但適此病黙不容發口已嘗託八哥來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塈下之役因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

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爲慰不知見服何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喫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況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當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問矣事勢如此不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入毫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著簡約爲佳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困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畢建書已領抑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許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傳已領侯史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皆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仲撫頃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護附去想未暇看且煩爲收起鄉後所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兼存衆說而以退然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爲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

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如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

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京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還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兒輩不復別爲招客之計不爾卻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饑殍於溝中不敢罪歲徒自咎耳蕎麥既收船米輻輳民食幸少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慮夏末尚須糶米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一

尻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數人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也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渠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煩爲求其樣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枚便中示及爲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

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其所薦揚徵仲孫季和項平父渠皆薦之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趙憲程正思書擬之暫爲一一致之爲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甚

善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某以按發贓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不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腳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立之碁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目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忘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雕印下諸邑矣但今歲冬已盡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某又見病且久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韜仲書爲之慨然此雖作郡反不若

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困不經界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真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錢亦萬二千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凡事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韜仲書報經界復行不知卻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所敗耳

甌寧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衆說之排沮況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作來固不請此利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忽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甚疑開口說話也來書所喻固皆一方永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

決不能用徒自誑誑耳趙帥在此所爲不無未滿人意處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撥忙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界陋處鉏剗與省婁幾猶不爲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爲得體如鄭溥之却似傷煩碎然亦不易得也 某復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勑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螟螣之災歲事甚可慮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荷留念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緊巧易照管渠却汎濫胡說不勤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痛與鐫切塗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惰推托放過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罪之此益只爲不協力攻周揆

耳誠甫之傳妄也輪對文字亦正當但不甚切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爲所疾益肖論正心近似道學也然重華却照知諸姦朋結之狀時有聖語云周有甚黨却是王黨盛耳此語僅鎭壓了怪事也聞於中外且得如此亦是幸事尤丈本無向背似與婺尤厚今亦不免尚未見章疏不知何事也

其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最狼狽諸事如鬻鹽子斗折豆皆非法 子斗者廢寺之田租也 坐視半年未有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有條具輒以一二事爲請若蒙施行則科罰之類可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但鬻鹽一事最爲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二相安奏檢視錄呈此亦已一兩訪問歷處以俟命下即便施

行意欲及此農隙并力打量田產攢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頭勾當郡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奉煩賢者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旦夕到矣不知能爲一來否可稟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有數辛送劉埒歸得使就之以行爲幸更欲并邀季通伯崇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韜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恭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喻但漕司便欲施行其意甚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

鉏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閒正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爲便也要是秋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爲鄰邦陰沮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恐且令此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使一統之中國有與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行下亦須回申且俟農隙也復業之勝不妨早出值此間田荒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請論皆切當紙札之費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閑錢沈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宵利益事不然徒爲後人耍費所取之資也萬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晦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

幸為籌之便中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撿
察姦欺督趣逋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為之言若更如
此數年鄉官彼守空倉巢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
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蔽
也仲宣自連城遣盛僕來此云提宮丈倅錢尙未得已為作書
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
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痛未及作答
渠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陛辭
日亦嘗以為請但說者多以為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惕于直近
日過此亦以為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
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所與諸司劄子
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
望其思量到于直所憂處也籍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
議不協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
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
樣否如有之幸為別造一枚被令精密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
不必鑿前輩名字可惡只云溫公周漢尺可也經界中間更有
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
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
難以語人以來論苦懇邦故輒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攻擊甚
矣足以慰所懷止此不倦以終之耳林帥入境其知吏治美惡
嚴毅有體甚愜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籍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
惹閒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相許已有成說而幸卿適至以渠嘗扣其廣
右事宜疑其可以彊起乃復宿留然延又有書懇尤延之計必
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敢憚遠畏癘但恐徒撓無補於事而徒
失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無多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有他除雖諸公
意不苟然失之此為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勸殊不可曉書
信及諸處書悉煩遞之向令渠奉煩根究笛材乃欲以驗季通
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遽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人生浮脆如此
而其父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憫可懼章掾事已為言之但今
年緣與憲庾相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間
亦不深應不審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亦不可廣也林
帥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
去而不思至此耶抑為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
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恕己則昏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
監司能堪此耶
長坂鼠輩之擾爾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云已過羅溪范
坑屬古陽界縣宰昨日親行案以重賞計必得之不爾亦不過
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餓死而已無能為也但蔡一
哥聞來乃云後山傳聞賊人石溪市中驚疑此次是虛傳此間
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也但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鎮
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晦伯當為鄉里任責且静以撫之為一生

使別無變動爲佳浩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司申來已獲兩
人矣决不能來不須爲備也
此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可駭
也某意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未有便近可招者不知知識間
有此人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奈煩善誨論人者乃
佳必不得已只能作藝亦得其餘則不可闕也
所諭南安韓文久已得之舛訛殊甚盡方李中甫借閣本及舊
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就稱善本誤
人多矣非爲考異一書專爲此本發也近日潮州取去隱其名
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篇便見紕繆矣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與議者許橫爲沮抑若非臺章催促幾
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結抹如來

諭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聞耶報猶未免有所及之詞只
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皆乎中也
所諭某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不然
比見王南卿在番易本司時以滲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
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
蔣二守一章微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抵時論洶洶殊未定
也

答劉韜仲

某頭家相遣但心耗目昏看相頓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
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
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誘尹數
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illegible]誤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衆尤所
[illegible]能比遣人持書人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
[illegible]所得既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毁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鈔法
定行差韜仲添充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
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
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
之恐其爲漕司所惑惧中却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
寧以東兩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
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反爲汀州及諸邑之
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直刻此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
本矣龜山別錄刊行甚善跋語今往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甫田未行已被尤川之檄朋友深以爲慮昨日
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爲死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
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宗千金於乞丐
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椎敲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
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驗矣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答扣不知定如何此
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叔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
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爲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
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槩語之當不至此齟齬
此亦守事某既不成入府間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見趙帥說
[illegible]爲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決斥不若

葉穎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亡聊不能歸葬
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台旨以重其事少頁
必得今悉令取與倚業矜許却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側聞甚業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堂何
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檢放文字
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竊得以爲法專此拜請幸即付去
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及早行下州縣令受
狀檢踏爲佳蓋旱禾已刈至入九月不復可辨豊凶官司但
困民多取而不知僥倖姦民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噬腊遇毒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宜
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 善晉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
定旦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聚斂耳
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 子眞

引飲憩艮已生眾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其根
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末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過多氣候
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吃交此一種病尤當避
舊隱防禦救隨例倒却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
亦不免逢儀勞賓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積近裏面安身立命
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那

疏便要臣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所論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推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
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
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
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
視無著力處病松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
觀耳閑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
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眞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不免
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
之時不能俯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永負臣
子之責矣奈何奈何今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幸以數字見報

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
沈也聞道學鉤黨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
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事體
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
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
還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論非有疑於二君
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宅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趙章
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蔡竟不免在
道果何益乎其以議陵自劾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
能關念也
依珍文字已中本府尚未得保 [illegible] 即不免留

中官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倒亦
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從君盤澗若爾卽尤相近也閑正恐
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
俟許度若幸無疾病卽當扶曳冐昧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
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諭但陳鄭未見旦夕訪
問之當有頋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晉說今頗覺有風動之
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
慰鄙褱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覩時
論日就昇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
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暗天不復憂
無蠶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
日之意也

書劄卷十三　四

某氣痞筋攣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
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僉圖付去人
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俟批上卽將以還免致
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求閑鄙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
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
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遭繳豈有某
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況今
不作奏不通剳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
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
謝事條制渠是諸胡姻家其言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
與遂不容[illegible]生　　前　萬一或是以此恵其必來而因

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冐昧向前看他如何區
處否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罷之宜斥不容休致之地卽在我者
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
曾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
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
亦告及之漬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
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
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
疑不久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遂談營持恐嚇以必勝爲
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共間必有大關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 茂獻

頃幸同僚實深慰喜雖迹尚之同彼此默喩然未嘗得從容展

書劄卷十三　五

倒以關事幾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
言正論慍于群小遂以口語翻然西歸皆附一言於上饒少致
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
得張元德書稱聞還家爲況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
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
何故生此等狀使能譸張幻惑以誤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
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雖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葵友旣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
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
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闢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
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爲乃是南牀語亦可見其不過遣
姦亦不爲同列所容矣頁齋訪丈奄忽云亡後進乞一事如

一書丐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須俟後便恐涉
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上一
級固當為天下惜之也其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
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間聞有疏其名字
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
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書龜者如此則亦非
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

解秩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書以
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有間之意
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游不欵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
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息未知終安

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
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視當已過彼久矣
初意仍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者亦復隨俗抵巇也需及
廟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族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
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
於是時已有擯斥之徵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視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竟不
免摧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自然
有漏之一句　恐有誤字

昨幸同朝刻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
竊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
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殺不恤緒毋深此懷而生死契濶未暇
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何許想徑歸清江舊第矣頃歲經由
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
樂想為況亦不落莫恨不得往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
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事情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
聞北風殊惡計恐不可為久留計也

德修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之事
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口
書今想已到千越矣

答尤尚書袤

示諭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長編
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為說懇
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

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寮陳
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
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開處則拙者
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
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鐫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較及
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為僥幸而雲
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儒則又報事
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簡古曲盡事情雖或節用
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聳動神悚知
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
指南與鄉令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其有之矣幸甚幸

甚偽以一至城府歸愁試或緜纊還家當容肯問疾病之援無
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少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
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
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
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拔否耳蔡君符書已成簡徑
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令年兄見之其曆書
則未就然大略規模亦與律書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
所疑也
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況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弔問
且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
某非聞其混卽走紫溪又聞以柩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

議遂至弋陽候之幸郝不甚費力一慟之餘細聞將折甚兄令
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
不至甚乖剌耳所幸延哥似知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
令器願恐疾病衰頽不得終任此責也彥叔遽止此可傷人生
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季父爲况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
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生哉聞尊兄
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
暇及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
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爲佳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竊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感激雖
深然資淺材疏詎復堪此此外曲折又復多端已力懇辭諸公
衰憐當爲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闕

不知去任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
赴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
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
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
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
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輪對
文字亦願得之不知可以并垂示否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爲致謝悃愊區區之意蓋
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敢拜書也盖恭得祠甚善材
品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
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示幸甚傳畢當
并此論歸納也伯發劄子亦幸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
所望也

熹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携教育實賴母慈不幸汙憂不堪世
用不能少伸烏烏之報而奄忽至此冤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
今春粗畢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遠弔并以香茶果實
遠致奠儀仰戚勤眷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號絶不知所言
襄陽之除必是見闕正此哀苦不敢奉慶惟是益遠瞻晤而幾
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爲可喜但所陳取士之策於
人物取舍之際不免袒裂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
之福殊使人不滿意白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規模耳哀陋何
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之列想老丈慰
意也荆州之行前任猶重今當入境矣

答邦察院 邦瑞

所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尚何
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甚盛甚盛其衰晚多難懇辭恩
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為說矣惟是前任有妄乞
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任罷自合抵罪而反冒褒擢實無面目可
將使指不免自劾以俟嚴譴
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朝為可恨
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
鄉嘗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如之
錄示諫草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然
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
正論不為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某
衰病屏居尚叨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
頗累鄭君為之踧踖尚賴寬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底也
其昨遣人請祠今已竟月杳無還耗方以為慮承喻廟堂已有
領畀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既去亦須
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奏面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嘗俯就臺選來歲
發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琅玕耳

答羅參議

竊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綳宼掩擊官軍反為
官軍所蹙勢已小衂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帖
時和歲豐皆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之故頗行刻急哀歎
之政此為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嘗從贊學劉丈入蜀今
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求書得以附此累不敢有所求但
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為重也元履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使亦有
一書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云之歎豈特吾人共
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
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須在
富陽與聲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
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
見語者某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為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

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
只剗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墳欲只求汪丈寫
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
欲刪去一句乃有狀中本語不知汪丈以為如何乘間試為扣之所寄
彥體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福州幕府無事得以優　游生進此道而所以與謀贊畫者
莫非便民發勞業勞恐有誤之事甚休甚休
示及汪丈書知已為祭兄虛況虛字恐有誤志銘幸甚幸甚容附
書端父兄弟僃來一觀也端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容日遠益
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遺人未及細觀
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
故其言之極平易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而居之

相見其義論云何宥可以見示者否此山論語序尤爲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迹爲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蔽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眞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爲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後見張欽夫異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有會心處却望垂諭其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爲呈似也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別拜狀想且以從容有講道之樂中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履晉叔近皆相見亦甚駸仰也前書懇求書籍碑刻等不知曾辱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後始作書請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傳則約不可得今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爲務則已未爲博矣況又從而約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逃生窮山絶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劄著痛處亦可笑耳向

秋間相過少欽相與懷想而敎者與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嘗說及否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彩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荷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還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稟知也汪丈寄橫渠三書來此爲校補甚多勢須刊作一本乃佳益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其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邊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請出爲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寥而諸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近其書恤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某書極難共父刻程集於長沙欽夫爲校此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

不知今改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爲不厚而臨事面謾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夫尋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諭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內老成賢德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某之不才豈宜進越輙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嘗一顧之不欲鄙棄宅岢草定行事本末因使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不敏不敢竭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遊行間過甚亦不敢當自此程書幸刊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趣額詐言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
刻不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 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諭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
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
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
月自當漸覺四大經安矣

與林安撫 名枅字子方

竊聞開府以來獨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
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
區區仰德爲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欽誦心服則自今始乃蒙垂
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如此尤以歎仰

苟有所懷安敢不盡顧實未有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
知別紙具稟恨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
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
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諭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
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日下少寬
便自舒肆況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黄乃以力贊建中
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
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
以自保嗇　敬恭朝夕　不勝眞切之望

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知械當所料蓋遠方未見詔報耳向讀
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爲歎不意
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
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
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汚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
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
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推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爲僥幸獨恨爲學不力
有愧初心者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
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春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寘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
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承指誨於前其爲向仰不勝此
心之拳拳
別紙所諭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
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
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
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
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所
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
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
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

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
末也而不雜乎本必也優游涵泳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
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
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
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
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
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爲不同也姑論
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着言語以
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伏辱垂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頑惟庸昧重勞提耳
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爲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爲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

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義以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
垂喩再三毎加精審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
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相捍恐謂大體已是正當
卽不須强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
文理反有所累其䌹然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
其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喩所指而已抑
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
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卽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
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
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異
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請
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illegible]熟讀可也此語甚[illegible]

[illegible]作看似平淡沒可[illegible]中有味所[illegible]無窮今人說
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
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
是性分內緊切懇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
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之
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
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
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
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
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爲對仁之義
乎爲精微之義若來喩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
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蒜未敢以爲是而求正於左

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
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
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
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
也來敎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
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集

示喩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
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寫

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峯既去爲思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葉評所措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違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果爾又可痛也恭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守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飾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和聞已酉去昨日得浙中書云于約之逝親戚有爲旁郡守

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照官恩例故不自慊今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爲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今幷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人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闕誤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黃子之談愕然曰大人到彼又要[illegible]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閒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illegible]此方得旬日[illegible]又苦湯風證

候雖竣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閒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河乃至此累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與閎寬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校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眞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惜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曆說恨未得請餘論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

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讖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切冒重疊已深愧厚不意又蒙收召之恩傾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此不得已輒緣而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矜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逐其禍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吹秩亦久不得深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腳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

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適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尋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

作花此爲可與晤語者許當自識之也
記得洪老初論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沈
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修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卯東方之事想日聞之
某竟不免吏議然已賒矣且使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不知世
道終何如耳餘千時有人往來屢常見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只
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
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
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盧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
子壽聞亦得書乎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
閬中文叔寓居不知爲況定何如亦已託君兒附書問訊矣東

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琱之迹三復歎仰
以得見爲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嘗已
就窆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
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不刻之況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
堪重以爲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聵目昏日以益甚舊
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之人收爲學徒又多
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
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
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必

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迎
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憑李
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弟號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
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
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
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
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某隨例
納祿幸已得請中間益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從
之之累亦可歎也
叢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
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

扣玄指參同契絶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同有紕
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暇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
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
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梢作如何出場耳每
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講此舊所遵守者溫公書儀程
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
致區區適此恭瘳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收月來訪幸甚幸
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且久聽人候之當并拜狀也恭孝
正要垂睨從容審斡患益來喻乃欲以隱括芴納紛諭言脉迷

成眾指罰之駭歎而迷乃是吾欲引善誘己兩曲在人非主人
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
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
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失
自乖離外激衆怒内致群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辟兩人
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徑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
喩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尚君之令
乎君上以爲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
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莆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村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
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

亦意其超然非常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弃諸孤益
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
亦再登近班而某竄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
今以爲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
諭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 南康

丐祠之請前此半歲已專人入都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所欲
矣昨慮彼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此吏關白想徹台聽也近聞
已除右寺簿爲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弟達於從政真足以
惠一方矣

答虞提幹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
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
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効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
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爲干名求
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令兄寺簿詞翰
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輙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
書幸爲道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喩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
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
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爲佳聞建安

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槩幸已無它但
兩路之糴日迫官司要已再輸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
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爲慮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款幡然一來千萬幸
甚昨日到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
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糴已足上戶便謂事
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糶豈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
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士人爭占闌
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躬親
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足目今便覺上下人情不
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隔諸司再
煩左右一來權領之職帶取印杖從閩道直趨崇化麻沙往來

監罷并帶僧救死一二百何□詞屈公[illegible]事之略定而細作亦無
下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
意似亦可憐不應便恝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
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劍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
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
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謂却是欠些僞學
其言雖可笑然恐有此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
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兇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
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曾
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爲然而

瀆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
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
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是氣
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雪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
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決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
諸遷客闕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甦驚也人生由命非由他
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倘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
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儀本以
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　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
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生死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爲
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儿造道深至中必不爾
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輙以狂言
廣兄意耳兄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
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不訖便可火之
不知者以爲訴病也某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閑便有食不足之歎
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
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鈎黨
之故則疑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一韮此城却恐
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須還參山入而而恐又重遭指

日須更審而後遣告詞傳聞數辭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據
畧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
幸畧批喩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箇半年
未曾立案殊不可曉也避地盞山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
受俗司對移之命既行役乃深然以爲自此發之不知三公經
年不通問也府諭季丙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
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爲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益深惜之彼當已得
其說矣來使方今遞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
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訃亦非晩當至矣獨樂園岡恐司馬守便
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旦刻之亦佳但共詩頗有誤字
見山臺詩中剛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字作淵明當改正耳前

賢道迹正爾何預人事而使人想與蓋不能忘然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狀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冏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亟言者無它但欲勿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瞻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僩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亦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鹽課入己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閩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處公餘徙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披一著高似一著此其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爲佳耳鄧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吾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某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訓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俟一再通問亦依樣葫蘆苔之不爲難也

答黃子厚銖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舂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纏纏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舉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

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候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悶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丘子服膺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豕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與如何開眼此句甚覺瑰處之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海少而率諸朋舊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略說與通理所欲議定喻及仍令匠氏

書固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楊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嘗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蜀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諭所指也

前晩聞春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爲之悼歎不但爲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諭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論非在賓幢曾聞此說渠亦嘗輙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猶時好也

前書問貢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修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紙授元履令見二公而道曲折菴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其皆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與伯修昆仲者也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續思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丈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首不約而同幸持以示修崇老侯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丈許尹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贍建陽不憂貪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謫而更誅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修兄弟今日之計不患

於貧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修爲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選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案發之愧也

答王樞使

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愧不可具言蒙喻干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爲力伸黠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誼之高足厲頹俗矣及此垂太息也浮議洶洶至今未息喘傳命倡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爲者清源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累迹之中數□頗有苦□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

盡中外所倚以為重心丁區區惟明公與蔣公而已竊
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比間親舊有自千越會葬而歸者亦
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
如某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
安而役役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
須一發何月以來正此爲苦加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憒
憒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足疑之過耶湘西區牓饒
李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横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
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其大惠也其前此發意偶及於此而
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饒李言之不謂便蒙聽可遂得彈壓江山
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茲幕下書來極感知
遇之意醴陵亦說甚荷容督以見門下愛惜人材臨能器使之
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自迺以來衰病沉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澌盡之常無足爲門下
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稟其人明敏有
才緩急之際可濟緊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墻竊計不待區
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崇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
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盛甚
盛顧某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
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
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
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
自任而勉焉以國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
扶植善人抉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
焉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濶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爲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趣迹程
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
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與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爲
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
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爲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
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
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
隙乃爲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

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
間忽聞臨漳所薦經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
官而不欲以此爲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
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
復出矣

示諭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
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
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錢見説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
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泰吿且知條教已孚
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效矣更
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𥳑翻然令人慨想

所寄石刻某偶在[illegible]輒留在家間未及快覩
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
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爲致謝爲此悲
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
冗苦未得紓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
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此甚
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祕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丈固嘗以見寄
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
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況今方以僞學獲罪
聖朝杜門鉗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
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
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爲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
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櫬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
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
一書煩爲附的便其人乃子約當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爲幸

答俞景思

朱趙相繼淪沒深爲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爲
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曾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
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
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
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示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但

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
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添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
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胸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
老而後有聞則亦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力之望矣直卿既歸
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
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訢哀敘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
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畢盡之矣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詢知動息觀詹
書來亦不能言其詳懸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

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
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
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悵嘆也觀望既息累日自分千萬更
且覓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
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
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飽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
以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
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藥中纔有
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假貸乃可了辦
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
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爲宜白
衰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見素知尊蔡兄之文此足以少慰

之矣更有少懇將來墊處欲得敎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
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叩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旣而雖稍懶廢然見
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
年到癸以書歸云興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爲已之學私
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
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敎誨奬就之意輒以不朽爲託伏惟
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
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賫到兩縑云是他人所償
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
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敎之期惟千萬自愛爲禱

答李繼善 孝述

使中辱書爲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
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柝之大繁恐
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
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客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答折憲 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徇以仰窺精忠
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專勤
必使次輯以託挺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
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然哉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有
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卒圖之使
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某不勝千萬之幸

與黄知府

一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尸出言
伏千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
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痾疾痛之
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非是以敢布其愚
幾矣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況又使府自認脚費此
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峯行已
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
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嗸嗸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
細爲如何

聞有臺劾亦旣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者銜頗有
所疑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揭錄示爲幸昨蒙垂示
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
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竊計高
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文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
仁人之用心爲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旣鑴罷名書罪籍不知許除係合與不合幇勘已戒幹人
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
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竊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
言周憲於麟之自有爲諭之意而麟之不欲爲自衒鬻者此意
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爲喣濡之態以
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兄過聽

誤以見爲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葉仰之素勉與
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卽
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
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自疾之向平爲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
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効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
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闈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
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爲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三畫文王重爲六十四
卦六畫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彖通謂之彖象文言

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名分上下是爲十翼舊說如
此承問及之

示諭爲學有緒尤以爲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相見卻得面論
□大學近修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疑[illegible]
則在內恐要帖換也校時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看何日
入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不瞻晤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文字
愚與老兄評之而州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鬱鬱想聞之
公亦歎恨也比來觀書進學所據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
聞詳及之爲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茲寸今

及今想而行有的便旋付及幸其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未接
三國修之庶幾有緒易爲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迂游誠之
之子伯與相過開爽可喜兼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
也

其孫孫之說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數卷南北朝
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已殊費
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見到者餘
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尚不能免賓客書問之擾想官下
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齋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別
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頗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禮
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狠狠日甚深用負愧
要之此等自非吾輩所當爲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

使人意不滿耳揚州書已別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
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爲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
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卻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
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今承諭已寄
少輿處必是少輿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卒成之耳宋
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代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若得年
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
似亦送少輿不知何故未到俟別摹去近得曲江濂溪象比舊
尙附安本殊非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
中語及爲幸

或人此數時常得書論證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益屢

藝其收起印板從之以爲然不能許十六板示

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新特過高之失而竟從草率絶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諸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篇一書雖爲郡之言有可取者亦裁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使人都理會不下因書發略諷之不知又以爲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臧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不能復問勝伯必自報去某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說未易根究耳一笑所示近文甚佳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立言要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之意乃爲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少懇欲煩爲尋訪麗安常難給說及問別有論著文字頗多得并爲

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爲幸

答趙景昭

減稅文字不知已遣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申省狀恐未遣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憒憒臨風永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君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爲作耳

大學文字季通者尚未爲定本且久當取來更爲改正乃可傳也易啓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詵補遠行爲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爲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 楫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處書中開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雖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今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日前固非危

迫交急之時其爲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嘗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脹足弱筋攣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開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敢自通牒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聞議評已及此事其間言語不無深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自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清健今尚只如昔否宜布之餘何以爲樂想見彎弓盤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叟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親江浙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採者處得隸戲下幸甚

書問答　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答劉韜仲問目 炳號伯之弟自號悠然翁世稱睦堂先生諡文安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贓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彼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蓄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

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

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説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悦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横渠先生之説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説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説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説甚詳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人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説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柄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又徇流俗衆必群嘲其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惡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

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徉狂耕耘以避亂世潔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言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楮之姪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妙終反覆變態之神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

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
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慢放疎散不復
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
然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
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
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
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
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
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

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
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
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本體蓋心既虛
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皆得矣
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
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
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
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
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
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
以存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

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
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同上
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
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
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
疾痒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酣醒寐覺
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
便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
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

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
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
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
又自家提撕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
此不知是否
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徤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徤義
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卽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頑然不動卽爲
不仁禮之行卽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動靜
恐皆以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徵禮恐爲動之極猶
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
卽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

歛之意雖略有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畧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循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此元亨利貞所以循環之無端也

横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先生答黃寺丞建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

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令隨愚陋所見言之夫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金之爲刀斧盤盂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墉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

爲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甎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説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强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亦木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

於明此身之禮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當作離)蓋由此始以有于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稟賦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爲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爲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爲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爲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爲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頹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隨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爲冬藏仁爲春生禮爲夏長義爲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

爲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後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爲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爲堯舜可參天地皆爲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爲或爲之而有不充拡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爲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皆是安於不爲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

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爲人之所爲不得如慈烏父子蜂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蜂蟻之爲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擧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旣不能盡其全體又爲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爲而未爲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做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禀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畧識其梗槩方隨所見寫呈乞賜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畧識矣

旣是不會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横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從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禀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旣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爲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値以爲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禀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爲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可澄之爲清其惡可易之爲美旣淸旣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卽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此大槩然矣亦宜幷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卽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淸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淸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淸濁屬知美惡屬才淸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淸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淸上智恐以淸言大賢恐以美言其質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淸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淸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淸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眞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間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蓋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是否

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是否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受刮擦磨治其麁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

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
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為
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卽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
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卽所以推極
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
理故心為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
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
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
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
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

見之異耶抑亦未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為
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
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為念慮之時
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
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
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
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
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
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敎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
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為之形念慮之起自然

默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前
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為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
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
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
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
不知是否
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為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敎云云　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
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
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
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卽是蓋
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

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卽是蓋備夫功夫項
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為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
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
是人為逆之也試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
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
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
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為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
曾動着似卽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
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

所謂其本眞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旣發有思有爲卽屬之人旣屬之人卽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卽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可使過顙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淸其纔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

少淸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見印行文集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爲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旣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眞心之發其間當有私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淸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爲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說得太多然抑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泚而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爲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爲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爲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

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爲直竊以爲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誠意若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病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爲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未親切

孝述按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己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胸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爲之梗拂故不待勉强作爲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達逆境亦只如此會不改吾樂焉曾晳之志恐是其胸中脫洒略無繫累退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一發其所願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

此乎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正其所而吾心隨
然容不用意作爲於其間亦見大此理所以天然自有當目
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爲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
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警省把來撑努行將本不自
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
淵不侔若曾皙可謂真知其爲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
而未必實能爲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
過關未得猶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
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
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斷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
逆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
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
此不曾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糊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
及至忽然精明時方是惺惺開爽耳目聰明氣象逈別若以
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憒之極至反
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
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
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
便動時亦有徐徐畧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存愛心在長
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
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
悟勤得別有其愛便是真切其敬便是嚴畏非有所强而自
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
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總是少三者之
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自日在夢（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恐亦謂此）雖知得是夢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
者豈非資質之甚而難開污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先覺憐
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但且著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慮過當別生病
痛

孝述又自覺資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
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
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氣怯而志復無
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爲要切

只此即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
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繼祿之子爲嗣
旣没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
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
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
主祠板之題只從弟所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
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
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
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粟板時易題所稱復
有惣處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旣收立不知亦謂之嫡
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卽可

一主祭爲復許其成人或少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版
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
日復易從弟稱稍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
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
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版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
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禮弔版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
見
孝述又人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主祀
之于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
主即爲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爲復只祔於祖而
無祧

緦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葬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
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者
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孝鞋凡百從殺
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君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
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婚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没上惟
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
之命耶
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
有母命甘 [illegible]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
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没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
禮否
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
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答劉德華允廸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聽奉玆焉似守客邇治封攻化流
聞益勤傾跂讙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玆蒙聖恩强界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爲
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
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
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

以此哀告朝廷仰祈寸澤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
以爲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
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此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知所
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
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畧則又恐有不
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敎者專人咨請切
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叩詳細矣引領以
俟至懇至懇
廷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
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

乾將來糴學還錢恐承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
家亦可勸諭使從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
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椽廵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
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
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船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財賦
有經而饑民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
椽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
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鄰道之人均
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
忘其再三之瀆而敢以爲請當辱垂念也
昨見三勝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已貫境

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
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聖心
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孚于上下尤
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素不
相通豈敢瀆爾干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糧
偕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道之然須更得民戶自言乃相應
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歎
某妻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知拯荒之政究
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某昨移建
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之巧賞庶不失

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倉適到此首談長者救荒之意相與歎
息錢清前日過書巳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敝郡兩邑月糴千
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
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之累巳悉與創其籍矣今日爲縣誠
難君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顧上供給餉種
種有不可闕者未知朝廷終何以恩綏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隮尚賴聖明照知本
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涓塵可以復伸報
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某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意但
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禁祿利爲言故不復叙植桂之名將來
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入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闊疎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遜草具求教茲辱垂示乃
知巳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慚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
下元有遺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
疑之嘗來請問乃知是古聽字不應遺忘恐或刻時失之耳此
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此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
然所叙埶丈三事皆可以爲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
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書院
祠謁甚敬言乃祖祭議公嘗受知　文公先生出所
藏帖數十皆今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言至論眞
有補於世遂述刻以附於集因歎　文公之文流落

亦有學之論耶可見聖人之道千……故此不出儒之學皆歸一路四突都不見得使以一路之學窺聖人千門萬戶之道無怪乎其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也二公當年維持道統惟恐學者一入於邪即失其正凡所問答就病下藥極力拯捄正則是之邪則非之此大公之心也後之人分頭廝緒借彼形此至於洗垢索瘢簸弄簧舌徒自取其瞽謬之愆文公有靈當亦付之一笑而已矣今日者際

聖明之世於文公加意尊崇升配十哲之次

御輯朱子全書頒示天下務使薄海內外咸知正學人人遵循而横議邪說久矣潛銷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文公為萬世理學之正宗也讀是集者當於每篇之中上下全文首尾體會則瞭然明悉文公不過就所叩以答所問耳尚何早歲晚年已定未定之贅論也哉

十六代裔孫玉百拜謹述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六冊目録

卷八

問答 問答論事

卷九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十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二十六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illegible]
[illegible]
答楊[illegible]
答王德修
答蘇晉叟七
答趙子欽七
答詹子原二
答曾泰之
答徐載叔二
答葉正則四
答徐居厚
答方賓王十五

答陳師德二
答吳生
答李周翰二
答朱飛卿

卷二十七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鄭子上十四
答林一之三
答李堯卿五

卷二十八

問答陳氏問答

答[illegible]

卷二十九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答楊仲思四
答謝成之
答黃道夫二
答李子能
答陳廉夫
答陳叔向
答舒提幹
答顏子壽
答邊汝實

答李炎震
答方平叔
答王欽之三
答胡平一
答楊志仁二
答徐子融四
答宋深之七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陳器之二
答葉味道四
答徐居甫二

晋汪張問答

答汪尚書

蒙垂諭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兜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為後事起本及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元覺不粹以此知與學佛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邪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皋陶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下頻生意今曰不　能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聖也謝楊　須見胡明仲家所記

聖之言有曰　[illegible]

造其類有泄其機作如此語　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當也同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諭可否幸甚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為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

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智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

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是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
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
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爲善
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
得罪於左右不意旣損高明與之酬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
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
以先生君子之敎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
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
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

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
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
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
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
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旣判則所詔反易天常
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卽此以定取舍也上蔡
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
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
錄者之甚不以止觀於克己同塗其[illegible]明矣後之好佛者遂
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
夏之亡也豈[illegible]　明道[illegible]而曰三代

[illegible]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illegible]君子反經[illegible]經
熹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
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
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畧扣其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
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
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
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
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
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
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
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爲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

夫子正名爲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爲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
者之所諱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
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揺
動爲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
可以省息勞費蓄鋭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
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於見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
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規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
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謹推是心以往
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
常人所不能任者閤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

釋邪正之辨爲說甚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
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
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
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學之所自來耶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事看做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
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
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
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便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
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

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
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
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
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
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
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
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閤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
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
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
[illegible]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illegible]
[illegible]反偏[illegible]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
[illegible]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illegible]哉[illegible]此不識高[illegible]
[illegible]故幸少[illegible]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爲[illegible]定[illegible]之
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
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
切
中國所恃者德敵人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彊彼己較
彊弱爲言是知敵人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敵人之道也
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
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
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敵人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以
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爲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

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
論秋防已迫恐悞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
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
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亟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
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
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
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了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
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
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

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聲色勢利之
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
注心於彼而僥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
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僥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
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喙食之而殺人
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
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
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于後而求
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
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
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適其如此特於此可驗
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附會以文之尤無義
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
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詆訶龜山與胡文定書及
皆蕭子兼書不光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
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且據論語則東坡之
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
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而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
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
大本如前此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者甞辨一中一人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其庶幾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
論事實則尚權謀論如西事乃以此而敗風俗之[illegible]蓋出王氏
幾名檢此其[illegible]之下

而[illegible]主名法[illegible]生行以
此矣程氏語錄賢良處亦頗有所上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人[illegible]則其爲禍不但王氏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
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
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鷺詩乃
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氏則其徃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
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
齒相與扇縱横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
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
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
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
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
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
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
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
言至此恐閤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
之也以閤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
何所逃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
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
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
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
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
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

之學道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
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遂
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
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
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
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
及此并以求教（欿然向之　一作歛然）

答汪尚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
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眞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
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
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

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
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
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
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
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
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
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
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
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
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蘇子以邪攻
[illegible]來教又以

[illegible]知道[illegible]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
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
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
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
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
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
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
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
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
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
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
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

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
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
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
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辟
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
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
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
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
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
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

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夫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先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

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illegible]如呂氏童蒙訓[illegible]其嘗[illegible]之書而口[illegible]

[illegible]論[illegible]字[illegible]為[illegible]數而[illegible]次序不倫甚涑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牘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閑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

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果而明仲之後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

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備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啻[illegible][illegible]曰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illegible]

僕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illegible]故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非詆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

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自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爲京官而溫公云官品請侯之大夫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則已貴

尊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京官三少而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

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跳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不祫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儀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卽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患辨詰殊失所望然若熹於合意無疑則亦足自文矣別紙下□九見□□□盛意亦

□竊熹之愚不足□□所□□公以外祖無後而歲報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忘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外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

爲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熹竊以爲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爲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說魏公贈諡文字卻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爲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橫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爲是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本拜

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如其有徵即合刻
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遞乞
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問錄聚學說及伊川
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
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也渠說
又云譙天授亦嘗事後門人蓋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
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
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
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習象學文字推
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李業者果何事
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杓號定叟四川綿竹人南軒弟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
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
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
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
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
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
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
論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胡仲晉切中學者之病然恐志
[illegible]者心病止坐平時燭理未明涵[illegible]以

[illegible]白於事物紛至之時精[illegible]余[illegible]未須更[illegible]

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與
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
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
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
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
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
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
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
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
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

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
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
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
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
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
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
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
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
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
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
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攧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
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

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寛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櫱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以心之未嘗不發矣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illegible]自有辨說甚詳）

[illegible]辰誨諭乃知尚有認為[illegible]欲聞幸甚[illegible]當[illegible]年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

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外敵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

之辭至所稱改數十字以義理求之恐亦不害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逞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某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問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畧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

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某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卽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illegible]矣亦無害於理否

別[illegible]

孫好問未安[illegible]子亦不[illegible]從父之名則亦當否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illegible]似稍爲當慮仍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illegible]公及諸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此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若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附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卽心卽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二十七日別紙

[illegible]蒙垂[illegible]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中

[illegible]而所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從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illegible]亦輒復條陳以丐指喩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按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竄說而後通（如遭諫作尊令便竄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害食絜羹此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强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亦遇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責不容再閱矣便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論沿泝猶于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

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illegible]已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胥筆恣行塗改[illegible]所改益善猶恐未[illegible]大之[illegible]

[illegible]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言不[illegible][illegible]復思所以終不能（答楊迪[illegible]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絶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識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害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于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揆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指之以袪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illegible]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

亦曰

已孔子删書[illegible]流[illegible]之文因而不改孟子雖之

成取二三策 已[illegible]于此[illegible]以待[illegible]之使

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從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盡改舊文自為大耳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九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作泝胡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尊輙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諭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為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䟽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實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以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illegible]也來無所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illegible]曰何故[illegible]其以

[illegible]可謹也[illegible]者出於[illegible]之文[illegible]

弟之子[illegible]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賢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一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當謝書其說畧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掩後賢删削之功其它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先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潤畧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立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答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illegible]理之說故[illegible]至於節祠則又有說

□今之 古所無有故古人□□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旣以
則爲重至於是日必其禁故存之□而其□物亦俗有宜故世
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
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
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旣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
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
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
此俗節旣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飮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
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
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飮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
如也此於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

問答卷一　三十七

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
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鄕俗之舊以其所尙之時
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
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
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
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
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
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
又各爲一篇比之非本稍復精密稍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
甚

答張欽夫

蒙諭天命之說□與處恕前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與

□□□□□□□□ 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
□世□□稟所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
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
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
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
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
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
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
自絶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
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
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
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

問答卷一　三十八

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夫豈以
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
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
也今乃言聖人雖敎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
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
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
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
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
此皆深所未喩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
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
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過甚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
□以戒洛今日之弊序文□□ 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

[illegible]幸於學者矣尚何辨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
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
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
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
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
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
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
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
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
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
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
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
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
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
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皆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
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一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
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
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
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
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
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
[illegible]
[illegible]仁乃天地生物之心

[illegible]四者[illegible]四者不能外矣

[illegible]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節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

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所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所示問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略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

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已言之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illegible]）

[illegible]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爲仁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

爲性情溢至於不相管可謂[illegible]宜是亦在而已矣[illegible]
安整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
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惟
采察

熹再讀别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
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
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
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
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
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
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

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
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
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
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
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
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
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
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
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
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
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
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
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
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
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
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
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
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
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
來教以爲不如克齊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
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
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
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

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
易差也又謂[illegible]外一致爲仁之妙恐亦未安蓋義之
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爲仁
大父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
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有仁焉章

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爲仁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語兩字皆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退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何意豈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論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奥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寘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知以愛爲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illegible]

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言只以性對心卽下文所引上了

心也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

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

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喩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

發而後察察識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
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
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
學則人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
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
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
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
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
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
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
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
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
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
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
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
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
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
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
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
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
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
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

俱到謹以書之坐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
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與張敬夫　栻號南軒魏國忠獻公浚長子諡曰宣

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
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
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
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
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上風靡此爲
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
除不如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

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
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
請令自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
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
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
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
全不輸丁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爲未
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
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
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
司畏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才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
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若

在二此其不而惟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者
意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
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
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諫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
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
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
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
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
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
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
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
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諫至不一二

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
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
難猝挽也

答張敬夫

示諭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
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
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淸明高遠
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看有
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便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
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耶通書
改語尤精密然恐猶恐其太侈覺能歛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
說□了改不□□□上呈□□處更乞指教已所諭無極二

□□□說而無極之眞□□□□□□則未能無疑□□
則無極之眞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變化生萬物
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眞屬之上句
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
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乃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
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
與鄙意同後不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
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
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
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論邵氏所記
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

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
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
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
學之則誤矣序日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
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
乃易見也之比非謂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
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
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
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閱𥤚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
只如此亦何□意味耶元是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恐

是耳若能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往聖賢之言都只[illegible]

一齊通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銳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誠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嘗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強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倘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illegible]孔孟言仁處[illegible]求夫仁之說程子[illegible]人之意可謂深切然

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

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之類如惻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强窺仁體又一句岐爲二說似未甚安[illegible]上仁義之說昔謂四者皆有動靜則[illegible]

□□見不說□□□語亦但數四字指意自有□□
於道理上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元義利正貞）
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
默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
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
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
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
別故於今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
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多矣
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
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
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
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
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
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
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
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
在中之中字爲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
上言故□□□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
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
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
道之說耳（聖人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
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
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
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

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
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
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
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
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
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
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
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
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
所議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
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近求遠此風已□方□日趨於險□□□

之爲甚汲汲之心然猶長其計較欲速之心方□紛擾
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謂□所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
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
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
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
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
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
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
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諭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

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蓋所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
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
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
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
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
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
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
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
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
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于細處夫此心廓然初
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
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意之外是因知言□此言□發□□□□動靜善惡皆有
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
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
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
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
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
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
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
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
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
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

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
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
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
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
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
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
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
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
不可不深慮也且不如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與
[illegible]日□謹處然其[illegible]一言之得失

[illegible]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何來有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欽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昨[illegible]如言疑義中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似有病也[illegible]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父在觀其志一章[illegible]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宗也已竊謂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初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愼而就正意亦相類此字曾意以爲如何

[illegible]禮樂與詩無[illegible]正德美玉之[illegible]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看似相戾然[illegible]石[illegible]琢而不可變惟王勤之與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爲譬耳熹又看論此所引詩止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忠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爲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爲平穩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三

書張氏問答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大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爲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爲所有字如何然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愼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諭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違
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愧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疏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此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如何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爲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諭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偏藝說過了一位也

强哉矯矯强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佽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須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爲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爲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作見如此瑣細區别自是不柰煩耳

與張敬夫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思可誅後患亦絶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絶覩一時忠賢之心與其蘇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秉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别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絶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爲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爲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討論而必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

乃如尊兄所諭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未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没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惧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

片文寸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値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以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偏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諭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卽以樂譬之也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窾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窮其然而纖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此疑此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以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欲論

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爲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卽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

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忤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謂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 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雖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 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 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爲要切 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撥著立字而只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循理小人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泛而無統之說又有專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爲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 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己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懃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爲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爲一說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 是言凡所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綏來動和及易傳革卦所引用亦可見也 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程子爲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爲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爲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爲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

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爲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
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爲稟之薄而不及者
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爲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蓋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
六位爲六等人爾今爲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
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爲自信之意今
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爲自信之信
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
之所同惡人之爲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
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爲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
惟知其所以爲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

謂之信人也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
爲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
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
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
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大
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徐玩之久
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便爲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
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
嘗爲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
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氣未和每加鐫治竟不能恔中間嘗覺求
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前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
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汩沒又不能
遣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
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闢佛而惡人
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爲出數百言以曉之
只欲俟伯諫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
而怪妄之說亦復蠭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皆爲所引取
甚可慮也聞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成數篇後便幷附呈次昨
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
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
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
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
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

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僇辟字亦讀爲僻足以相明但畏敬
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爲人所懾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
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爲如何然此非索而獲之偶讀而
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
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爲紬不知何說）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日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爲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意思方爲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闕略而但言紬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人不知學其將何以知義理之所在而紬繹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爲之端緒若蠶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貧而涵泳之也語意頗擾徒使學者胸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揠苗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說者油然內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說矣不正解說字而說字之意已分明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內慊者行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安）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爲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爲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爲仁之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日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若實指事而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日字恐誤）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爲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經語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爲人謀而不忠

處於己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己也（己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經但言毋友不如己者以見友必勝己之意今乃以如己勝己分爲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愼終追遠

愼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愼爲不忘追爲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其說而破之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所當矣且下文兩句所解亦未的當）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愼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爲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愼終追遠矣）

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以消靡也（此語於經無當於理未安）

父在觀其志

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爲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爲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爲順抑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如何便見得[illegible]爲志欲爲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其深愛之意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爲緊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謬）

酌事理尤得其旨此辭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於游氏之於然又失其本指蓋改日在所當改則近於理可不得不然之辭也彼日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迹矣又此經所言亦爲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肯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爲法耳今解又三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于當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爲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貿適所以招恥辱恭不近禮謂之無節而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爲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公心字不相屬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而解之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槩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衆悉數猶恐不盡況欲率然以一言蔽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何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氣象褊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爲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爲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爲諂而不譏其祭無其鬼之徒爲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爲

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爲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跡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爲能克己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脈不貫初竊疑其重複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爲成德之事下句爲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出於程子之言然竊其無適莫而

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與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求爲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日所謂求爲可知者亦日爲其所當爲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以求聞於人也則可矣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爲煩雜若日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必爲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爲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分屬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爲知小慧似非所以言臧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施爲勿施於人之施勞者勞苦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予細推尋似亦以施爲夸張之意勞爲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勞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了細考證說令明白乃佳存乎公理此句亦未善

質勝文則野

失而爲府史之史寧若爲野人之野乎此用楊氏與其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爲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又言彌縫中之說則既曰寧爲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詳施而進其文乎文理縱雜前後矛盾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橋採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爲欺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爲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爲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以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但棄絕之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而但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不

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急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乃佳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見小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不當而不言其所以不當之故不足以發聖人之意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說不著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之識得聖人之氣象而因以消其驕傲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為此論是猶為聖人鞠躬避遜於前而吾黨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怪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辯而曉此事理如侯子辨總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聲氣容色不離於形同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況彼欲密而反疏矣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獨聖人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游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若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而必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則非聖人不待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而味短也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

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辭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智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爲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爲儉其意切矣今爲此說是又欲太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溫公謂楊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作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欲與論語競矣鄙意於此竊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曉恐當加詳焉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爲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方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爲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遽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遽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遽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求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爲大便難名不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其本出於性然禹亦爲其所當爲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爲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之中

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墮墜之義字自作墮或有通作墮者不作惰也且其爲說又取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縕袍

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爲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隨俗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棣亦

無害音爾雅又云唐棣栘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亦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而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删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

食饐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 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爲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下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至 故行有不拚焉也 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則夸張侈大之辭勝而愨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顏曾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郎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若夫曾晳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霈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晳之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爲此之說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於曾晳之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晳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說成數句無當之空言以合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拈槌豎拂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哉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爲推說曾晳之意者然盡黜其言而直伸己見則愚恐其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所謂無不得其

樂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不及以不可倚著者釋之則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過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其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而言則曾晳之心艱危恐過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爲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爲敘秩命討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無爲而治者則求之曾晳之言殊未見此意耳且此既許之以聖人之事矣又以爲聖門實學存養之地則是方以爲學者之事也若日始以爲學者之事而已而又以爲行有所不拚焉則是又并所以存養者而奪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意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發明的當若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爲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庶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似此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 至 無所見夫克矣 此一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己爲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勑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固如此似此處未應遽如此說牽卻本文正意耳易曰明罰勑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 至 幾何其不若是哉 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爲命

雖然 至 言外之意也 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今自推說卻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 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日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設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 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爲己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爲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爲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爲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爲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意短喪自是後世之失

若欲發明當别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刪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爲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喟然章此亦子貢初年事既日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爲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其常理也人雖不知别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别以己意推言則可耳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如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長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别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與能舍此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

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耶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

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嘗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毀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爲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俟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惟蓋爲養之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刪去於解經之意亦未有所關也

子謂伯魚

、爲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墻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墻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爲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　至　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疵子貢之對亦未見撿身之意

三仁

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爲人蓋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隱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尹氏固作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然却訓施爲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爲有諸躬者發也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爲致師之致如蕭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　至　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

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蓋善之也此蹊川鄧文元豈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散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日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日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解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爲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又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爲可取也今來諭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爲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又

切瑳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

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逋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爲治骨角琢磨爲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爲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爲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爲切其璞琢爲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遠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

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詒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喩輙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强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

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惟此等處爲難耳建康適得書規模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喩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壽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敫耆舊十餘年前問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沉埋遠

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說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幷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㩁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

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得脫稿求教耳

8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一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爲客感語聖人則以爲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

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以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眞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

姦言葢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葢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

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葢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葢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葢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卽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喩 答云試近思却與來喩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葢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葢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

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爽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旣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曰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

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欲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

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貳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

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舜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

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已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敎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負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

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夫易何爲者也

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

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於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其怳然忘其身世也

儐而無禮甚忠繚里反畏懼之貌敍意也
寢不尸范川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踡跼則
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緅絳色飾者
緣領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碁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
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
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
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
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
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
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
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
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
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
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
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
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
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

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
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
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
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
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
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
也

答張敬夫

道卽本也

道卽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
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
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旣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
本豈常離而爲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
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
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
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卽深懲而痛改之
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
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日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

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巳而天理流行自無閒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葢此章恐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巳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巳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巳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與妙道不同）便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亦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藴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如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進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吕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君必忠不可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强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强則無以主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强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和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

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巳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禮樂

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不必是夫子只是泛論 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

逃吾所見吾所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

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

出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爲政聞夫子之樂

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

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

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

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

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

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變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

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爲事反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

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

舊常爲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

豈可槩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止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四

書呂氏問答兼時事

答呂伯恭 祖謙金華人先世山東萊州人稱東萊先生 初謚成改謚忠亮

三山之别鬬焉累年跧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問而親友自

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伏惟侍奉

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冐昧此來宜爲有

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昨日韓文出示家

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

容措區區巳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

而心欲一見面諭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

故專裁此以謝盛意幷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

福易傳六册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

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喩書肆令子細依此謄

寫勘覆數四爲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爲一讀尤

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梁若欲之今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

僞假眞之說肆行而莫之禁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

誕幻無根甚可怪也巳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巳不知

老兄以爲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寄書至今未拜領也

未即承教萬望以時爲道加重

答呂伯恭

郎中丈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巳付便拜答今有妻

兄一書類爲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漕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

丈因見爲道區區幸幸非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扣其說否盖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爲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爲扣之爲幸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擿其邪僞否久欲奉聞復忘記今輙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吕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

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輙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誤人自誤士大夫無志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盖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盖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

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在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一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餔啜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

得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

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

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

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秘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無以報盛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懸想贊助之力爲多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毖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諭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若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摒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

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强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也豈非向來奉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此再觀之方以爲病欲別爲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

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杌棿之甚乎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閤安人奄忽喪逝驚愕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爲君親德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況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因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狀疏諒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善類凋殘甚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便且寄欽夫處屬渠

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爲指摘爲幸功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既達否比日冬深氣候暄燠伏惟進德有相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它無可言者但塵務汨沒荷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想既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尤溪魏應仲來墓次得以咨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匆匆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言爲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顧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溫伏惟德業有相尊候萬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皆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爲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此不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祜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逼歲方歸而日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呈諸說幸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盡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

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奉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諱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感格體力支勝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盛德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能爲懷而山居深僻無婺女之

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此懷且候左右哀疚以來興寢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爲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娶女否熹貧窶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愴之懷無以自見奈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書始得死轉附此却託韓丈致之不知達在何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熹向以召命不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念無益且亦負甚無辨裹糧處遂復中輟已瀝懇哀祈諸公儻得報閒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亦未敢旁及也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審反虞之久又恨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支福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未由承　千萬以時節哀爲遺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孝履支福感慰深矣教告諄複警策殊多離羣索居其害至此良可警懼蓋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即隨事汨沒不自覺耳來介帀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它及先此少謝厚意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餘俟盛价還日別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之府中矣謝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爲得策所造詣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爲悵恨耳但爲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識者自此恐亦當少訒其

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此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爲如何因便附問草草

春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熹拜問

薛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學有用甚恨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高之病至謂義理之學不必深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爲甚驟亦所未曉因書幸見告以其所自熹又拜

寄菴主僧從務近已死其徒法舟見權管幹此菴元只作右丞

莊莛如可且令看守卽求一榜幷帖付之恐或别有可令住者
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册守之
亦便也

答呂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卽日溽暑孝履支福
感慰之至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雨未果行俟梅
斷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冀
親警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卽乞飛書一報當呼之使
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諭愛之
理偏日動之端生之道云爾者似頗未親蓋仁者愛之理此理
字重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秤停之卽無侵過用處之
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
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
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款所論大
者幸諭及一二亦甚恨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耳其趺命必
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
幷爲致千萬意也菴房已付之其僧有狀今附此便去擇之來
此相聚甚樂有書納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甚可傷近方爲
卜得地旦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
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示書得聞近況感慰之深信後暑毒異常伏惟讀
禮之餘孝履支福熹窮居碌碌無可言召命竟未能免近被堂
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婺間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

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況其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
惟以時保衛區區至懇
春集伏惟鈞安此間有骴勿外兒女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
終歲擾人耶幸更爲處之使賔主之間可久處而不厭乃佳耳
與叔度書不欲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矣叔度惠書觀
其論說氣質良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
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召旨之嚴不免爲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
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攽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
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爲懇辭未知諸公頗見
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何以爲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
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扣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
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
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
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
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悢然惟以時節哀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書所諭仁愛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者有
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因來喻及
幸甚幸甚劉博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旦
夕錄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
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爲與程
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語及爲幸長沙此三兩月不得

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攜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垂教也

答呂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兵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秋清孝履支福至慰至慰熹賤跡且爾辭免未報爲撓不爲已甚之戒甚荷愛念（此非所以爲高）但坐邀禮命有所未安今且得力辭冀蒙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若初意則直欲力辭雖使得罪亦無所避也）欽夫得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爲可受也更望審思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時位之戒敢不敬承欽夫移書見戒一二事亦類此顧恐偏蔽已甚矯革爲難未知終能副朋友所期否耳今歲紛紛蓋爲初不爲備率然整頓故有此患近已預爲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或不及也高明以此語爲如何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又得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及回兵口說荷其照屬之意良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行冗甚作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答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孝履支福熹碌碌無足言者誨諭辭受之義此亦方以爲撓若如來教雖可逆避將來之患顧恐於今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爲思之因書見告爲望懇懇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課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策爲幸之甚卽不可教亦告早以垂諭卽遣還尤幸也橫渠集刊行甚善但不知用何處本若蜀中本卽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或當補卽作別集也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愨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渠別寄仁說來比亦答之幷錄去有未安處幸指誨也因便致問正遠節哀自重爲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

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

其曲折繁與彼說破乃佳

答吕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守示獲聞比日冬寒孝履支福旣以感慰又得別紙誨諭之詳伏讀再三警發甚至其爲欣荷又不自勝但所謂飽經歷眞切語者不敢當耳區區已復詳具求教顒俟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自七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聽所請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爲疑得子澄書乃其人更過何處取書計今必已至矣當時若知其迂回如此只發遞去自無浮沉也然部中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熹狀申部出給熹旣不愛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無事乃有此撓聒是韓丈拈出前此亦未知今旣如此很須却須得韓丈出手

大家救救莫令到無收拾處乃荷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未必以爲誠然不知可煩老兄因書一言所以不敢受之意非出矯僞得自廟堂上辭免文字特依所乞再授元官差監嶽廟便是一箇出場也前日作書忘記及此因問之及復此切切千萬垂念也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莅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自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亦甚直截然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如此斷唯恐非臣子所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幸甚幸甚夜作此書不能它及

答吕伯恭

便中辱書教感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惟感時追慕何以爲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熹昨以叔母之葬走政和往返月餘今適反舍汨沒無好况它無足言者臨行寓書有所咨扣想已聞徹得早報及爲幸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復如何正唯懶惰不肯勤謹檢飭此爲大患計必有以變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略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度歲旣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久溷澤宅不自安耳子澄一書告爲附便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學者用工不實之弊誠如來誨不但學問今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

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因便禀此草草

答吕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卽此歲除伏惟感時追慕神相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言但懇辭旣不得請又被堂帖檢坐近降行下然觀立法之意乃爲有官職之事者設與此避過恩辭逸祿者初不相關已復注釋此意別作狀回申矣亦得韓丈書敦勉甚至却爲合下見得此一邊義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擬疑怒亦無所避之也韓丈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已附書致謝此便遽又當除日百冗不暇再作也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旣蒙奬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

湢也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昨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賭此益知辭受由人而不在於時豈彼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諭所云親切用工處誠亦敢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之矣范伯崇云歸途亦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不知何爲至今未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且夕別錄呈求訂正也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逍遙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闢盡得

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輕諾之也王教授來值熹入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許如此甚恨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爲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諭信然能諭使改之爲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諭使精校爲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橫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爲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旣所欲言惟千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爲祝怱怱不宣

答呂伯恭

歲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熹此

祖如昨歲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便不知達否紙尾所扣婺人番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爲移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爲之又以爲此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不便也試煩早爲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如其不然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爲佳蓋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頃辭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爲道此意此舉殊覺可笑然爲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萬節哀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自經新歲未及上問竊惟孝思有相起處支福祥禫計亦不遠追慕想難爲懷也熹屏居如昨向來辭免堂中竟用檢會近降

海行指揮行下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公至此相見之後始知前此請之由裏亦爲言於諸公今玆之請其必遂矣此外無致力處姑復任之但惕息俟罪而已去冬了叔母葬事又人事出入迫歲方小定開正復擾擾才得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遭憂不免入城弔之計又須旬日往返加以親舊間死葬弔送奔走不暇鄉民又已嗸嗸告飢此皆不免勞必費力殊覺費次塵埃學業固無由進益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而已欽夫得書相招爲湘中之遊以此未能行然它亦有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云不遠亦無從相見習中所欲言者無窮偶有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寄家中令付之匆匆不及究所言之一二若免喪之後不免復爲祿仕能求一官

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尚冀節哀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熹再辭未報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也承問感感衢溫文字幸早留意寄及橫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爲朋友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克已之功真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事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已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願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便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手約已別奉書矣兒子久累教誨舉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敢大望之也子澄伯崇到彼所講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尚未到里中也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屬其家煩爲致之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握奇揲蓍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爲致之否此委却望不

外

答呂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暖尊候萬福感慰深矣熹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廬山小巷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它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將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專心致志之功警發昏惰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策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墻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掖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溫公家儀係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所存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疏闊今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況書慰感亡量聞携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

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論似以天地爲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顧未有面論之日茲爲恨恨耳

答呂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卻此不誠不敬之本於進道中正是莫大之病須痛加治療熹書中已極言之想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吳晦叔來犇其母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欽夫病狀亦得欽夫書今已復常矣晦叔亦多病癯瘁也人各有偏非見徹克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兒無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爲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命歸來卻無讀書處也熹書中已詳禀韓丈矣其去住遲速卻在叔度也大學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幷以伴書幸留之它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答呂伯恭

熹措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爲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爲如何允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亦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感慰無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禫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候動止萬福熹杜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屢煩惇勸愧荷之深前日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釜之樂永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犇赴亟遣此人與小兒還家草草布此未暇它及此兒久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迫試期幸聽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終以累高明也已有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還家爲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丈必甚款所論何事因書及之熹辭免已決秋冬間無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爲禱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理均矣如何

答呂伯恭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凉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事一至城中還家諸況如昨蓋無足言者懷玉之約遲以明年無所不可但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鴈蕩不審亦可留此勝槩以俟來春相與俱行否若爾則不必登懷玉只自此經走婺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還日

又蒙借人津遣尤以慍荷但歸來衮衮俗務汩没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𢟍屋得失初非所期亦須任之耳損減收斂之喻眞實切當謹銘坐右不敢忘也汪丈進德不倦後學幸甚但其所辨石林燕語頗留意於儀章器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者豈其餘力之及此耶專意於此則亦非區區所敢知者矣長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中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想其亦樂聞之但事有日生者須推類以通之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益耳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幷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爲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卻無說也淵源外書皆如所諭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

有成書之日耳別紙所論更俟參訂奉報叔度此人已留數日不欲久稽之且附此書遣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比日冬溫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爲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雖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所欲言者甚衆此便又遽不及究一二春初卽治溫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寒伏冀爲道自愛不宣十月十四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熹借易再拜上問春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及拜書見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卽遣去席下又一動亦費力來春當自携行但恐又難去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書所扣一二事因便告早及之欲爲之備貧家辦事爲難須及早料理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解元渠去赴省云欲便道請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慤朋輩間所難得然苦貧此行甚費力或有可接手處得與垂念幸甚幸甚此委不外熹借易拜問

韓丈政成想多暇日相見便遽不敢草草爲書語次告略及之幸甚幸甚熹拜懇

答呂伯恭

近以書附建陽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聞達人至伏奉手誨竊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功衰之戚不易爲懷痁疾想亦向平復久矣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功夫根本至謂察助長之失乃其間節宜之宜耳此語卻恐未盡蓋平論之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一若偏論之則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以察隨之竊恐轉見紛擾此須更審之恐或立辭之病耳中庸解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所愛者況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權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爲晚也聘禮謹如所戒來春到彼便可先畢此

禮但叔度書云其令女方年十三歲此則與始者所聞不同此兒長大鄙意欲早爲授室如溫公之儀則來歲已可爲婚此升候到彼面議來日欲爲次子納婦入夜百冗草草修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答呂伯恭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慘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襄事亦不能不勞神觀區區尤劇馳情比日歲窮伏惟尊候萬福熹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武朋友三兩人來寒泉相處旬日既歸卽病十一月末間手書來告訣得之警駭卽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與熹書并令致意諸朋友令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當亦爲愴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爲幸熹開正當復往爲料理葬比來甚覺衰憊不堪奔走然不得不爲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爲幸機仲擴之來皆未相見擴之過此日熹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遺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警告之并俟其來細與商榷令去請教也修定書說甚善得并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續添圖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并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爲政之意甚美令作修舜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強成之不及求教爲恨今亦未暇錄呈它時當見之耳聞更欲修堯廟此其勢必當屬筆於老兄也熹近讀易覺有味又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苦多出入不能就有恨地遠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敢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爲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爲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宣熹頓首再拜

答呂伯恭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別去忽忽兩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稅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已清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季通方議丹丘之行忽得來教爲之悵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鵝湖追逐入懷玉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自此向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客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卽且休歇數月向後但小作功程卽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內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瘳耳汪丈文字已寫寄之矣韓丈近得書問淸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裴之說此亦多知其誤奈官制

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一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未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爲慰尤深但所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熹又覆

答吕伯恭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凉伏惟尊候萬福近思錄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者合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閫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考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爲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杜丈處借吕和叔集檢看有西銘解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及前書所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未盡望續附來爲幸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宜熹頓首再拜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吕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温異常伏惟尊候萬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强致其計甚便所喻諄複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初辭用上便有前却此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妄之疾要是自處有不至耳得韓丈書甚以老兄爲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以信其譏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爲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板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垂喻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來誨諭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別馳報也横之不曾相見擇之欲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梓林

近得書匪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閱習已成次第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一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遊也摩挲舊題俯仰陳迹而叔京遂爲古人重以傷嘆耳埜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樽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然願言爲道自重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尚可解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爲埋銘方草定如此亦以來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也元善遭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目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祠或尋醫觀其不若尋醫蓋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渠前日寫得亂道詩數篇去囑其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似子約云已寫得切告掩藏勿令四出爲幸

答呂伯恭

正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見韓丈略聞近況爲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尊候萬福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卽欲奔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旬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人也因攅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塾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勸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宣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眷集均慶千約不及別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卽出却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欵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趁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卽未爲穩便蓋去歲鵝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固日卻告喻以定處爲幸亟遣此人草草修報它惟爲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前書所懇爲韓丈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祭領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深防耳千萬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呂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卽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正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爲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道出邑中寄聲晉叔必欲相見不免又出山一巡使

皮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爲決旦夕上道卻徐思其宜耳叔昌寄示所作奠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槩讀之令人隕涕也何兄誌文語病誠如所諭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更定尚多怱怱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子澄已對未所欲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抵今日發口欲其盡已而不失時義之中此爲難耳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槀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諭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讀時務要留意爲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兄之喪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浙擴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于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塾家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惟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欵奉誨開警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乍晴淅然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悞已改正送叔度處橫渠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爲佳此本既在無以應朋友之求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補足見寄又寫所補假字注云入某段下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熹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數使到關幸想已得之此人回幸批

示喻日過拜石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便拜狀草草正遠惟
為道自重為禱

答呂伯恭

恭八月六日手教開譬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為冷不審尊候復
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熹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
日而歸幸粗遣日無足言者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
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其
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
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
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
又覺有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
及此并發廟律亦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廣者悉已陳
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為有隱於
今日目昧一一行蓋非所安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
則反有所激以為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其所
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
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誨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
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
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
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
其衰懶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
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
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
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
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
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
煩商訂恐未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為禱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五

書呂氏問答兼時事

答呂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早知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裂裳裹足不俟駕而就途矣所願慨然以身任道無所回隱因上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憂鄭自明之舉莫之或繼其爲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爲少寬畎畝之憂矣熹亦未知差敕在甚處[illegible]諸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若爲早取附便也大兒方幸[illegible]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取之又以懇叔度催畢[illegible]（只此[illegible]裹則未能俟與歸[illegible]）日[illegible]多得并爲一[illegible]言速之千萬[illegible]甚因黃尉行附此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月半間遣人拜書及建陽附黃尉二書想已達不審從人竟用何日入都比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區尤所不能忘者計所處素定以時發之當不待它人之贊也熹祠請已遂尚未知敕命所在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楊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未行亦望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昨所寓李主管書今日方到恐閑知之未即承教惟千萬爲道自愛

眷集伏惟均福承惠筆墨霜柿感領厚意便遽未有以爲報也有委勿外熹拜問

答呂伯恭

昨附建陽黃尉兩書不審已達未得子約書聞已供職矣甚善甚善又得向來便中所惠書尤以慰幸比月冬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爲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也一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者衰懶詎復堪此奈何奈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懸念不知竟如何此公靖介在朋友中最爲可畏者且願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而已旬月諸[illegible]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illegible]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爲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効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當默之勿以語人也前附黃尉書或未到亦宜索之其間亦有一二語非它人所欲聞者不可浮湛也自此拜狀不能及此等矣熹祠命已下偶值喪禍未及拜受上恩如此何以爲報正惟修身守道以求無負獎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哀冗不暇它及千萬爲德業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私家不幸室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黃仲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并辱歸賻尤以愧待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篇計已奏御勾考計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爭貿亂足以傳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憊內外瑣細自此便

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目下一番賓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堪矣偶發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兄來爲求書請見因得附此致謝滕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亦知向學得與其進爲幸未有承教之期臨風傾仰惟千萬爲道自重慰此遠誠

答呂伯恭

昨黃仲本至并領回書弔問甚勤且辱賻襚尋以數字附發源滕生致謝不知今已達否即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熹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兩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也今日得叔度書知已向安甚慰近思已寄來尚有誤字已校定寫寄之矣汝昭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但不知後來竟自陳否耳徽錄當已進呈自此

或少事矣小魏過門附此問訊它不敢及惟千萬爲道自愛而推所有以正君及物爲幸不勝吾黨拳拳之望

答呂伯恭

前日魏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萬福熹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遺書本子初校未精而欽夫去郡令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書以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忘及此今此便遽又未暇作渠書告因便爲達此意并求一印本便中示及容爲校定送彼蓋此中已無其本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主簿赴調過此因得附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因見有以警之爲幸正遠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丞經由亦道存問之意爲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顧此亦未足以甚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諭差彊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瞑眩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溫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畎畝私憂輒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問書云其子病纔聞音耗殊惡果爾殊可念也俅仲到必已久子壽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問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修舊說訂正爲多向根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爲檃括但恐不欲入此千

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遺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起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曾丞說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

乎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耳子約非聞欲過浙秀今已歸否塾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爲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尊候萬福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偶浦城林叔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言今欲至浙中謁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恐有求館客者其人老成篤實得垂記念幸甚臨行草草附此未暇他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前日所禀密菴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淨昇者益無禮至於聞官巳令同申云熹遣人賚書往門下審其虛實矣切望早白知府令叔早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僧來追收靜昇文帖爲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壞此菴可惜也千萬至懇至懇子重所遷何官未及上狀因見煩致區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已遞中忽被報聞之命丞相又以私書鐫喻懇切勢不容復辭已即拜受但敕劄尚留府中且夕當請以歸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不承但衰頹決不堪仕宦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後申宮廟之請耳初謂實祿可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衰悴不堪之狀或可脫免今旣有任滿奏事指揮則正自不如所料只得罄竭懇請庶免疏脫耳遞中具此幸預爲一言庶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請勿使至再不唯除臣孤蹤不使至於狼狽亦使斗升微祿不至斷絕實爲幸

甚適獲忝覽冊府慶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於高明耳歎仰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尊候萬福更幾以時深爲吾道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末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著廷行膺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熹所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畧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戶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官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呼迸兵爲輿病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彊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熹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謬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逸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況今又甚於前日邪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省劄良慰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祠請不遂欲俟迸兵到即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不自安不免復伸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上煩一爲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亦不敢家居俟命已一面前走饒信間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鉛山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顧以私心實不自安亦以監司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爲此請切幸

見亮早爲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熹今雖行亦未
敢越番陽而西且宿留安仁餘干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
之葬此間無曉餙棺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得戒吏屬分明圖
畫寫疰行下爲幸熹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
冗已不能支不復他及

答吕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持申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日霜寒伏惟
尊候萬福熹還家兩日南康已畧遣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
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但開正須畧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畧
走邵武問黃丈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作所懇
三劄不知已投否幸早爲宛轉得及行之未遠而被命以還爲
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

至禱劉家葬禮得早爲指揮圖畫疰釋行下爲幸或假未開亦
告督趣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受過建
康買棺錢今欲還納聞周內翰深以爲不可不識何謂試煩叩
之子細批報爲幸遞中拜狀不敢他及歲晚珍重以對大來之
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吕伯恭

歲前累奉狀今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甚駭聞聽不
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是耽書過甚或失飲食起
居之節致外邪客氣得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完固非
久當遂平復尚恃此以不恐耳熹昨懇請祠不知曾爲致力否
恐不曾爲料理再遣此人去託機仲宛轉求之或前日所懇已
有同降指揮卽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他苦但

一味昏悲倦息應對隨輒遺忘坐久卽思睛睡此豈堪作吏者
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居家俟命旦夕畧過分水一兩
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機仲早爲致力爲幸悉遣此人不暇他
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爲望

答吕伯恭

數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子約書知已有退
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他慮今當日勝
一日矣熹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鉛山卽止以俟前請之報但
機仲不爲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卽投前劄今或已免
此行今若更不爲投卽不免遣還逕兵決爲歸計矣深不欲至
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歲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
正使遂以罪罷不得祠祿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爲督之若

必欲熹赴官亦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
祠今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遂所請尤
幸此但爲不得已之言耳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丐閑
計已屢上若度三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爲宜也遞中草
此

答吕伯恭

自發鉛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爲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
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何知也比日淸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
旣久計日覺平復矣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慨
歎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
訟絕簡少然循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
綱紀又皆廢墜諸邑無復直[illegible]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

勞心力更看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任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幷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塾必能畧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畫見教爲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絶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毎至勝處輙念向來鵝湖之約爲之悵然今殊未有並遊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縶亟往問訊庶獲欵教耳未間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卽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

二久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幷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寄到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卽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顔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淸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齮齕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跋踄于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頻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跡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答呂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似計益輕健也熹到官四閱月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堪者見爲料理一二利害文字旦夕列上幷申歸田之請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兄友皆

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爲幸顧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婺女如或未行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醫藥爲憂者惑也高明必深矚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他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顔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乞祠祿得與不得復未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祠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

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濺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節不敢忽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爲眞曲折甚强人意此亦一大幾會惜渠輩伎倆止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間十海殊不聞事不知近事復如何耳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書來此日間應接衮衮莫夜稍得閒向書册則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黄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遂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近年百念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亦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因便數頒寄辭爲幸潘叔介書來云老兄能書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宣

荆州久不聞問遣人去亦未回但傳其政甚偉不知果如何也

答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字把玩無斁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誨諭數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浸官瀆告　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　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無不生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眞是癈脩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事可慮眞是使人不忍所以懇欲丐去非是苟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經界添稅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匹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樁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係來忽任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若括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錢爲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他如見任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造事學中二祠　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

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樁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園中蓬蒿没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每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吏輩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亟去且承喻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之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盛竊計尊體日益淸

安矣熹昏眊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稅之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鳴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須再請以得爲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爲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中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爲出數語爲賜也近得荆州書已許爲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眞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槩當以教官爲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他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煩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塾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宜六月十八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太著契兄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塾在叔度處只令就學書館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日所寄郡吏書不及作報也

答呂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關徹矣比日淸秋伏惟尊候萬福但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飮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劉子奏錙租事爲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鎚撻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眞如脫兎也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至禱

因遣人弔叔度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凉竊計尊候益輕健矣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浼子約借精義補足橫渠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中黄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有便亟作此不暇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爲致意塾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

望況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荆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旦夕刻成卽寄但所請竊望便爲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右謹具呈顒俟顒俟至懇至懇熹上覆塾子 時乞呼來戒敎之爲幸

熹又拜懇

答吕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輕安喜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抃也尊嫂所苦亦喜向平湖中醫藥計不難致也喜前日所請只乞減星子一縣偏重稅錢及減和買三二百匹耳此未足以慰益上下之望前日度力量恐不能有以加且爾粗塞責耳請祠已幷上甚恨聞教之晚然衰病疏拙實非所堪勢不得不爲此也李嶧之事顏潛已屬其妄昨亦宛

轉附之但恐此人前路復有譸張不得不移書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之非有咎顏潛意也通書初實甚懶近因申請減稅已例與之矣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勢豈容久住只有力懇而去他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此餘惟爲道千萬自愛不宜

答吕伯恭

僭易拜問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矣子約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書所進想日超詣因來及之滌此塵坌幸甚熹此來不得讀書胷次覺茆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之政事亦不免有刻忌之譏無復寬裕和平之氣甚可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熹再拜上問

熹汩沒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今皆忘之幸檢看一一還報也

答吕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爲驚愕卽欲遣人致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辱手書訃告益愧不敏竊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深宜節抑以慰友朋之望也熹齟齬於此恰已半年求去不得深以爲撓自秋中得報卽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爲雖大臣故老典藩亦必朞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犯分僭越爲咎者是以遲遲又以秋來若不甚大病作書懇請雖極諄諄覺得亦有難說處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朞年之說庶幾得之今亦託人先達此意逼歲通賀正書時便幷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樂者或相中害此亦無如之何任其彈射不能如此切切顧慮也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卽日詞

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爲黄生歸去無人相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册餘却續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爲幸叔度比日爲況如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得未諭

是否計亦當有以處此願乃不堪何耶子壽得書云欲往見今已到未耶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揷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强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諭也此有周彥誠之書甚當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見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過簡寂開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他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恣遊又恨不得賢者之同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幷有賻禮具別狀幸覗至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諸生令子細寫來爲幸

答呂伯恭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非人所能僞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壻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刻康節手筆數紙且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且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生策卷後語令人心膽墮地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昨事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叔度人來領近書甚慰比日冬溫伏惟履兹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擧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遅官慰諭寬租期檢旱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已病之民比復申省自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嬾無復好況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幷求訂正只呼塾子來面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桐鄉志文質實寬平無所爲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顧深自病其年愈衰而氣愈厲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記納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諭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悔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

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劾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郭功父舊記納呈向惟前輩多靳侮之果不虛得也荆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眞是非未知果孰爲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爲吾道自重不宜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啓伯恭中祕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臥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召對授通直郞崇政殿說書者今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批諭其子弟見屬叙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也千萬留念熹又

拜

答呂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旣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此已礱石只俟定本卽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廢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幷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

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間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自不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面生或恐觸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但終是心意自懶覺得難勉彊耳更看回報如何不得請卽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卽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爲建昌而發便是何來自劾事初以此縣不辨令戶拨往代之此公性鋭質薄作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諭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諭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諭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牒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諭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爲重耳然亦但送學及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討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爲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爲過也弊政固多疏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爲當也州語之失誠如所諭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爭者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夫暑中繫獄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爲已僕而脅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須與放却但一時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耳詩說昨已附

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幷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偽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牵亦殊覺費力耳所欲言者甚多極遣此人未服詳布正遠千萬爲道自愛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爲幸千萬至懇欲赴此有人令其挈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此人回幸報及韓丈何爲忽有此命此未見報不知果爲何事今想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沖祐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卧龍菴記閒已蒙落筆願并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憙拙所督多矣叔昌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笑子約書中所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今日得蘄州奇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驗入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

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更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議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濟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

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濟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駡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

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
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
脩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
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
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
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
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黄子厚
隸書到卽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
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
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

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熹前月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
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
詩傳已領小雅何爲未見此但記得曾遣去卽不記所附何人
或已到幸早批諭也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
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畱頻失威之諭敬聞命矣
諸諭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
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別得恭扣耳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
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
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
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
忽作此未及詳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俊州來畧聞動靜粗足爲慰比日春晚淸和伏
惟尊候萬福熹祠請竟未聞命昨再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
如此此心已去住此殊無好況百事皆嬾雖彊爲一日必葺之
計終是無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倍費心力駕馭
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此思歸益切不知所以爲計也荆州之
計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輙爲之泫然朋舊書來
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得江西書傳聞其柩
已徑歸魏公墳所祔葬矣昨遣人致奠亦未歸未知端的也江
州皇甫帥之子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
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圖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
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
益令人痛憤又以知今日仕宦之不可爲也但其身後所上遺

奏乃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或云是定叟意其不
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奏想已見之更不錄去想聞此
曲折亦深爲慨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
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
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向來所諭詩序
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
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
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
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
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得韓丈上饒書及
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且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區
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萬之望學者之來[illegible][illegible]

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改課爲此無益而有損也塾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不敢以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因楊教授遣人草此爲問子約老友不及別書前日書尾之戒甚有警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但借乎聞命之晚耳

答呂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之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兩餘蒸鬱伏惟玩心有相起處亨福熹自被報聞之命不敢復有請但前日妄發本斷容賛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容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櫓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

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爲之淚落痛哉痛哉祭文眞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梟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

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留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　八說亦多過處乃與塾子所論諸葛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姦凶以擾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耻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

今自循省乃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囘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熹固不足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蒙諭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銜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塾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子細見教爲幸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

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内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凡内一本裝褾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眞未易以屬人也觀書實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程之日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任附此其人姓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間旱甚田幾不可耕今幸數得雨然鬱烝未解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宜

令子想日佳茂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以告之否至此若復喑默則更無可說不知其計安出也

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口授子約見報蓋至彼問兒婦消息望其速還也

答呂伯恭

承局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比前日不同深以爲慰熹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所禱未能感格今早禾已不可捄若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可保觀此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駑力若自以曠敗抵罪則無可奈何耳竊觀事勢萬一不稔即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後可反賑恤已多方擘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幸因風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囊封付出乃邸吏云爾方竊怪之當時誠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矣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不知明年甚人喫大椀不脫手言之痛心苦事苦事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并此題目不得漏洩也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云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譴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旱虐百事放寬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二陸後來未再得信捄荒方急未暇遣人問之子靜欲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立廟等事甚善他時修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他刻恐欲分人亦各并致一二也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鄕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晷令此來有可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知

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淸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延之見祭敬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溫潤鄙意亦頗疑其如此渠今深勸且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畧致盛意矣與說今日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爲佳耳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艮深比日秋雨稍凉伏惟尊候萬福熹夏秋以來以旱暵祈禱奔走日日暴露不得少休既無所效又不得不爲拯荒之備郡小財匱無擘畫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潦勢甚可畏已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宰既而飲藥僅得少定又苦脚跟痛不能履地此兩日方能移步然亦終未脫然郡中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緖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并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由者今且信緣未知果安所稅駕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種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

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没撰處耳今日見省符并致文字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爲重輕亦殊可笑也比來計益輕從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詩說又被人傳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幸甚子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月十間可到此也所欲言者甚衆急遣此人不暇正遠惟千萬保重不宣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子壽兄弟久不得書子静欲來想以旱故未必能動旦夕或遣人候之也自明之亡極可痛惜天亦爲此曹復讎也耶不可曉

答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熹彊勉於此精力日衰大抵罔罔如夢寐間度日耳拯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天前定後不成倫理告歸已三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爲憂近再得大農曾丈報云必可得幸甚不知今司命下未也大兒來自里中頗慢如故今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寂然必是又遭黜矣且令往挈婦孫歸家但恐自此遠去師席愈益怠惰奈何此中事渠亦畧能言之偶作書多心忡目澁不能詳布昨日答胡伯逢書戲語之云元來禹稷如此不好做今日作此又思尊兄之病未必不爲福也子約老友承書多感病倦不及別狀正遠千萬加意攝理以慰遠懷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久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庭議幕之命相繼而下殊不可曉不知果彊起承上意否熹衰病日益昏耗恐不堪郡事

目下民間雖未告饑然盜賊頗已有端日夕憂窘不知所以爲計惟望祠請之果遂耳昨曾文報甚的既而復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款意思甚好今日如此等人亦難得也塾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戒差人借請糜費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使轉見費力幸爲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爲望元範歸偶連日冗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與呂伯恭

熹近因塾行已拜狀今日求得西山地黃五斤恰毛搽有便謹以附內向見塾說藥裹所須也冗甚目昏不容他及十月九日

熹再拜

子約不及別書曾丈聞已過京口欲遣人致問尚未暇也但所報祠請殊不效耳

與呂伯恭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禀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專此布謝言不盡意

熹既不得去㬌望之事可以爲法値此災傷恐有合理會事不得不過政府書然非甚不得已亦不敢發也此間幸亦無大齟齬諸司頗亦相悉泉司近爲奏請減得三縣人戶木炭錢二千緡殊非始望所及却是漕司不識好惡雖當予者或反奪之前日作書已大駡之復思老兄之言且忍須臾只細與條析事理庶幾其或悟耳

與呂伯恭

久不拜狀日以馳情此間已遂祠官之請良以爲慰即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罷俛於此再見歲晩祠請未報然去替只百餘日今亦不復請矣幸再乞旱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猶未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參之力爲多也得此不唯軍士得食官吏免責民間亦免將來無道預借之擾上恩此爲厚也賑濟當自元旦舉行民間歲前有關食處稍已賑濟之但聞頗苦乏錢此則無如之何然見修江隄役工買木亦足以散錢於民間但不多耳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絶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迓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眛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

熹幸粗安已遣人迓子重至即合符而行矣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故旱分數稍寬絲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諭到富民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糴者以賞格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昨楊教授人還領至日批示具曉至意不復有他請矣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諭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毛仲益自江西來逼歲方領前此所惠書已久猶足慰意又得細詢昨來動靜如著書日有課程甚恨未得一窺草藁然朋友之論多以爲病中未可勞心深不欲老兄之就此編也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二書告令人錄一二卷多發明處見寄甚幸只送潘卿處令付郡吏以來汝昭過此小款渠當時自合請祠此行極費力於義亦覺未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奇卿人還附此雪寒手凍未能詳悉惟益自愛以慰惓惓之望

答呂伯恭

熹在此支撑甚費力子重不來已遣人迎吳守書速其來矣境內目今幸未至流殍未知將來復如何但願早去庶免疎脫耳即今覺闕雨若更數日如此即可慮也少懇向來劉樞之亡以其兒女爲託今其女年漸長未有許嫁之所來議者多往往未

滿人意不敢輕諾與平父議恐今年新進士中有佳士老兄所素知者得爲物色一人報劉氏與之定議平父欲自拜書專人致懇幸與留念推擇使其家得佳婿而熹不孤逝者之託千萬幸甚幸甚此書恐未遽達不復他及正遠惟以時加衛幸甚幸甚子約不及書叔度亦然并煩爲道意埜子望時賜檢責不至怠惰爲望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和伏想日益佳健熹疾病幸不至劇飢民亦幸未至流徙軍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卽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賴朝廷留意得早諸處奏請恐皆應副故得不至大段狼狽此於

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卽是周參政調護之力爲多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寄去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詩說大事記便中切幸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正遠切冀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奉問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書報以飲食衣服已不須人尤以爲喜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應如此之恝然也比日奥暑伏惟尊候益輕健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初欲乘此一走長沙自彼取道分寧往還甚徑尋以女弟之訃悲傷殊甚誼不可以他適遂罷前議贊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修訂稍覺勝前討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畧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

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諭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諭陳正已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謄得

候日夕畧爲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此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劉家事極感垂念渠家爲閑人來問者多頗費應酬又招怨怒亦欲早聞定論也墊子蒙招撝令寫綱目大字渠懶甚向令寫一二年大事記及他文字一兩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爲辦此否耳意緒本自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柰何柰何子澄相聚月餘意思甚好直至湖口渡頭方分手也聞湖中水潦疾疫死者甚衆聞之令人酸鼻諸公直是放得下可歎服也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與呂伯恭

夏中滄家人還奉問無便不能嗣音良以向仰此日新秋已半天氣漸凉伏惟尊體益勝徙熹衰病如昨非但人事縈絆不得一意讀書爲恨比一至郡中鄭守時已久病應接甚費力又放不下覺其精力凋耗而郡事不理諸司數有譴問勸其力請引去渠甚以爲然未及用而已不起矣如此人材用之違其所長中道夭喪甚可傷也熹一出兩年仙洲久不到前日方得一往會大雨竟日瀑水甚壯既而復霽遂得窮搜澗壑水石可觀處非止一二悉已疏薙而聚土累石爲臺以臨之自此往遊觀賞益富不但如前日矣但恨不能致杖屨之一來論著嘗益有次第每書各得數段見教爲幸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頹惰無提撕警策之助且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自有益耳但墊子歸家讀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來幸有以教督之并令如何度此光陰也歸自山中倦甚草草布此子約未暇別書亦不能異此惟千萬自愛爲禱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六

書 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為疑歟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爲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婺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為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為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通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為道鬼神之為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為疵也

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兼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令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為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為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為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為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者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

下之達德然延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困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爲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

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爲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爲爲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强牽合爲一說也脩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爲此設教之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愼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文公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爲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責質斂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責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眞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便爲泰伯未嘗

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宦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爲長恐文義不妥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横在胸中因有堯舜事業横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爲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毁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

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毁之意來諭亦善但毁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毁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决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毁蓋非全不别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敎授語解誠如所諭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爲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如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經是近本實也

答吕伯恭别紙

上蔡堯舜事業横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横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眞是如此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眞不可不深自警察耳誰毁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

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敎爲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而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逈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

引此相難蓋不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爲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

養忠厚華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係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爲贈可也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爲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爲病則但注其

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爲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辭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爲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喩引范公日記以爲伊川所爲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爲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爲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

問由全交好則具素饌既許東坡具酒肉亦悖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它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逈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狥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淡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左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刪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爲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爲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淺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裁如何

溥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爲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臨川有薛氏汲公甥也可因人問之

薛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蓀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爲蓀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截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爲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爲作學錄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爲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叙述中亦有如此者劉立之記伊川武學事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它

浮辭多合删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具名實稍
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之人檢閱須
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呂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和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今諸生讀左氏及
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
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
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
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
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違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
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
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

惟高明裁之

答劉子澄 清之江西清江人稱靜春先生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向西再拜復書
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
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
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
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
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
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
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有聞
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
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
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
昇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
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旣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
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眞若有取於熹
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間亦自
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
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
爲況良不惡向暑千萬以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
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
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

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
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旣
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
明爾熹比來溫習畧見目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
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
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
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
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
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它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
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
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
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

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决之疑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條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顧子敎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為扣伯恭知以見敎為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緑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攷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為是亦未易輕以為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

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能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嘗

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爲仕宦奪志而然盖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瀆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旣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虚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胸次洞然則隨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之理矣無補於事而抵以取名固所不爲然亦有義所當爲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答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毁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考訂精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許多工夫也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眞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

近有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盖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叅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井樂之不自以爲悔也來喻之云眞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頹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所疑也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朱寄來道遠難省趣甚撓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鮑若雨錄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宅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刊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服日熟視亦發人意思也周之想時過從所論何事與時來傳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諉記文非敢忘之亦衮衮未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章叅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以復凉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爲學緩於反

已迫恩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墮安得不至於此今乃裝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朋禮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錄一時之勝願以相寄也李丈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宿足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忮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方欲約之來此教小兒今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不爲小人之歸也鮮矣奈何奈何直卿赴試長沙

病於清江頗向丈診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覔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亦傷太狹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措撫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錄示其施行條目爲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諭以爲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并十詠幸早爲賦之適得祁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本又寄得所爲編定武當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爲不錄耶熹向承見語有爲昆弟之約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也千萬痛察痛察祉記得爲撰數十言

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荆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爲城漢爲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胸次昏憒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袪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他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目改得些少比舊儘覺

精舍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到泉南宗司教
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
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
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
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
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
這裏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
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
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今却為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
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為玩
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為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
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為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

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
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
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
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
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
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為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
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却
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
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
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
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戒得分數亦是一事桃原詩卷
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譏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

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王耳詩中所
辯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諭乃荷其見愛之深當
因書謝之也拙詩并序錄呈韓丈為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
渠也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矣處何為不敢顧問
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開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
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
為買少田以贍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為佳耳壽安銘乃大佳
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趙靳水書來聞皆就取庶人章
解當時草草說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探禹穴見壁間有古靈
勸諭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投牒者亦與人一本
并刻石置臺門外今各往一通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
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因書更勸其

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通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譚
頼之下可惜不作一章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
逋已盡償又有棄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
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永作祠官方免溝壑儉德
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閩相見甚善熹固衰憊意
老兄未至此然觀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
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
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為恨也
楊子直何為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
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三山見趙子
直稍欵曲中過龔實之墓下并見其子弟令人感歎然辭論恢
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異生之傳甚駭人聽不得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是畢平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使人憂懼奈何奈何襄陽之役不爲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脩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它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洊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篇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眞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

得說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顚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工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得公度書有哭弟之悲又云甚窘澁以爲念地遠無力不能少助之爲恨李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已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問學者未有太段可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揍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遠又不蒙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爲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它日有暇終望爲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與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須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强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李丈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

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採拾委曲計校小小家計爲無用之學也它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紫林向丈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死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祉記樸拙粗疎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爲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眞如來喻之云也汝昭歲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發病遽歸近聞尚未全安渠却是將護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由必款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爲人多說話不得且夕無事當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仲諸人近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延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排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滿前日因便已託尤延之爲再請勢必得

之貪貧不得已復爲此舉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嗤抹之意決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若得其用汝弼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嘉謹質質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爲此官晉郎解舍嘗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熹爲名曰愛直蓋取詳頌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公度不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群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黄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撓搶枉矢指何人耳吳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穎出也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况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强耶廣陵歸塗必取道浙中到衢信間能略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以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湊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之竟如何前此[illegible]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文有主張者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免卽難出手耳尙丈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好箇題目所假筆力弱耳仲叔來著甚來由之語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然却不是瑯林句法也此前此在社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閣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閑懶離群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問動靜亦甚以晉陵之行爲慮也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誠之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所進如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深胸中不甚坦夷此甚礙著事耳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也但昨日得婺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瞀之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眞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扃不知李

耳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所訂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為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為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亦不易得但所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為有助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攷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為急因便幸示及并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改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

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張杓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為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為戴溪鶻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學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況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敎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謂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它人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脩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皐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小學能為刊行亦佳但須更為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丈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為佳

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君却未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
間却自難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讀書
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
爲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
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
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
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
漳守方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苦也
廬陵舊學子却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爲只

有收拾後生磨礲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
爲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
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
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
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
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
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妒凡御下之事
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月有無漏落有卽補之而輯成一
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
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鞵之莽今何敢望有加

此亭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甚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
眞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
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已
意向前撩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
自已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
後來覺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
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間之以爲當有益故
嘗往來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
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
種切已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亦不用
與人商量亦非它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
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已分上著力

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
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
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
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
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卽問有見卽答無疑無見者不必
拘以課程如此却以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爲
如何也

書 陸陳辯答

答陸子壽 九齡江西金谿人象山之弟謚文達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攷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及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

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攷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

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易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
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
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
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
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
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
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九韶　象山之兄稱梭山先生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
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
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
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

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
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
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
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
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
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
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
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
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
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
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
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
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
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
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
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

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
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
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敎理到之言
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
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
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
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
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
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
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

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横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寛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

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内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九淵　稱象山先生諡文安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

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請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税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内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

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罷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

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盖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太傳旣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

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漣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曾止固有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

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至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禀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顚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閒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麤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

其是非之實如詞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
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已
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
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
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
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
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
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功本語）不知來
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
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
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
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
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
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
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
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
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
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
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
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
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

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
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
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
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
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
滿自足强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
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
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
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
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

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
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
之

答陳同甫（亮號龍川永康人更名同謚文毅）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悵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
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
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
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闕
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
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
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携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
及往借也别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與陳同甫

沼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凄凉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閒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眞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此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

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眞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凉無城市敲頓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老兄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咏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頗

鼻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茲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未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眞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上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

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驀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救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喜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

懋伏惟尊候萬福歸來 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决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

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洶洶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遯家之後諸況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决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卽是不及中間自有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爲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熹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村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

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

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與吾景界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為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為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舉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書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為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他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

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夫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

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

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

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

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循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

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

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塲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殉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

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弃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與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

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獨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

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荊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

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德者第增愧怍耳喫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為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為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冊附乳否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為世上人矣來喻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

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仝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卽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佰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欲

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凉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祿命駕當往為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旣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報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為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為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

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文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願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為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懸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堯公之所秉如其所以告於巍巍

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況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秖益悲愴自此告畧去之也比日秋

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王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與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

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它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兩遭日未知向後如何耳龍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它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爲報未即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八

書問答諸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憲字原仲崇安之籍溪安國從子也謚靖肅）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恭之誠食息不置卽日秋暑未闌伏惟秘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任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覘季久矣官居廪食之况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痛憂時淚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潤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

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們修樂之人不得而問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嘗念之乎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崇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此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其父數相見否迎侍乍到不知爲况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時恐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稻收熟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飢歉幸可寧息護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圓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甚痛雖小愈不得不過爲豫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凉伏願順時保重行膺北獻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許賀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卽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歸田里不敢上勤紀錄但里中秋來闕雨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護恐欲知范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文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請教倦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其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

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元履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故以范丈平日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不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斃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灑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其父家與士說丈丈至彼耳聰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

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煖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如圭字伯達建陽人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鄙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

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鄙意不約而合誤以所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兼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温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寸言於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憮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言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人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

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願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誨俾毋疑爲望將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兒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文選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

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欬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少傅劉公彥修之女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父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爲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爲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任官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聞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陵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爲平父可且令參部受淮尉之屬乃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爲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

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悉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爭思深厚骨肺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
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爲然也熹又稟

上黃端明 中 字通老邵武人謚簡肅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
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
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
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
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
達於朝廷者也有此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

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
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
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
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
莫不竊聚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
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亢志則不能持於常
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
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爲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
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
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
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
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
立於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十朋號梅溪浙江樂清人謚忠文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
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潰而不可以復
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
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
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
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擯則私以爲憂及
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
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
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

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
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
夜講明動靜體察求[illegible]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
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
所奏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
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
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
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蓋

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
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
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微
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
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
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状獨不
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負緣與其
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
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
之志豈非以志衰道微遭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
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横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
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太矣而熹之愚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祇懼不敢廢其
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
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
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
一面之責其一話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
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彊以熹
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
今人物耿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
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
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
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
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

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
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
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
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
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
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
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
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
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
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
以遂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俊卿字應求莆田人初封福國公進封少師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
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
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
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
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
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
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
能同流合汙以求售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説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

德重望爲得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自守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諂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濺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過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强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屛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珙　崇安人忠定公子羽之子謚忠肅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問不知二兄何苦

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官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

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人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

頤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
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
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
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
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并文
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
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它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
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
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
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皆
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
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

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
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
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刪此注直與正文
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
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一無
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
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
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
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
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後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
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
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

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
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
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
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
當守已殺而姑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
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
以來天下之善今視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稍衆舍已
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
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
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假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
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
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

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
爲是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
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
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
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
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
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
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
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
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誠懼

之心以畏天撫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耽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兹在兹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并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

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密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此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未嘗討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擯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幞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書本雜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

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蓄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謂天

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資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元吉　潁川人維之子稱南澗先生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所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案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非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它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燁　吳興人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澆華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詖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

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眞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望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對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讒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

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遂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皋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諭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

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歳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累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

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寃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有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爲失刑也書曰有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又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

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則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懈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潛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爲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逝

儀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遁儀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須別換）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俟費力爲生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眞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袤 江南無錫人謚文簡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薾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疎

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著恐遂爲千古之恨崇教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恐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它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泳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敏任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與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爲無人雖眞僞相半然亦且得勸勉獎就之未敢輕有遺弃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卽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彼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彼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彼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

甚博詩其一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黄中 栗，福淸人謚簡肅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卽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於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郤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與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

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淡誣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數語指擊其謬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諭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珍選未還尚未得問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乎而實不乎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如而作誣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製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詳悉指教

與郭沖晦 雍字子和洛陽人號白雲先生孝宗賜號沖晦居士更封頤正先生卒年九十七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荏苒頹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與傳不無牴牾嘗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辨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與時還家別圖寓信但恐路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

與郭沖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筴為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

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
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
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
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
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閒凡再扐則五歲之閒凡再閏
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
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
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
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
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

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爲六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三二而爲八則其
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三而爲七則其過
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
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
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
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
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
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
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
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
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熹竊
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
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一節
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
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
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
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
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
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
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
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

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
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
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
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四
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
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
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
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
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
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
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
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

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
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
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
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
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
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
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
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
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
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
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

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
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
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
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
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
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
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
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
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
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
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
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
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又云性善之善
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
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
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
其所謂善者卽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
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
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熹竊謂孟子之學蓋以
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
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
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迥 始家沙隨遭靖康亂徙餘姚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懃懇并劉掾轉示所製古度
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熹孤
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所據漢志別
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
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
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
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
之也溫公周尺刻本適亦嘗依倣製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
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并
荷指教考論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
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

爲陌者當爲阡葢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横涂從道横今考一徑之内爲田百畝一涂之内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内爲田千畝一道之内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横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𨸏而不當从人葢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間成尋正請往來田間道路之上當若遂阡陌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仟佰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却望終賜誨示幸甚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諭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敝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内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拯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葢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一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爲次葢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爲二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

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葢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葢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强爲之隨之說以苟悅於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

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
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離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離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便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為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離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二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

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攷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詳示

揲蓍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甚但有散為流庸聚為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嚬閉口奈何奈何黄齊賢韵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工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為重三復長者之言為之慨歎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諭為學本末甚詳且恐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者刺着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廹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胷中已有成算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鐫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

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為寫大戴禮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為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耶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閡況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祠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側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益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

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它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節與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 大昌 江南休寧人謚文簡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意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易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

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爲河圖五十五者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圖而後書蓋必以五十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朞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据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擺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

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雖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攷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攷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卽今江州之地卽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迆北會于匯也自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今廬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卽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

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它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耳閤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祕有以見立言之指淵遠奧博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搖兀神思昏憒未容盡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脫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攷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嘗皆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卽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

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益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循問那人則雖無能言其履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蹇難可澆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論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爲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它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禀早晚別彝便拜啓次

答陳體仁 知柔　溫陵人號休齋居士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敎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攷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攷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論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潤即與今之匾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緌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為之恐亦可參考加條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論易謙卦忌盈之說未嘗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無疑願恨未得而扣其詳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恩寬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為矯激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袁機仲 樞 建安人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

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外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從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為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

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至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兩儀只

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而貌全然相接不着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 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偶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為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開第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爻既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卦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積分亦為六十四矣其數殊途不約而合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悉

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還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者語處乍看極費分疏倅然貺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横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

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劈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註其數殊塗一本作二數）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眞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歎喜處而圖之眞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

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 止而
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 陰陽
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
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
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
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
卦將傍揲蓍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
是元無實體而費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
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
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
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
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一八九

六乃揲蓍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
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
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
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
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
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
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
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
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
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
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
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亦
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
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
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
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
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
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
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

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
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
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
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
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
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
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
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
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繚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
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

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囘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拄杖上一本有拈字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

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卽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

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一本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体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接凡此崎嶇云

又讀來書以爲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爲理甚明而爲說甚久非熹獨於今日創爲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愚

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
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爲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
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逈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三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

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諭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位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遇義亦同此（來諭

雖有是說而未詳審故爲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梘說亂了正意耳（復遇一本作復姤）

來諭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諭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强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

是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此語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强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攙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

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垂喩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各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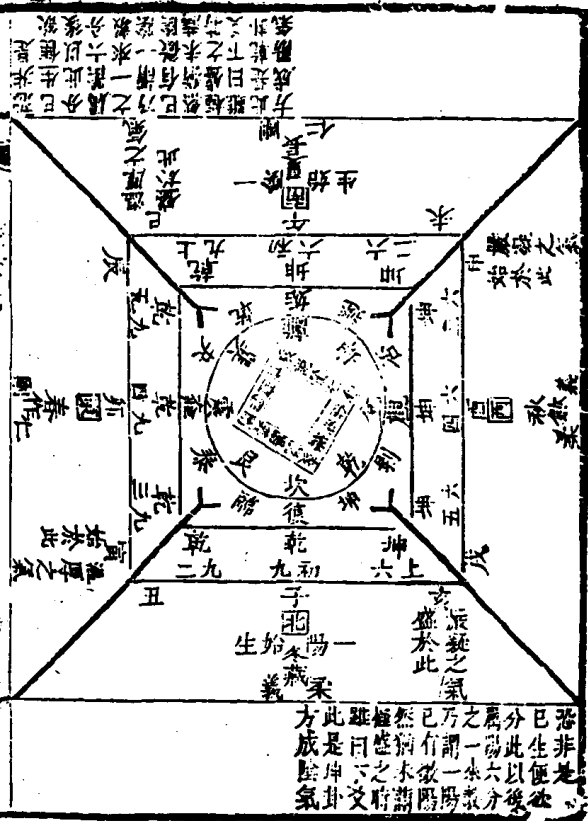
再辱垂喩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頗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

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剌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爲說則謂一陽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

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横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根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

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於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逈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爲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餘六准此）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爲八）是皆自然而生瀵涌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爲知者道也因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圖心貼子今寓於此武陵舊圖可疑處多今不盡記但此一義乃刪只與此圖相似只是圖心黑筆牽處差却仁義兩字若欲改之其非難事今來所說見於兩小貼及黑筆分界者如覺紛更愈多錯亂愈甚不若只將舊圖依此改正而盡去新添種種移换之說之爲善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若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爲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與同類相合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爲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爲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爲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混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嘗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入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秘術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據又合於理之自然眞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解如此庶覽者之易曉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頗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據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

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熹皆不敢極以爲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爲子以復爲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善譽）

慕用之久往歲嘗辱枉臨而倥偬本迫不能少款每以爲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竅而不獲親扣其淨也聞固處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恭惟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

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

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厭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

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巳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槩令人貽贈其書草略何足以當

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眞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服亡已近嘗略修數處葬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横無不脗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熹近嘗拜書并謝先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熹有少懇率易拜禀熹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收其墨蹟爲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删潤定本而此紙乃其胸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李傳本語附其後而并刻之使後之

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賍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爲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爲幸甚厚其他尚有與王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禀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所蒙寵諭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未暇今適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禀白但竊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諭却恐未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

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少日見徐玉丈端立自言嘗見石林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僭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據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畳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區區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

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刪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

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
不敢不詳布其説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
之度量心術則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
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
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
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
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
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
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
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
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
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

時豪俊所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
而豢使之也且其初拜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
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
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
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
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
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趨
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
乃閔然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
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
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之賢而欲除爲

自託之計於是寧負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
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
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
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
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
弘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
乃欲解仇之事雖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
辨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
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
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
此事而直爲歐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沬血飲泣貽書歐公
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

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
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
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論
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
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
所爲以爲有無之决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言
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自誠有補過之功范
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
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
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
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狂
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邵錄不

書解倪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爲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諭矣不然則將錄書成獄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爲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求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墓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温公之

誠皆所不免況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縱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卅朱之云誠爲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爲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爲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槩裁正則亦不爲無小補者雖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爲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常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

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

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眞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攷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讐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嘗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

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
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
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偽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
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則熹下脖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正字仲至泉州人封魏國公諡忠宣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折不勝皇恐熹前此本以衆議得罪於
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疏脫意必已重得罪而遂
見絕矣不謂丞相垂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諭之詳雖使熹
自為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閩州縣奉行之間不無覯望因繫
箠撻橫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
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
至此也熹既蒙鐫誨感懼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於鈞聽者輒
復稟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諭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足
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尚以前
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
蒙推念更得一言明諭所屬罷其捕逮仍俾互相關白使知盛
德雅量不替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賜矣熹辱知素厚不敢復
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并冀容察皇恐死罪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喻詳複
勤懇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已之意蓋有一介
而衣之士所不易若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

呈獻亦只姑備燕申餘暇遊眼比肆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閱
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
不逮者此周公執贄還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
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
不為不久而歷遊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
乃有遇於明公也更有他書欲送傾囷倒廩以聽進於几下而
私居之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一悉蒙印證
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
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
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敘謝目昏不得謹好尤以皇
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夫寄示送行序
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
未得聞一二也欽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
疑否元履遇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蓋多榮之而熹竊有
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
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悵往求
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 維之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胸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 秉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警發昧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它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救荒後時狼狽殊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諭所及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 季宣 永嘉人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然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擇之之來乃知榮膺徐出試蒲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詩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頗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然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彯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詳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

也訓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葢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葢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淺深醲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間伏祇不審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它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複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元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跧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刪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眞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倥倥亦得無所嫌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 光朝　莆田人稱艾軒先生諡文節

茲承祇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貴亭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輙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葢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

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葢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葢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縣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未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

抹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宜簡易明白簡一本作迥

答江元適 泳 衢州人

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繾綣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達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躑躅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於三四雖昏惰無聞未獲直闚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胸中誠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誨諭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示文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摭其懇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老聃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

莊溟涬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攻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譏之今祖其言以爲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分釋今付之大鈞純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箴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於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爲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袞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

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來警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肆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它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問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强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大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攷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

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紙語尚多然其大槩節

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儀之　浙江遂安人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楊廷秀 萬里　江西吉水人稱誠齋先生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秕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脾疾心腹撓悶意緒無聊値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 壁

兩書纏纏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劄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

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常府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欲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諭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即爲陸賈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

幸其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爲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刋削未可知耳又聞黄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様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卽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爲一　陜西爲一　河東河北燕雲爲一

京東西爲一　淮南爲一　兩浙江東西爲一

湖南北爲一　西川爲一　二廣福建爲一

大略如此更詳濶狹裁之相合處須令脗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晩矣又幸寛恩未卽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爲故人道也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卽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小助也勿廣此說恐召坑焚之禍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疎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爲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爲南北耳又自瀘以南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爲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往一紙可爲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吕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决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閒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别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憸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喩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若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經說三四年來幸免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有更定欲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留衛公得詩說日閲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晩不得早效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

所務各有一書煩爲致之于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黃鄧皆物故氣象也覺齋浴湯子直得㢘又遭毀項平父閩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廟堂書劄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頗念禮律自有引文而罪戾之餘尚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已決意爲之不復顧慮政使不免亦所甘心蓋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爲僥幸矣尚欲低回貪戀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爲哉

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晉州便書中欲煩借黃文叔家地里木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曾製得即亦不必爲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摹畫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洮研𤇚墨鋒鋩可畏此所難得足爲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貺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壙刻文跪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藏其而目而得其心者是以厭自附焉而不敢辭也雖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杜門屛氣鉗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凜凜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少寬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是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紬閱隨記所當增損處竊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卽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遂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令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益莊丈所刻本不曾載瀘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爲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熹舊讀大學之書嘗爲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粗知有取以饋木者今內一通幸試攷之或有未當却望誨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彖先相從所論云何去歲相見不欵未得盡所欲言至今

爲恨耳講義反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它人之助耶況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貌若淺察其心之所到而身指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

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傅 良號止齋浙江瑞安人謚文節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敎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六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决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

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詆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夕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晉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

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爲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即曾與修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爲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媵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刊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 光祖　簡州陽安人贈文華閣學士謚文節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月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倘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爲

我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熹足弱氣痞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洪爲世道自愛耳熹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之累耳亦可歎也

答黃文叔 度　浙江新昌人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謨正言執事熹跧伏窮山聞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趣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爲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爲諫官即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悟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憫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謄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咨歎蓋不唯爲執事惜此去會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還道間聞當來婺又以行役有程不能宿留以俟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氣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君子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爲誠耶則懼其

有傷執事者闇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説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旦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永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爲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審爲况復何如時論日新尚復何説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爲謝不能盡所欲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親書深以愧恨相望千里邈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宣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息已不自勝別紙垂誨警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甲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覩尊論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爲脩己治人之大要竟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反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譃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 提長溪人一作正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歎鵝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勢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悦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虚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

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頗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閒以牙痛爲庸醫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閒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爲謂德脩崎嶇遠請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爲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自想亦深爲廢卷太息也元善寓雪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宜今日方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答戴適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綸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寛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字順之泉州人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并所聞以講學鄉里間亦甚善

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亦此足下勉旃

答林巒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楊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爲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脈也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東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柯國材 翰自號行行同安人

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强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忽抵疾讀如奉誨語良慰久别不聞間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爲況何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爲和戎所悞今虜金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盟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内外本末一切刓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柰何柰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忘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悒然也所示易

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列左三十二卦其一陽右三十二卦其一陰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兌與艮交震與巽交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敘甚明其所以爲易者蓋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名非專謂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爲此來與寡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

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略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干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爲恨爾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爲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爲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就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詠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茍然點識試一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相似以至有思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

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共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寄疑義來乃不知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怪但在熹有僭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俟天寒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簡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也閤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勤問念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關義理事任己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非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略鄙懷不蒙領畧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患者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號亦非所以爲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論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今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違道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

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卽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强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兩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垂教幸甚幸甚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凝滯也譬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

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閒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試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郡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升號存齋同安人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

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內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秋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局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皆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摸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

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及近世亦有改者然終不安禮文極是審察不可儱侗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審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

飛而不可學也何由而語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為況如何非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諭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刪論諸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懇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拘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

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賾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慤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竊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耶看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為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要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遁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為學莫病於自足有為則無為而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大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

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諂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磋以道學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辯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況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窒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儒之說已畧具矣李光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長者之域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為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為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為賢耳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

仲云道德在心是自誠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今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會話宰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爲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俎豆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曾謂宰我久學於聖人而不之

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爲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者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政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惜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爲之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咎蓋因其問而可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失今則無及矣無可咎也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他只如此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黙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絶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齊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向嘗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

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畧論其一二種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爲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困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爲此說出

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云云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爲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嘗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眞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眞知求之則明益明聖益聖能自已乎不得吾心無有是也

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云云 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切處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爲一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況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蓋備說此句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一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爲穩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 云云 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爲盡謂只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似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評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夫子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夫子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爲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爲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譬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修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修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卽愛惡予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襄

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卽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
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
語矣此正是願之從來一箇像曰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
爲是之過耶闇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
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
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
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
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
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
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

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
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
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京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辯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
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
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
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覩所與祝弟書
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
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
謂複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
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

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
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
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
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
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
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與
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
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關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
理會第一不得與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眞實語不但
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荼自已之說而已也又承見
暫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
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

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
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
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
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
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與做本心得否與做天
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
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應理
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
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
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
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
拔去使之廓然太公何緣見得義理眞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

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光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
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
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
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
者稱鮨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
得信却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
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
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已之私
也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
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

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
縣學通書側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巳
歎向甚善推此類而擴
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
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
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
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
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
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
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
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
是而非之論橫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前見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絆動
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間耳初見未有讀書
處甚以爲撓也遠不能遣去尤深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
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爲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見合
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
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肆不可失皆所以進吾德脩吾

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爲天下之事明之其繼
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
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得其
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
立說若專以進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說已不仁痺痲疾痛已尚不知頑冥之甚安知其禮樂
之爲禮樂也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略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備爲兩德無不可者自衆人
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聖人因事發見示之以

無有也猶曰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
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謙退不居之詞
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并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是生不得惟其
物交物則惟知有物遂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
澄寂之中體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設欲以復之
初亦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
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
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日
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
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
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
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
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與不遠復更稍易傳看所論亦不相似
操則存仁能守之舍則亡仁不能守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仁之不可已也如是似以操則存舍則亡爲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爲道心惟微妄意推測悳怍之甚乞賜提誨一二庶
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
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
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
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
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
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爲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
若是向上面說將去卽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
須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
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論也
治山頭理會數條始知前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
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
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爲下兩句說不行
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抵讀書以此爲戒且於平
易切近分明處理會爲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弔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末間元履又不起疾變遽淍落
可爲傷歎而歲月如流悔吝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所
諭孟子疑處甚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卽每事
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
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
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
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
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
參較喩及爲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

欲效擊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為
但在人自這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
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旹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
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
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須刊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彊勉闘
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閑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
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略
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

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熹為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況然亦只得力伸
已志他無可言者示諭是吾憂也楊謝之說固未為得順之所
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稱已勉人之意
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
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
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鄙
詩已發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
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

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嘗相過甚好不知謝傅識之否煩為問
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
名為佳耳

答陳齊仲　同安人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
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
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為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
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
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
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

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
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
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
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
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謾錄此數
條去不審高明以為如何順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
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渠所寄來孟子說大抵其
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
必如此打透也

答徐元聘　號芸齋同安人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
謂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
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
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
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
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
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不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
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
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

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疏畧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
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
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
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
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
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
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諭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人
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熹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
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
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
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
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諭云云
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
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
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
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
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卽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力行同安人）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
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
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
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
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
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
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此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
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累
書所問終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
畧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

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祗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說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兀兀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諭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敏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問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只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愨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閣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畧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如必聞其政之說亦駸駸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畧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熟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怛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遺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讎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貶在郡怨怒不能欵曲至今爲恨耳別紙疑義已悉奉答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熹歸來數日卜葬未定湖南誤恩不容祗赴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爲仁之本博愛之謂仁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彖辭及孟子論四端處子細看

答魏元履挺之建陽招賢里人更名挾之字子實號艮齋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諸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脈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真是可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否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咸雖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裘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然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 元履子孝伯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遍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薄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子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癸未 念德 如圭仲子白水先生仲壻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理爲所長固

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爲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說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爲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實行妄作耳機心惑志云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

問答卷十

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卽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仁所包攝不止孝悌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爲仁以孝悌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爲政

熹嘗聞先生答殺人事先生曰瞽瞍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議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竊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顧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爲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兒子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遂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子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問答卷十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恥不辱說是依本分不疎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卻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袭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皆若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

以無天子爲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慾紛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義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恐有疎繆處切望反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因十亂之事而遂言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事如孟子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爲幸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

所執而成名則吾嘗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崇 同呂子約蔣子先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爲也道之爲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齒其從非有所嚮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文曰隨

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
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
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
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
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將貪而飲與葛而裘毫釐之差其
應皆忒則將以何爲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
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
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
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
然也當然而然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
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
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

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姑借時中而言耳未知
是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
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朱
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
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爲之端由也此
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
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
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
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
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會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
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
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
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
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
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
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
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文公批云抹處說得甚巧然極有病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
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

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絪縕乃天地保合此生
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
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則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
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
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
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

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
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卽利也利
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卽所
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
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
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因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
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系之曰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
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
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
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

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幹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二出見地上
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
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
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
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
是著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
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
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
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
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
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
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
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
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
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
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非爲邪枉非離群類則其心之所處果

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
象自可默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
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
差豈不樂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爲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
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造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爲

也犯顏而諫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
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已上者能
發者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
犯上不必專爲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君如此則其他可
知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
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
使其君婉畏而不敢爲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言令色
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
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
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
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

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爲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
耳與此異旨鮮者立言婉徹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
至若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
曰無德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
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言令
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横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横渠說遠恥辱一句恐
不通竊謂此章志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
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貽耻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惧
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竊謂
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爲亦只以啟予矣
此一句游大信說　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知
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爲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
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予之
啟不同
觀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爲說退而省其私私所安也
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卽自爲一段不必專以上
下文求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
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

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也
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輗軏交乎其間而引重致
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
一致矣夫然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輗軏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
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繁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敬恐勝今說
楊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

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事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麁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哀而吉服猶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日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減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禮不備也）自啓（將葬啓殯）至于反哭（既窆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哀更見輕哀情蓋深於亦不祭）已葬而祭（既葬義同）祀畢獻而已也（亦未純吉也疏氏曰郊社亦然宗廟諸侯亦然吉也）諸侯自薨至殯（諸侯五日而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之禮（如天子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作主於服除乃烝于曲沃會于溴梁之事爲一證然國禮變而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謂爲正禮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於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儀此節文甚詳可以參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諏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釋此義以爲與其文備禮而非致哀焉之怨今人參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温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頁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斂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蓋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答漫寫呈當否幸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爲實耶爲空耶渠以爲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令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爲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爲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禀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熹

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個道理便横說竪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移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

愆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賢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爲訂之心無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自我而亡自觀我者而言此語却大有病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慮頗有摭摘前輩之嫌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木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氣象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何可及也巨室恐如呂與叔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室家則室之巨者也恭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帖若以巨室爲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適道千磨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日規模也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此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許寄來看然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爲然否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如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

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做之譏也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玶崇安人少傅忠定公子羽季子爲屏山先生後自號七省翁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太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雕板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

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僕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哉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敬奉吾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竊頗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則無子弟戶門深閉事有不可勝慮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寢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閒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

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遺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爲兄至此渠冗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旱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錄寄去可共疑義傳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三章二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嘗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兎罝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熹承諭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俟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平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涵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

天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恐在其爲一貫耶此事攻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躐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幷武侯成都本與閣本大異此像嚴毅沉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祁張公四象今幷欲煩爲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

或有此闕絹幷告爲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刻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顧後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將來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袁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及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遣且得一圖想係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宅本參之乃覺其誤耳文定春秋幷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通旨恩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括蒼人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曾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求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爲誠而以忠

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鎬　邵武人稱臺溪先生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栽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惓惓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

間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辯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請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者嘗過聽遊談之譽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眞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 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既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鶩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言與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俯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

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忽緩不敢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顔盡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道昔嘗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幸甚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倪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寧有是那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頹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其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感行其心固

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尤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延答熟復竊得其寡也語錄項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己意處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論以警不逮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承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孫孫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盖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惰慣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

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舞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基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歸亭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亦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嘗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有以其言不爲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熹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

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庶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由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借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其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彊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刊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

年會元中頗宅荊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
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
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
呈并俟它日淵源問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
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
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
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
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
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懇誠之氣宅時若得盡見遺編何
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
傳近為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
然以為駱數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
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鏖戮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
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敎
有降附而智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
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
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
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
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
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
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
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
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知

行也必矣自此子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為小人之歸舍是而
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咏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貺喻尤切悚畏熹
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為它文則或可以幸意妄言無問嗤點今
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
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為賢者失人之
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
然施之育俗亦近而易知不為無助幸以授鄉里使張之通塗
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為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
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
若鄉里間有可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為佳不然

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
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誠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畧不異來敎之云而又有
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
自克蓋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
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
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
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
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
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
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然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鐫喻開發爲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外敵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

論并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决之味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察而委喻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畧見彷彿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助所削耳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日未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日二公之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愧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據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盡其大概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强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絶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

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贄往來元夕有台州縣張燈山間所闕者不過如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粘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主此

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丘邑人之語亦
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
晉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
室怨望之私也賈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登朝廷之
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當得有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
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
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
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
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
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
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
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耳如也爲左右逢原耶
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
所警正爲仁人君子毫釐之差爾姦人則何何誠哉諸若此類
稍加審察爲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
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
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
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
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
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
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
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
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
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
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
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
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
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
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
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

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
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
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
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
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姑以是荅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
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達
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
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
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
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

木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做很鬬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

周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周以非其道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則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从丿乀左丿右乀芟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複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

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條終條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兩意說不得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爲兩節又以木根爲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很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大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攷其答辭曰亦覬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大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寺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乎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比卦象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

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滿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聾之不役耳日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宦

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皐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

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則有所感觸而動其進也

必騐矣如此而言意似渝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牧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強恕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以反之者如此所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喩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

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尙于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

問疵李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附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諸向以所示遺説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修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説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逕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胡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

但熹欲傳末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奔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負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説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近事一二傳聞可駭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説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昔令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喩温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摘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説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强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

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説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疎脱處都不蒙一掊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嘗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説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説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喩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説恐未盡欽夫論瞻構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奔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别本遂留几閣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

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遍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素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巳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朱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

産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掊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掊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發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憒憒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備不敢輕爲之

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加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察其冗濫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說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斂慍者觀望迎合柔[illegible]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

易以言既也北敵貴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乚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楊州之城群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諭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爲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此語尤有病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

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遣布此稟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問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負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幸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如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僴在城中無緣取內然傳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眞見得則其它自可

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鄰境群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投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

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ㄴ以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爲其咎竹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俟此決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借易拜稟傳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

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愆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悚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詒書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諭温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温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但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俗見人牽攻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諭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與之問攻於橫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益見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頗可告語耳熹恭親

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蒙諭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與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爲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爲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禀其詳向者督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

和篇之驗非所敢當正此沉緜未有以爲計何暇捄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處益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人)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驗

答何叔京(自此至知覺言仁其五段一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爲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爲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若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幷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卽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知命字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禮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幷詳之

九德之目益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可備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

在處
蓍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員而神所以
知來卦以八爲數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
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
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
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
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耕畬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
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
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意皆
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
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
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
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
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
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
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
子之說爲正

郎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歟公此論得
之
非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極廣
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
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
年不知如何收煞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思深思之如
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遐之爲言何也此
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
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
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
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
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
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諭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
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
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話甚
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
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
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
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
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
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

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疑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叅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正爲是也柰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爲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敎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敎也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眞心出而亡者亦此眞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眞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幷其出而亡者不分眞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謾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眞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而其眞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

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叅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絶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已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曰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爲明白）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誕謾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畧言之因來諭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眞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却只說得眞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效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

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功親切之效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爲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此之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惟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

之名也今以性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爲此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爲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𥈭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東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餘已見答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

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

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氣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未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爲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卽陵爲廟似已

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來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至於減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眞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令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

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雖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訛論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令乍見其說爲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

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曉蜡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郤下悉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洗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胸次而有所醒悟邪

仁愛之說界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非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若如來喻則孟子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爲備耳如此立言有何干涉乎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允中 邵武人號見齋

所諭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為說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常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遂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己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篇）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

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存焉則知二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崧　邵武人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以道在爲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連嵩卿

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爲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生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

絜正于有諸己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己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
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
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
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
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
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蕤糾之事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
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
以身殉之次也今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
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過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大成功則天
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止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
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
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
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
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
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憑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是誠
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憑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
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
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恐學者其知要高明
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
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
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
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理
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
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
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
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求知其難則守之
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子恐不必引堯舜病諸以爲任
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
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
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
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
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爲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

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
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
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
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此是說進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爲疏
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
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洵　初字欽國號克菴婺源人

謂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異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謾矣至於衒浮華而忘
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
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戛戛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
則反見其難耳

潁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人商推此二義尤難明豈
敢輕爲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爲甚切處固然然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
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爲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
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
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觽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
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
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
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
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
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

謂周世俗之所謂倫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
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
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
於私意之鑿其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穎濱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
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
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
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
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
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
近歲始覺其謬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
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
矣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
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
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
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
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
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
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去以往試
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
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
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
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
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望耳但恐
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
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
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
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邪則表裏皆邪
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
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
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則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
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
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瘢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
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
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
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
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
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
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
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謂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
少氣豪固嘗妄詆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
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
以此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
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
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
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
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
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王者
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
間反覆畔援大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
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
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
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
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
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
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
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
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
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
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上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
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
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
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亦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

設奇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可不他人之文曰
中已題山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
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
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
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
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
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
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
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
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
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
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大蘇公嫉孔
文仲戲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
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嫉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
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
見耳因爭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
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
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以和爲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
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
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
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
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
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
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生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

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敎之以誠也
若未得謂得未證爲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
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旣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已
不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
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善

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
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爲是言者恐後生
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
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爲謂後生
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
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
看也

居上不寬爲理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
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
道

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
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仁無
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而得
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
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
之爲一句 文公批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爲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精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僞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況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夫顏子合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已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事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人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已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

中庸之學析為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為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東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錄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說須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亨漢仁來時去照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

性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當如何看因示諭及龜山易傳出時已欵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經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浹于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己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氷消瓦解無立腳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個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

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純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

而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諭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

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闔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二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眞僞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爲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聖人則爲以己及物矣作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稱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云因下各如所

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稱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爲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

見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與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爲給事中云云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爲之瞿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濤坐不爲之變自以爲誠敬之力烈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爲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爲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疎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之有

鈞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徧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愼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愼言其餘慎行其餘藉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僞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爲即爲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因爲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亦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次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人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然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大畧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繆也

見實理是爲智得實理是爲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爲仁則仁之名義隱矣（而以得實下疑當有學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理之至實理一作道）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謂非是患所以立亦不患無位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皆其言無一不酬者蓋古人無後心故無後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舐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爲學孔

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皆忠清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戾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

相[illegible]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爲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忽心亦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

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辭

毋史記作無営以無爲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百尺竿
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爲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止非
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隨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
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
字而不名與上文不常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
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之而
者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

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已灌漑之長養
之自芽蘗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
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
則以爲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
有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
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
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悌則灑
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
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
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
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
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
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者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
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已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
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已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
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
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修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修身外
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
蘇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
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
非謂能修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視
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而
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
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惠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
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敎化之事故曰先有
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侯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
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
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
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爲如何
程子以爲横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
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
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其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
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
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
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
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
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
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獨亦嘗與季通講此
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遊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
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敎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
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
而爲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
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
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爲德雖不可以耳目見
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
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曰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泛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皆亦物之一謂但其德在物之中爲尤盛故爲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欲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偏正厚薄之不同故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具默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
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爲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爲一物是猶見廟中泥塑鬼神耳
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
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
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隷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
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
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辯說紛拏無
時可通矣

正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常
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
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
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
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
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

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
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
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
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
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
猶是思爲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玩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爲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

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求誠之異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illegible]書爲然若果有志
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說之異同自不能
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
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
但以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
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
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
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
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

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illegible]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勢有所壓而不得爲則亦無可柰何潛意却要
理會事倂出入少定試更白之咸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
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
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見計中甚可
歎也不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
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
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illegible]人破却世間多少好
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illegible]實事上更着力
爲佳

答黃子厚　銖　崇安人

知前指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愈覺傳
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
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
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為忠循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
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論登山之與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
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
也伯恭甚愛上饒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
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
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
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
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
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
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
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
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
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
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
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
明而來諭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
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
為邪今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

何必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須答晦叔兄已許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論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論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以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

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横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義亦已論之矣僭易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

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從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向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為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

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

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棣問孔孟言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卻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

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幸

悳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刪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

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張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并來喻之云也

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

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

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循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

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驟報書中論此大畧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畧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册見聞之者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者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絶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

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御侍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illegible]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凉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將來填山幸有一二朋友溫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

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晦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爲尋便遣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它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衛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閤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導之并及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繚繞反致稽緩旦夕還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

與吳晦叔 翌號澄齋建陽人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牖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至朱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巳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入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開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并仲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諭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日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

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揜矣前書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諭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

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諸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而知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爲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諸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段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蓋仁是道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愨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止是今時之秋蓋

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諭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

治爲惡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匆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冤者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之罪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盡之自不必別立說也事所[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匆遽草率不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

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幷爲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爲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收叙爲近於流宥之法卽不知正象

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臯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臯陶方施象刑惟明乃衡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有反遣流徙去輕即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戾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爲近之攷敘他官及坐嘉石入圜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槀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

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爲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

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論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

但以易得覩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

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思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踐形之說來諭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意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旣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旣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

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旣有巴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敎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爲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爲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爲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者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況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說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求至當之歸毋謂一時究索之勞使小疑苟解而大疑愈張也

答石子重名𡼏號克齋其先會稽人徙臨海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隳廢不克自强尚賴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

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
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
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
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
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
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
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
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
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
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甚善

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
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
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
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
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
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
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
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
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
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
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
當有以救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
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
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
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
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
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
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
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
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
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
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

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
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
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
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
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
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爲人作一克齋
銘錄呈它文數篇幷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
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
純熟留書見儆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
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誘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
見忘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

將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儆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汩亂使人眩惑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愈謙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已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意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爲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論縣庠事前書已具禀矣若如今者所論則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遽爲此事典憲譏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贊兄爲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爲旬日之款則不妨一書納上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亡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雖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自覺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材苦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爲詳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爲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說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賢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可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

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已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慎思明辨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哀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不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已之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蓋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

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且如自已爲學官爲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相之謀所當理會者他不理會自已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他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　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之陋賓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慾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柰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歎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進德事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

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智從裏做出
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智先
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
度稱做便揍著他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
揍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顏之曰不與我稱家之有
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
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

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
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
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
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晳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
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
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晳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
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

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愼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愼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
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
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
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
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
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
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
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他人之怨不怨則不
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
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置也
其言也訒有蘊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戒司馬牛多言之
失仁者其言也訒此仁者與仁者不要仁者安仁之仁者不

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之仁者其言也訒盡心存理者自是不訒說耳後者

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為我近乎義墨氏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為真仁義也靡然從之未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過也苟不是這

樣人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有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為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

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段也

義字說得大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爲善小人爲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愼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爲主靜爲賓及其靜也靜却爲主動却爲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崇擧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已湯聖敬日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克之者中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幸幷以此示之渠又論愼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愼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惡惡不加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爲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
自孝弟始者以其即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
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
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爲仁患在不察故爾表記曰事
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
犯顔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
是他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
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焉惟其已
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
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
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
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
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
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
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
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
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
亦先生晩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

又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
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
貌正顔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
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
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
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病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
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
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
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子細玩味
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
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
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
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錄一二上呈亦可見大意
矣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欽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
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

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
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别不然混
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

仁字之說甚普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
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
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
含胡溟涬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
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四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旦 建陽人

熹竊居奉祠粗安賤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
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益未知所以脫於小人
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
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犇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瞿然驚歎
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益來喻自謂嘗有
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
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
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其所疑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
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
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
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
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辱
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
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
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
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
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
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
墨備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
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
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

此若乃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頃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眞知言哉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恥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處多抑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恥躬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人作僞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緊要用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靖講說便都無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稽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沿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

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翻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之類）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戸富家吏人市戸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皆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

答陳明仲

所詢喪禮別紙具卑嘖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

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遺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世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而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非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淡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簽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麈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黲紗襆頭黲布衫脂皮帶如今人弔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爲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非月又略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腳襴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術欲關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

心是本但能有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終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諭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曰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中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斂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子路鼓瑟不和益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之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　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意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

慍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宗思 建安人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取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

孱者其在兹乎然孜孜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
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
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
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奥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
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
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
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
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
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斧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
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
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
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極微之論觀之似未
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
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
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
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
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
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
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緣
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

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
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
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
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可無心之說
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非心何以克己
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
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
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
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
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議者而姑爲此
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
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
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
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
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
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
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
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
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

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
未易遽辨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
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
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
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
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
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
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看著此所
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
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
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

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
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
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
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
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
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
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
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
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
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
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
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者急字亦不得）
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
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誠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
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
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
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
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
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
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

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
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
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
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
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
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干霄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
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晝夜日月洪爐之論熹按此四
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

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下語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脈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傳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指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

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千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設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臨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蒙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違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

日躋循着舊之私然恐亦徒爲說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
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裁照

答吳公濟 楫號悅齋咸安人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盖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
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來書云夫
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諫書
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
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
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
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
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熹謂

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
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
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
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
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
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
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
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
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箏方響齊栗奏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殊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
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
之以祛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
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
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
廻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
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
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
於儱侗鶻突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
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
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廻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
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
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
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
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
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
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
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善佐邵武人宗室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
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
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界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
儻有以箴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
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

日見之而不敢輕議也

答曹晉叔　建安人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　用中　古田人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汩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

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公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爲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覩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所寄李先之誌文體而其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爲仁此爲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真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措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惰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擇之朝夕議論相助爲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擇之錄得葉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爲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汎濫不縝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與會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祀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

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捩路所逐鄙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膽氣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許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亦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日赤子之心已是

指其用而言之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爲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
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爲將動前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
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
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能來此留數日蔡
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近有雖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
禀本佳誠心欲爲爲已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
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虛空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
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爲學體物而不可遺齊王正
月胡傳之說如何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錄之遺
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唐天文志
參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示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
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
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
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
似只是如此若實識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
病況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
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
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它要
之聖賢言仁皆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意亦皆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如此之密
然勸渠及且看語孟大學中庸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
意味氣質與思致所及恐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悠
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必遽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聞問也
季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
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嚴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憒憒自救
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
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
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
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
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
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
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舊疑遺書所記
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
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
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放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
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
須字如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益以放開與否
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
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
本文察字異指便入莊釋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
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

契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情廢不
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
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俟
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予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
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中禁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
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劄上意甚向之然十
羕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
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

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
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
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
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
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
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
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
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
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前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
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
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
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
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
驗況眞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抽齋和篇莊
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頗爲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
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眞實處更有滋味
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頗無以
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爲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
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
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
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
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
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
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
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
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
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
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
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
已也奈何奈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臆爲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爲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王正月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淸濁萬殊玉聲淸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淸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卽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淸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之全一偏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喩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卻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高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東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卻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亦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非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

而用功皆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遂與事物蔑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畧與端叔恭叔應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

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忉忉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若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若猶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亦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爲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若是二段却好大抵說得甚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纏隱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尚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力恐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故只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辭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恭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深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矣鞟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亦大誠也亦枯槁無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著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慍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峰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

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擧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諭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脈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爲强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面何必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

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依合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己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云哉所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廣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若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

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
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
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
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
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
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
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
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
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

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
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愼獨
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
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
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
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
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
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
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
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
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
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

見蓋但若無涵養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
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
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
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
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
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
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
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
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
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才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

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
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
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
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
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
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主
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
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
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
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雖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怂懥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叫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卽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誤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倘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警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留餘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歷皆得前來貫穿甚義甚善寄得郴學濂溪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為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廢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緜緜幽事無累卵之虞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皆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弟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失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恐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閩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删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淺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古田人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武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元定稱西山先生謚文節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畫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畫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又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

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又

所論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體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又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爲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

欽夫昨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關後稍書
昔半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恭染之乃佳耳
小兒甚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
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
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
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儱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
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
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
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愿耳餘悉想看了若行李
曾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子細開論也暇中圖已見
之初意書中別有寄傳耳樂圖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

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
但律之高下未有準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
之高下所云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
律乃是只以當時見存之律爲準如此安能得其眞耶故歐公
云凡其所爲當時莫敢議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爲疑
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見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曾近細讀
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
說有無頓着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
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着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
說常剩却一半道理也

又

還家中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春亦
欲遣冥兒矣渡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千幸大
兒不會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
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
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此也向借得
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
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便俗而不觀
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
令溫繹爲佳（如禮記令康節讀）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
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
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
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
益更且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

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郎
昔錢去頓爲糴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
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胡文定
一書答朱子發舉兩泉新獵話者集中有之否看此等處直是
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審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引孟
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
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會如此說又其文太冗
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見效
悠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聯淑得書稍去一期却付此
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

論詩發欽莊賓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書之說得暇試爲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謨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聞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眞有哉孟子之言蓋疾嫡僞之亂眞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頃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五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面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齋堂眷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缺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鄭意與伯謙濟欲季通一來稍齊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幷俟相見面論擬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意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竹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圓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處與垣外某星相直

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錄乳一兩納上考異亦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舊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泥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又

人還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頃此春暖
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覗至通鑑本末并
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
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一冊不知曾并
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以請算工俟爲尋訪然亦
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算者但恐
不能算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當略
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
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劑之多
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登山失事人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節其功程也二詩

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絃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
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
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殺則將何詞以對
耶如此覆前恐爲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修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
盡在裏許也前後把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
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哀機仲
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
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
朕姑示於寬恩以鳴鵲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
并按也一笑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卽老兄所

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揲
蓍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此卦以後雖不
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附極有不足據以爲
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寸數
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
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然恐卒未有定
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屢見
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

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溫公
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

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亦并俟
詳議也

作肅所求書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
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
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又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
中俟辭召命乎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
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
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
一往遂自臨川改轅邀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嶽麓事前書奉
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

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横按掩抱左邊坂
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横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
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别遣人
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
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
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問反
覆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其所長自
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理宗教之命已
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中書耳得關遠官閑
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爲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
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爲得不知他許多禪
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

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
子也諸公已各爲致意但黄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
非獨吾黨惜之亦爲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爲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引之
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
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興東下爲數日款幸甚樓陳諸公亦數奉
問也
修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
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
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
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
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

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
但謂始爵及别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逼於禘下僭
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一行否祭法世
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
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
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也

又 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中閒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爲賢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
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
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既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
其已晚耳夏日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

漢下吳會方爭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與得傾蓋以聽
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
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遽辦又
適此數日脚氣發輕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
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不能定不知許教既滿
彼中代者爲誰或同官中别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
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捻合成當尋的便寄薛
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
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强應接常
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
盡餘年實所願望
啓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

幸早爲之乍歸路甚難無欲識之人只欲得覧者一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途中相失也此行見上褒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事人自劾及盡還江右逆兵矣此等小小怪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不可開口奈何始者倚着太過而毀人不廣不謂萬物之衆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契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試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月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彩左右一來相聚

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乎多孫城悉拔合軍并力一戰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脚今還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闕是說不得也

間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相周爲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疑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惟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員徑亦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有牽强處也蓋畫積處數之前合定方廣圍徑之數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排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蓍歸奇之數乃是換着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換着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當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參之次自十倒數盡六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者以爲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略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圖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

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城途中得款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非看此間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爲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蓋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索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更說不來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憾等何處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與未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因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獨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

意而袁於此等處都曾然不曉所以難訖篩也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愛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舉遺聯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關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幷錄呈幸卽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抵洛之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淪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與會文字已得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著痛快眞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遊穗言語卻不相似是何故也豈昝學袖下遮者固如是耶元吉尙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

憤然缺去豈長者之絕于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來元壽公幸能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樂此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辭遂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又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閑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盖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爲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讙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爲完備耳後段請說有者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下當改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重則千二百枚而滿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二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云云

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改云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

而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爲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爲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幷錄示

又

前日埜行已拜狀不審卽日行次何許俛念遠別不勝悵悵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而扣耳向見爲抄一冊封氣消息者不知了未幸語一哥取以見寄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

别後得到豊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復決以爲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氏曰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二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甚是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汨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齒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汨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椎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絃而遂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拙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郵

問答卷十五　五十五

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渠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爲道自愛

又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尙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爲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爲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爲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緣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齰舌亦未必可免也

又

琴中旋宮一事正爲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爲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洗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又

熹自閏正月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

問答卷十五　五十六

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兀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稍動則于便覺前人闕誤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士繇號遠菴莆田人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

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
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合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
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
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
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
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
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
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
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

六乃康節以三為貢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
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
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日明日見日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
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
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
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
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

彖詞乃十翼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吉應
地無疆為十翼之詞恐記之誤也
又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
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
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
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
之疑只以蒯聵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
齊不當去此說殊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

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
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似更
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就從吾所好便
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直
處在下句也
又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而發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
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
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神申許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三驅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磨擦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久當自有見也

正問便是事之榦故傳曰事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二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為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又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舒羽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為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雖下不知曾為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渠所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謂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絃之戒殆正為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願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屬于之也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疑為望

又

意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今慮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為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為去計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

力歸日間時有講論然皆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為旬日款款慰所望也子晉亦到此三四日矣行令男府判侍次頻為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及拜書克明爲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宰書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便遣暑告批喻今君到彼略周顧之爲幸未間千萬力學自愛

又

昨王縣遞承書并慰不聞問又許久剝暑伏惟侍履佳勝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之不應如此皆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男府判侍次皆及此否試爲贊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甥久皆煩以此諭之誠之開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六有書附渠來告早寄便示及也

又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男府判見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謾錄去煩呈令男一觀求其未當處且夕圖成當并以拜況早得刋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舉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余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爲證渠謂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名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案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爲此否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厭棄耳

又

昨附俞尉及崇化所書不知皆達否得兼善報云所與文字已爲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渠令男向日所說敬欲更求注字依前癸巳二月甲子朱熹作建安呂書後者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爲寫否如已爲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發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滲透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于禪行狀云於是盡棄舊學渙如也即是當時嘗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與令男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爲書付此便回所懇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尾自當書所即就此樣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俗諱欲刻不如紙不妨界不勻即須寫易之如叔京之說若如何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書於彼人回喻及俟却報去也數語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如爲作其字恐舊本不同即以作乃字爲佳數以郡語孿涸妙筆何愧知之數日偶無寫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致胡公帖煩錄一本并致語付此人同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令其人過彼更煩別爲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粗壯恐崖石粗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薪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

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又
昨承枉顧別逮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
遊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
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
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
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弼之有可
爲鄉導處幸畧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又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復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悵想可量比想劇
暑侍履佳慶孫喪悴如昨欲往弔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

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葢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
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挽小詩甚佳章辰州爲人
求詩懶甚無佳思輙以奉煩渠本取尊賢諸名闕須畧點破也
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
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甚彊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
不知爲況如何聞欲遂過邵武不知果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
書適意思不佳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季克佐卿皆已
得郡季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
也方暑自愛
又
熹此祖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也前
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

貧賤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更須耐靜已悉以屬茂實亦畧與居
來說其容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可問即爲致扣
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
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爲齋記已
爲草寄當必見之也虞嗣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
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使
中示及爲幸置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
何勢須俟克寧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
不可已也
又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悵悵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勝爲
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

能遽平也七節衣被并領季通處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
其西去之期不如果如何謝錄示九分文字甚發人意大體只
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僞曲折之變彼或
以吾曹爲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
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
此亦良可尚耳常德一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
因便示一二爲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褻事之後能一來
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
爲望
又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承疇收近
信否熹此諸況如前所與延老書此後竟未得雨新蓄萬方平

生所不欲爲者皆爲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爲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救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爲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劾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鷄憚底消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歎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至一奠今爲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徃空書因見幸慕及之也居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撤過建安艮使恐此間動未得秋凉能來爲幸但恐薦送即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又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爲主而注其同異（如云某本 / 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 / 按云云）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某本非是諸別 / 本皆作某則云皆非是未定則各加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其本未定則云且當 / 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畧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又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爲慰視閣安問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飲食亦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譏訶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趲時不可緩也

又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旦爲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僞黨爲之柰何爲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爲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又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爲慰幼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璜閣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蔡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楊子序篇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爲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又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此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欵一二日爲幸匆以徒御爲憂白飯青芻不難辦也熹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又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灸得脾腎逾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爲看簽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爲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處 / 須更子細爲辨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 / 賓所撰）見與偶尋不見煩爲問子端恐有本即爲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攀得紙旦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又

近旬日不審爲况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及詳
矣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云子瑞竟有哭子之悲深爲惻
然且頻致意不及附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
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不能
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意只曾如等閒朝寫則神
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
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錫
職罷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邪專人
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稗倒也可因書更促之

又

季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韓文欲
幷外集及順録作考異能爲員滿此功德否耶宓子賤洪慶善
楚辭補注中引顔之推說云是伏字潘岳伏生即其後也如何
如何

又

昨辱惠書爲慰但見元與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爲如
此今想已痊復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壯之此小
外邪不能爲害也熹病躯粗遣諸證亦時往來但亦嘗事損益
終是老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
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
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
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幹之論荷其不被罪此蠱險尤見所
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絶固不容獨破戒幸爲
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與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
勉爲也因便寫此草草

又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今子程試必
甚如意開榜以望前一日揭榜其間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
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未卷乞詔定大舉
及一篇未竟而定欽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爲補之乃佳耳韓考
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熹衰病百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
證若痰病者閒或腹中氣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琢 邵武人

禮書石刻已續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畧於制度之說
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
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
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
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
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又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
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
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
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
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
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繳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
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又

示諭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又

鄭康成所說氣是噓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琛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則為魂陰則為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如魂魄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作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輪中之明而能視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體故也

所論耳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魂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暗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恐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于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統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琛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琛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　邵武人

近來自覺前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曾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又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邵武人諡宣獻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者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

所喻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悵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然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寓放廢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還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默　崇安人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態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事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愼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已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爲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心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恒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痒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者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袗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棄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别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問也若曰修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修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毁誰譽

所論毁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加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踈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慱奕之端防慮甚審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别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惡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不必强爲之說也

又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爭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淺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精乎杖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意亦反而附之於身甚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西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鬬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強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

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

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爲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曰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畧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況此謂知本之云又非傳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

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緊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者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有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家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又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目不須說但聖人

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　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攷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來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鄙說畫爲兩圖令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附圖

後

上

巳

下

前

地圖

前

右

巳

後

左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慈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爲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爲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爲謀利計功者之所爲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畧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又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但今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也

又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然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此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濁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淸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淸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淸明却只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緒餘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曾飮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嘗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飪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飮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也即飮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飮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飮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然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然竊

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翁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南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爲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然以爲惟與道不隔者爲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爲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爲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字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他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然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說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又

所喩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捋存沉浸醞郁氣象所聚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遊欄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又

示喩誠敬之別此循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是眞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也

須德曰欲曲而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胷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又

示喩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內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喩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喩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

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尙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躐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又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眞若莊生所謂也

又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諭及必欲見避使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其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偸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雖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髑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抽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又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淸素朴實刻意

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詆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狥已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旣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卽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

相齊盾蒜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
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
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
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
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
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
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
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
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
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踈耳此是義理本原
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
是日用之間自已分上更不曾責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

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
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
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
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
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
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
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
說亦請先罷穿鑿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
不同者幷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
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
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憒不能已畧此奉報千萬詳之若以爲
是幸卽加功若以爲非卽此書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論

又

熹多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初忽
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
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卽一到都下面懇
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細
看然觀大畧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
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
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
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又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辨明然罪終有

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
亦勝忍恥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
然聞極踈畧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
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
幷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
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寅　邵武人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
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
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

便夫子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
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則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爲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而未有命季歷必爲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荊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玆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又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又

示精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旣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駉

示及史記疑數條蒸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顏師古謂其粟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見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

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自湯至紂凡十七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皆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止